

新第七卷 第三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要目

宋史藝文志序文證誤……………陳樂素

四庫提要與宋志之關係……………陳樂素

國權跋……………楊殿珣

近纂高明縣志讀後……………萬斯年

新書介紹三十五則

期刊介紹七則

學術消息四則

附錄四則

圖

書季

刊

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最近出版品簡目

(一) 西南文獻叢刊

滇南碑傳集

方樹梅編

開明書店發行

鄭子尹年譜

凌惕安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貴州名賢像傳

凌惕安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黎庶昌年譜

凌惕安編

待刊

(二) 圖書季刊專刊

孤本元明雜劇鈔本題記

馮沅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西南各省方志目錄

萬斯年編

本刊單印本

(四)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碑目

范騰端編

開明書店發行

(五) 新疆書錄解題

萬斯年編

待刊

(六) 唐代文獻叢考

萬斯年編

開明書店(排印中)

Chinese Bronzes In Foreign Collections

First Series

國立北平圖書館最近出版

海外中國銅器圖錄

第一集

陳夢家編 二冊

我國古物歷年流失於國外者，不可勝記。年前袁同禮先生有歐美之行，從事調查列邦所藏之中國古器物，蒐集影片記錄，分類刊行。本編所載係銅器部分，由陳夢家先生編述。上冊為中國銅器概述，目錄並說明，參考用書及英文提要，下冊為藏家引得並圖版一五〇幅。第二集在印刷中。

連史紙珂羅版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圖書季刊新第七卷第三四合期目錄 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論 著

宋史藝文志序文證誤

陳樂素(一)

四庫提要與宋志之關係

陳樂素(五)

序 跋

跋館藏盧文樞李月相夫婦墓志

舜 龔(一〇)

國權跋

楊殿珣(一二)

書 評

近纂高明縣志讀後

萬斯年(二〇)

新書介紹

朱自清：經典常談

(二三)

陳大齊：因明大疏蠡測

(二三)

目 錄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六同別錄 (二四)

翦伯贊：史料與史學 (二六)

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二卷 (二六)

沈曾植注：元朝秘史 (二七)

郭沫若：歷史人物 (二八)

凌惕安：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二九)

徐嘉瑞：辛稼軒評傳 (二九)

李鼎芳：會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三〇)

葉恭綽：遐菴彙稿第二輯、葉遐菴先生年譜 (三一)

顧炎武：菰中隨筆 (三一)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二冊 (三一)

張家駒：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篇 (三一)

陳序經：羣民的研究 (三四)

陳志良：新疆的民族與禮俗 (三五)

徐松石：秦族獯族粵族考 (三六)

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 (三六)

陳萬里：瓷器與浙江 (三七)

鄭振鐸：中國版畫史圖錄……………(三八)

盧 謹：中英法綜合辭典……………(四一)

上海市年鑑……………(四二)

廣東省糧食產銷狀況統計報告書……………(四二)

詹自佑：東北的資源……………(四三)

鄭學稼：東北的工業……………(四三)

陳里特：中國海外移民史……………(四三)

胡仲持：三十二國風土記……………(四四)

費孝通：初訪美國……………(四五)

張其昀：旅美見聞錄……………(四五)

陳 達：浪踪十年……………(四六)

潘光旦：自由之路……………(四六)

孫 璞：顧齋戰時詩草附北行日記……………(四七)

史國衡：昆廠勞工……………(四七)

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四八)

蔣伯潛：校讎目錄學纂要……………(四九)

合衆圖書館編：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五〇)

新序通檢……………(五〇)

期刊介紹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第一卷……………(五二)

中國學術季刊 創刊號……………(五三)

中國史學第一期……………(五三)

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一二號……………(五四)

浙江省通志館館刊 創刊號……………(五五)

歷史與考古 創刊號……………(五六)

圖書展望 復刊第一期……………(五七)

學術消息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出版近訊……………(五八)

浙江通志館概況……………(五九)

中國工程學會紀念刊出版簡訊……………(六一)

美國國務院捐款選譯美國文學名著簡訊……………(六二)

附 錄

艾田……………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六三)

近在瑞典發現之耶穌會士漢文舊刊物……………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六八)

馮承鈞翻譯著述目錄……………(六九)

顧子剛先生捐贈本館圖書目錄……………(七二)

論

著

宋史藝文志序文證誤

陳樂素

宋史藝文志譌舛重複之病爲諸史冠，然經六百年猶未失其用者，蓋有關趙宋館閣藏書之記載，雖尙有崇文秘書等目與乎玉海通考及他書稱引，然其範圍或限於一時，或僅爲片段，求通紀一代之作至今存者，唯此而已，一專一存，各具其價，皆未可廢也歟？審如是，則於宋志似不可無正誤之作以救其失而便學人，斯則百六十年前錢竹汀先生於二十二史考異中固已爲先河之導矣。僕嘗不自揣愚陋，綜有關諸書從事校訂屢年，而未能決其是非者尙衆；聞於學力固矣，然六百年前圖籍存者已稀，欲一一爲之斷定，恐亦勢有所不能，而一得之愚，於斯志或不爲無助，會當舉其所知以就正於世之博達。今請先究其序文。據明成化本，文凡一千二百有一字，論述有宋一代之藏及斯志之由來者也，然其言有不盡符於事實，考其誤有八，而可疑者二。

其一：「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爲卷八萬有奇，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按通鑑卷一八二：「大業十一年正月，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證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則三十七萬乃並複重猥雜者而言耳，焉能遂以此爲隋唐衆寡之比較哉？又按新唐書藝文志序云：「唐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是即宋志之所據，而合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與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爲一，致有「八萬有奇」一語。然新唐志所錄乃以開元目爲基幹，而增益開元以後唐人新作，所以綜括一朝之著述與藏書，史之體例然也。新唐志每類有著錄與不著錄之別，不著錄者謂開元目所無也；而於序中則特舉著錄與不著錄各有之總數，所以兼該全志也。元史臣不察，以爲皆開元藏書，二而一之，謂開元所藏唐人之作幾三萬，誤矣。

其二：「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按經籍刻板始於後唐長興三年，事詳舊五代史，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及玉海諸書；周廣順三年九經板已成，顯德時已續校刻經典釋文，上距長興之始刻已逾二十年矣。

其三：「宋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太平興國二年詔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三年二月成，錫名崇文院，西序啓便門以備臨幸。自梁遷汴都，舊制未備，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即後廢西館是也，湫隘卑瘁，僅蔽風雨，周廬微道，出於其旁，衛士駙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是故置焉。院既成，盡遷西館之書分貯兩廊；以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續資治通鑑長編，玉海卷一六八及通考卷一七四所載略同。汴京宮城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昇龍。見宋史地理志。崇文院之位置，會要天聖九年十一月八日條明言：「在左掖門內，左昇龍門外；前則三館，後構秘閣。」故上言左昇龍門東北，又言西序啓便門以備臨幸，蓋可逕自宮中穿便門而入，不必先出左昇龍門然後至也。今宋志序乃云左昇龍門北，則位於左昇龍門內矣。然玉海卷五二及通考卷一七四引兩朝國史志已有此誤。又宋志云云，一若崇文建而三館廢者亦非，新舊三館不可不有以別之也。宋史職官志秘書省條云：「宋初置三館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太平興國初於昇龍門東北別立三館書院，三年，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其說較藝文志爲近實。

其四：眞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按會要，長編，職官分紀及玉海諸書，於龍圖閣及太清樓藏書皆有紀事；而長編景德四年三月己亥條有云：「玉宸殿乃上宴息之所，殿東西聚書八千餘卷，其後增及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宋志玉宸殿書萬餘卷之言，蓋亦本諸舊史者也。然上列諸書不云有所謂四門殿藏書者，此則疑而未能明者也。

其五：「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於太清樓。」謂書成歸太清，則三館將何有？其說非也。先是咸平二年閏三月嘗詔三館寫四部書置太清樓以備觀覽，至景德元年三月成，事見會要輯稿崇儒及長編；又據玉海卷二八及三二，當時眞宗并會撰有太清樓新寫書籍記；太清樓與三館之書其關係之密如此，故祥符八年崇文遭火，因借太清樓本補寫也。會要天聖三年六月條又云：「初寫館閣書，詔借太清樓本，既成，復還，多有

污損，遂令留爲三館本，別寫送太清樓，是諲功畢。」寫送太清，蓋別有原因在，不能略而不敘者也。

其六：「神宗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主于校書郎。」按玉海卷五二引國史志云：「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通考卷一七四同。宋志蓋本此，而妄刪三館之名。不若職官志秘書省條所云：「秘書郎掌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圖籍，」爲得其實。

其七：「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爲秘書總目。」按玉海卷五二引國史志云：「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覲言：景祐中仁宗皇帝詔儒臣即秘書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爲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尙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迺命覲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次，名曰秘書總目。一是因官署易名，圖書增多，故另編新目，立新名，非將崇文總目原書逕易名爲秘書總目也。」

其八：「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據玉海卷五二引國史志，當云：「以補全校正文籍爲名。」

其九：「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按通考卷一七四：「淳熙五年館閣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校崇文總目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復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核其所舉崇文之數爲三萬六百六十九卷，與長編慶曆元年十二月己丑條正同；兩朝之數爲八千四百九十四卷，與玉海卷五二所引國史志亦同；當屬可靠之資料。然以此與宋志比對，則三朝兩朝均不符；據通考三朝當爲三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卷也。至於四朝，通考所引作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亦與宋志不符。是亦疑而未能明者也。

其十：「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所舉者爲淳熙五年編成之中興館閣書目卷數，乃孝宗而非高宗當時之事也。

捨此而外，「蓋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錄者」句，蓋字當作益，則竹汀先生已言之。至「纂而數之」之纂，誤作叅，亦傳寫之過耳。要之元史臣有唐宋舊史爲根據，不過刪節爲文，而千許字中其不當輿而誤者已如此，以是推之全志以至全史，可勝言哉？吾人亦唯有擇所需與所能正者爲之糾正而已。

四庫提要與宋史藝文志之關係

陳樂素

宋史藝文志八卷，序言：「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爲一志，益（刊本譌作蓋）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錄者，倣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條列之；大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四舊史者，太祖，太宗，眞宗三朝，仁英兩朝，神哲徽欽四朝及高孝光寧之中興四朝國史也。元人修宋史，有舊史爲據，且世祖以來，屢命修纂；然不能參互考證，博引旁徵，審慎增刪，僅將舊史稍加排比聯綴，遂爾成書。既病繁蕪，復嫌缺略。藝文一志，漏誤尤多。倪開公，盧抱經，相繼補遺而未備；訂正訛舛，且乏專書，僅錢氏二十二史考異略會條舉而已。然宋國史既已不傳，欲究天水一朝載籍，斯志畢竟猶未可廢也。

四庫提要分纂於衆儒，而紀曉嵐殫十年之力，一手刪定。其於宋志，深致不滿而屢斥之。如崇文總目條云：「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顛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劉賓客嘉話條云：「諸史藝文志，未有荒謬於宋志者。」類此批評，前後凡十餘見。又以其荒謬也，故於鈞礪立談，小畜，欒城及西臺集等條，更申言其不足據，而當以晁陳二氏見聞最近者爲準。夫考證訛謬，以明其有不可據，當也；然以鄙之也甚，遂竟有誤斥之者矣。如包孝肅奏議條云：「宋志載拯奏議十五卷，今此本爲拯門人張田所編，止有十卷，田序亦稱十卷，與史志不合；然宋志顛倒悖謬，爲自來史家所未有，不可援以爲據，殆誤衍五字歟？」案宋志，包拯奏議入別集類，成化本固作十卷而非十五卷，即殿本亦何獨不然；提要斯言，近於誣矣。

一

提要稱引宋志，前後逾三百條，能正厥失者，如：張淳儀禮識誤，賈昌朝羣經音辨，陳模東宮備覽，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費袞梁谿

漫志，金君卿文集，曾手緣督集，並據原序或進書表牒，以證宋志卷數之譌。而鑑戒錄條云：「舊本前有劉曦度序，見趙希弁志，（指讀書後志，但後志非希弁撰，提要誤也），宋志遂以劉曦度鑑戒錄，何光遠鑑戒錄，分爲二書。」唐闕史條云：「書錄解題曰：彥休自號參寥子，唐藝文志註亦同，（案唐志實無此註），宋志載闕史一卷，註曰參寥子述，又載高彥休闕史，分爲兩書兩人，殊爲舛誤。」至黃平三餘集，則據豐城縣志，以知宋志作黃季岑，乃彥平之字，而字形相似，三餘誤作玉餘。他若胡瑗之周易口義與易解，孫覺之春秋經解與學纂，實則一書，而宋志誤分爲二。凡此皆是也。

惟周易口訣義條云：「唐史徵撰。崇文目曰：河南史徵，不詳何代人。晁公武讀書志曰：田氏以爲魏鄭公撰，誤。書錄解題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避諱作證字。宋志又作史文徵，蓋以徵徵二字相近而譌；別本作史之徵，則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譌耳。今定爲史徵，從永樂大典，定爲唐人，從朱彝尊經義考。」案通考引崇文目，實作史證，不作史徵，且晁志已云唐人；又通志亦作史之證，提要定爲史徵，於之字尙無着落也。又橫渠易說條云：「宋志著錄作十卷，今本與宋志不合，然書錄解題已稱橫渠易說三卷，則宋志誤也。」案晁氏讀書後志及通考均作十卷，不獨宋志爲然，卷數分合有異同，不得遽謂宋志誤也。大易粹言條云：「方聞一，舒州人，淳熙中爲郡博士，時曾種守舒州，命聞一輯爲是書，舊序甚明，經義考承宋志之誤，以爲種作，非也。」案曾氏原序有云：「種代置龍舒，與二三僚友相與哀伊川家所發揮大易之旨者，集爲一書。」故書錄解題亦作曾種集，是宋志未爲非也。蘇轍春秋集解條云：「宋志稱是書爲春秋集傳，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知宋志爲傳寫誤。」案通考實作頴濱春秋集傳，不作集解，讀書志，書錄解題，亦皆作集傳，宋志傳寫不誤。

三

提要所稱引三百餘條中，除上述包孝肅奏議外，屬於提要錯誤，而非宋志原文者，竟逾三十事；是知目錄之爲事也，固不易言精密也。如：周易口義條，謂宋志載胡瑗易解十卷，實則原作一十二卷。吳仁傑易圖說，謂宋志作三卷，實則二卷。黃倫尚書精義。謂宋志作十卷，實則六十卷。日講春秋解義條，謂宋志有王葆春秋講義二卷，實則三卷。張子全書條，謂宋志載張載有易說三卷，經學理窟十卷，

實則易說十卷，經學理窟三卷。（見經解類）折獄龜鑑，謂宋志作二十卷，實則三卷。金樓子，謂宋志作二十卷，實則十卷。標題補註蒙求，謂宋志作八卷，實則三卷。涑水記聞，謂宋志作三十卷，實則作三十二卷。（見故事類）周子良冥通記，謂宋志作十卷，實則四卷。（見小說家類）駱丞集條，謂宋志載有百道判三卷，實則二卷。（見別集類）昌谷集條，謂宋志作李賀集五卷，實則集一卷，外集一卷。孫明復小集條，謂宋志作一卷，實則作孫復集十卷。縉雲文集，謂宋志作五十五卷，實則四十三卷。鄂州小集條，云：「羅願知鄂州，卒於官，劉清之爲刊其遺稿，止六卷；史稱十卷，與原集不合，蓋宋史多譌不足據。」實則本傳作七卷，宋志作五卷，無十卷之說。勉齋集，謂宋志亦四十卷，實則作黃幹文集十卷。凡此皆卷誤也。

又如邵伯溫易學辨惑，謂宋志但題辨惑，無易學二字，實則原作周易辨惑。蕭楚春秋辨疑條，謂宋史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案宋史無楚傳，此言史者，史志也），實則原作春秋經辨。竹莊詩話條云：「宋志有何裕汝竹莊詩話二十七卷，蓋即此書，惟今本二十四卷，或宋史誤四爲七。」實則宋志作竹莊詩話，不作詩話。（見小說家類）亢倉子條，謂宋志別有亢倉子音一卷，實則作亢倉子音義。此則書名誤也。玉泉子條云：「宋藝文志載玉泉子見聞真錄五卷，與此本卷數不符，似別一書。」實則宋志玉泉子一卷，見雜家類，書名卷數正相符；謂玉泉子見聞真錄五卷，乃唐藝文志之文耳。李彌遜筠溪集條，謂宋志載彌遜集二十四卷，實則作彌遠，不作彌遜，蓋史臣避孝宗嫌名改；提要於此，固當有所說明也。

乙巳占略例條云：「宋志無此書，遂初堂書目，焦竑經籍志，亦僅載乙巳占，不云別有略例，檢永樂大典，絕無一字之徵引，可知明以前無此書；錢曾述古堂書目始以乙巳占，乙巳略例，二書並列。」實則宋志以李淳風已占入五行，而乙巳略例十五卷，則列於天文類，宋時固已有此書矣。趙以夫易通條云：「經義考曰：宋志十卷。」實則經義考止言十卷，不言宋志十卷，志亦本無是書也。春秋通義條，謂宋志竇遵品，王哲，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實則原無邱葵通義。北狩行錄條，謂宋志以爲蔡僮撰，實則原但有蔡條北征紀實而無此書。其他若桐陰舊話，嶺外代答，均謂宋志作十卷，寶漢卿瘡瘍經驗全書條，謂宋志有寶太師子午流注，山水松石格條，謂是書宋志始著錄，林希逸虜齋續集條，謂宋志載虜齋前集六十八卷；實則桐陰舊話以下諸書，宋志皆未著錄。又汪文定集條，謂宋志載其集五十卷，實則爲翰林詞章五卷。浮溪集條云：「汪藻集見於讀書志僅十卷，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應作讀書附志）

又增猥稿外集一卷，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一卷，宋志並著於錄。「實則宋志僅載汪藻集六十卷耳，無猥稿外集與龍溪文集也。其錯誤有至於此者。」

四

雖曰宋志荒謬不可據，而提要所稱引，固又有不少明以之爲依據者。其從永樂大典輯出之溫公易說，戴溪春秋講義及顧願經，皆依宋志分卷。王弼老子註，張嶠紫微集，又書名之從宋志者也。崔子方春秋經解十二卷，則書名卷數且並從焉。（原云，卷秩書名，並遵宋史，按子方史無傳，是指史志也。）

至徐氏珞珠子賦注條云：「珞珠子賦始見於宋志，自宋以來，註此賦者，有王廷光，李全，釋曇瑩及徐子平四家。子平事蹟無可考，獨命學爲世所宗；其註久無傳本，惟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尙稱完帙，謹重加哀輯，釐爲上下二卷，以符宋志之舊。」案珞珠子三命消息賦，宋志作一卷，此書並見於紹興續編四庫圖書目及通志，固皆前乎宋志者也。至註此賦者，宋志唯李全一家，亦止一卷，曰徐子平撰，曰二卷，俱非宋志之舊也。熊克中興小紀條云：「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四十卷。」案宋史本傳未及此書，然則所依乃宋志也，而宋志實作中興小曆四十一卷，不作小紀四十卷。吳箕常談條云：「勒爲一卷，用還宋志卷目之舊。」案是書成化本宋志作二卷，殿本作一卷，宋志之舊，當爲二卷而非一卷。江淮異人錄條云：「宋史吳淑本傳載是書三卷，而書錄解題作二卷，宋志亦同，則列傳以二爲三，由字誤矣；今從永樂大典掇拾編次，謹依宋志，仍分爲上下二卷，以復其舊。」案此書成化本，殿本宋志，皆作三卷，與本傳正合；今分爲上下二卷，謂依解題則可，依宋志則不然也。尹河南集條云：「集凡二十七卷，與宋志所載合，讀書志云二十卷者，蓋傳寫之脫漏。」然宋志實作二十八卷，非二十七卷。蔡忠惠集條云：「宋志載蔡襄集六十卷，奏議十卷，通考則作十七卷，多寡懸殊，不應如是，疑通考以奏議十卷合於集六十卷，總爲七十卷，而傳刻譌舛，倒其文爲十七也。」案君謨集，讀書志作十七卷，通志三十卷，書錄解題三十六卷，卷數之異如此，通考之作十七卷，顯然據讀書志，固不能因宋志之數而謂其譌舛也。吳縝五代史記纂誤條云：「讀書志，書錄解題載此書五卷，宋志載此書三卷。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採掇哀集，猶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檢驗僅一百十二事，約存原書

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謹依宋史目次，釐爲三卷。」案既言當以晁陳見聞最近者爲準，豈可因晁集所得較寡，便依較少之宋志卷數乎？

尙有一事，則宋志來源，提要似未深注意。如：鄭汝諧論語意原條云：「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案宋志著錄意原凡兩部；一作十卷，在張演魯論明微之下，是蓋據宋舊史者也；一作一卷，黃榦撰，則元人修史時所增，而皆與書錄解題不相涉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條云：「通考載是書十七卷，宋志作十卷，殆修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歟？」案此書爲宋志正史類五十七部之一，亦據宋舊史著錄者也；元人修史時，於正史類所增唯葛炳奎國朝名臣敘傳一部而已，焉能有不完本著錄之說哉？又洪炎西渡集條云：「炎與兄朋，芻，弟羽，號曰四洪；書錄解題載朋清非集一卷，芻老圃集一卷，炎西渡集一卷，宋史藝文志並同。此本分上下二卷，與陳氏所載少異，或解題傳寫之譌，宋志因之。」案謂宋史藝文志並同者，恐原意指通考，但其心目中似認定有誤必爲宋志，故下筆不自覺而然矣。實則宋志所著錄唯洪龜父詩一卷，旣無老圃，亦缺西渡，而乃以其因依解題爲疑；夫宋舊史固不據解題，即元人修志，若能並以解題等目參照，則訛奪諒不致如是其衆矣。至於提要多誤之由，或緣宋志缺誤太甚，使人目眩意惑，不得已稱引，遂易蹈其覆轍歟？然則正本清源，訂譌之作，蓋未可無也。

序 跋

跋館藏盧文構李月相夫婦墓志

舜 盒

盧誌近年出涿縣，誌稱文構字子康，漢侍中植君之十三世。以

魏志盧毓傳注晉書盧諶傳魏書盧玄傳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考之，知植

生毓，毓生珽，珽生志，志生諶，諶生偃，偃生邈，邈生玄，玄生

度世，度世生敏，敏生義僖，義僖生慈之，慈之生文構。自植下數

至文構，適得十三世，與誌合。誌又稱王父義僖，儀同孝簡公，顯

考慈之，贈鄂州刺史。案魏書盧玄傳曾孫義僖，興和初卒，贈大將

軍儀同三司瀘州刺史，諡孝簡，子遜之，（當作慈之）武定中太尉

記室參軍。北齊書盧潛傳從祖兄慈之，魏尚書義僖子，卒於司徒記

室參軍。誌敘義僖官諡，與傳合。惟慈之卒贈鄂州，及文構之名，

傳俱不及耳。唐表載慈之子三，文構文壽文挹，視傳為詳。然表亦

失載諸子仕歷。據誌知文構，齊皇建初，參廣業王（北齊書無廣業

王，俟考。案地形志有兩廣業郡，一屬南岐州，一屬東益州，均非

高齊轄境，則廣業王係遙領甚明。）開府軍事，行司州廣宗廣年二

縣（地形志廣宗屬廣宗郡，廣年屬廣平郡，均隸司州，與誌合。）

令，入稠除汾州定陽郡（即隋志文城郡之吉陽縣。地形志汾州南汾

州並有定陽郡，當是齊周沿魏之舊，至開皇初郡廢。）丞，隋初授

衛州（即隋志之汲郡。大業三年改州為郡，唐武德元年復。）司兵

參軍事，除徐州安陽縣（即隋志梁郡之碭山縣，開皇十年改名。地

形志隸徐州碭郡，當是後魏置，齊周仍之，開皇初廢碭郡，以縣屬

徐州。）令，遷息州長陵縣（隋志汝南郡褒信縣舊有長陵郡，後齊

廢為縣，據此則隋初長陵屬息州。）令，開皇十八年終於曹州冤句

縣（元和郡縣圖志十一太平寰宇記十三，開皇三年罷濟陰郡，以冤

句縣屬曹州。）廨。敘文構歷官最備，可唐裨表之闕。

李誌與盧文構誌同出一兆。略稱曾祖詔，魏侍中吏部尚書贈司

空文宗公，祖瑾，魏通直散騎侍郎齊州刺史，父產之，齊散騎侍郎。夫人春秋八十有四，以大業十四年十月終於東都，唐武德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合葬於幽州范陽縣永福鄉安陽府君之墓。又稱子君胤陝東道大行臺尚書膳部郎中，思勒銘於大夜，庶流芳於千祀。是誌文乃思胤作。考北史序傳李寶子承，承子韶，除吏部尚書，卒贈侍中司空公，諡文恭，韶次子瑾，通直散騎常侍，於河陰遇害，贈齊州刺史，瑾長子產之，（北齊書李璵傳作彥之誤。）位北豫州司馬。（魏書孝實傳不載產之官豫州司馬，餘同北史。）傳敘韶瑾贈官與誌合，惟韶諡文恭，誌則云文宗，又傳不載產之散騎侍郎爲異耳。序傳又稱產之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足爲李公家孫。產之弟行之，風素夷坦，爲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蠶塵。時人以爲實錄。（詩又見北齊書李璵傳。）可知盧李通婚，由來已久。（案盧李通婚自盧伯源始。盧玄傳孫伯源與李冲友善，冲重伯

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可證。）以行輩推之，思道乃道將猶子，產之既稱道將爲舅，則產之行之與思道當爲中表兄弟。又據盧玄傳道將與文構祖義僖爲同祖昆弟，則義僖子孫之，又當與思道同行輩。其與產之亦誼屬中表也。是文構與月相，一爲孫之子，一爲產之之女，二人行輩正合，其結爲夫婦亦宜。范陽之盧與隴西之李，皆中原顯族，門第相當，故互申婚姻，累世不絕。（北史序傳李瑾與尚書郎盧觀同修儀注，盧即瑾之外兄。又李曉自河陰家禍後，無復宦情，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元魏妃李瑗華墓誌婦令妃適范陽盧道裕。皆盧李世通婚媾之證。）盧潛傳稱從祖兄懷仁著中表實錄二十卷，意其家與李氏通婚事，亦當在此實錄中。惜其書不傳，今僅賴史誌見其崖略耳。唐表稱文構子君胤忠州刺史。據誌則君胤武德末位行臺屬官。時行臺爲秦王世民，而表不及，表蓋舉最後之官或贈官也。又表載文構子四，君胤外尚有君肅處實君亮，此三人度非夫人所出，故誌略之矣。

國權跋

楊殿珣

國權，明談遷撰。遷海鹽人，原名以訓，字觀若，明亡後，易其名曰遷，字孺木。幼穎異，未弱冠，補弟子員，食廩餼，性喜古文詞，爲時文應制，猶古文也，用此久不遇。稍長，益肆力於經史百家言，尤喜有明一代典故，嘗曰楊文貞賢人也，而於革除多失實，徇愛憎以上下其手，實錄如此，安有定哉。於是論次同異，成一家言，成書名曰國權。權者，橫木水上也，漢帝主權上稅，今以權史義無所長短也。其自撰國權義例云：「天啓辛酉，值內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祛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羣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康氏爲善本，構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醃，又若干歲，始竟前志。」天啓辛酉，爲明天啓元年，丁亥爲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是此書創於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初稿成於明永曆元年（一六四七），爲時二十七年之久。至重定本成書之年，談氏自序未記年月，據錢朝瑋撰談孺木先生傳略云：「丁酉，余同先生應平陽沈公聘，遂偕往，迨抵署，先生惟日索書讀之

，晨夕校讎，編以年，序以日，手不停書者曰國權。」丁酉爲明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按先生之卒，朱一是撰墓誌銘謂卒於丁酉十二月十一日，錢朝瑋撰傳略亦謂「忽於季冬八日遺疾，越三日遽踐兩楹之奠於汾陽署。」是均謂先生卒於永曆十一年，但黃宗羲撰墓表則謂卒於丙申歲冬十一月，較朱氏錢氏之說先一年，錢氏既與先生同應沈公之聘，其卒又躬視其舍，自以丁酉卒之說爲可據。若然，則先生卒之日，即國權殺青之時，蓋隨有所獲即隨時補訂也。

明史藝文志史部正史類著錄國權一百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史部編年類著錄爲一百卷，蔣光煦東湖叢記卷二范文穆右經始末記條亦有「吾鄉談孺木先生著國權一百卷」之記載，是均謂國權爲一百卷也。錢朝瑋撰談孺木先生傳略云「國權者，即先生所輯皇明日錄也，起龍飛，迄晦暝，凡三百年，事罔不詳核而修載之，約數百卷。」而海昌備志三十一引張爲儒晚明文錄云「談孺木先生，專精竭思，著成有明一代全史，名曰國權。余嘗見其書，約計二萬餘葉。……蓋覆記後重定本也。」是又有數百卷與二萬餘葉之說矣。按

明史藝文志與千頃堂書目之作百卷者，或係據國權義例所謂彙卷凡百一語而定，未必見原書，蔣光煦雖亦謂一百卷，而其所記謂「國權一百卷，傳鈔者僅崇禎一朝事實耳，全書尙存馬二槎（瀛）漢晉齋，余曾見之。」「余曾見之」一語之意，似亦未必詳觀其書，或因其卷帙浩繁，遂亦據千頃堂書目而作百卷，錢朝瑋謂凡數百卷，張爲儒謂約二萬餘葉，二氏均會親見其書，均無百卷之記載，或因其書本無卷數，故均約略記之也。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三明遺民所知傳云「明季稗史雖多，而心思漏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見聞，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并採之，以成紀事。」張爲儒晚明文錄云「余嘗見其書，約計二萬餘葉，塗改增註，每番必有數處，或行間偪塞，則更粘一紙於簡端以補之，蓋覆記後重定本也。今其書歸於大姓：聞令家奴裝潢，盡去其所粘之紙，先生地下有知，必當痛哭耳。」張氏謂其書歸於大姓，不知所指何人，谷應泰既曾據以撰明史紀事本末，是先生卒後，此書即行流出矣。惟以記三百年之巨著，刊刻不易，故終無刊本，且傳鈔亦難，故流傳者亦多爲不全之本，傳是樓書目史部雜史類著錄國權二十九本，海昌備志引陳萊孝云「國權十冊，係崇禎弘光兩朝冠原序於前，次義例於後」，持靜齋書目史部編年類著錄國權二十卷舊抄本，持靜齋藏書紀要下云「國

初談遷撰，明史及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百卷，此僅崇禎一朝附以福藩耳，四庫不收。」東湖叢記謂馬瀛藏有全本，惟傳鈔本吟香館書目不載，未知其詳也。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上，謂嘉禾張祥伯通守，曾以二冊見貽，一起天啓六年，迄崇禎四年，末缺十二月，一起崇禎十六年，迄弘光元年五月，中缺十七年五月至八月，約存七卷。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三著錄國權五冊，朱氏潛采堂故物，首葉有朱印彝尊四字，白文方印，又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九字朱文方印。以上除東湖雜記謂曾見全本外，餘均爲殘本。劉氏嘉業堂鈔本書目史部編年類著錄有鈔本六十卷六十冊，恐亦非全本，江蘇國學圖書館書目卷九著錄有國權八十冊，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簡目史部編年類著錄國權不分卷十六函八十三冊，二處所藏，當係全書也。

此本爲藍格竹紙鈔本，凡六十八冊。第一冊起洪武二十四年，盡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第二冊月起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盡建文四年六月。（原無六月二字）第三冊起建文四年六月，盡永樂二年四月（原作元年）。第四冊起永樂八年，盡永樂十二年。第五冊起永樂十三年，盡永樂十七年。第六冊起永樂十八年，盡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原作七月）。第七冊起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盡洪熙元年五月。第八冊起洪熙元年六月（原作八月），盡宣德元年。第九冊起宣德二年，盡宣德五年。第十冊起宣德六年，盡宣德十年正月。第

十一冊起宣德十年正月(原無正月二字)，盡正統三年。第十二冊起正統四年，盡正統七年。第十三冊起正統八年，盡正統十一年。第十四冊起正統十二年，盡正統十四年八月。第十五冊起正統十四年九月，盡景泰元年五月。第十六冊起景泰元年六月，盡景泰三年六月。第十七冊起景泰三年七月，盡景泰八年正月。第十八冊起天順元年，盡天順三年。第十九冊起天順四年，盡天順八年正月(原無正月二字)。第二十冊起天順八年正月，盡成化三年。第二十一冊起成化四年，盡成化八年。第二十二冊起成化九年，盡成化十三年。第二十三冊起成化十四年，盡成化十八年。第二十四冊起成化十九年，盡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第二十五冊起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盡弘治四年。第二十六冊起弘治五年，盡弘治九年。第二十七冊起弘治十年，盡弘治十三年。第二十八冊起弘治十四年，盡弘治十八年五月。第二十九冊起弘治十八年五月(原作六月)，盡正德二年。第三十冊起正德三年，盡正德五年。第三十一冊起正德六年，盡正德九年。第三十二冊起正德十年，盡正德十二年。第三十三冊起正德十三年，盡正德十六年四月(原作三月)。第三十四冊起正德十六年四月，盡嘉靖三年。第三十五冊起嘉靖四年，盡嘉靖七年。第三十六冊起嘉靖八年，盡嘉靖十一年。第三十七冊起嘉靖十二年，盡嘉靖十七年。第三十八冊起嘉靖十八年，盡嘉靖二十二年。第三十九冊起嘉靖二十三年，盡嘉靖二十八年。第四十冊起嘉靖二十九年，盡嘉靖三十二年。第四十一冊起嘉靖三十三年，盡嘉靖三十七年。第四十二冊起嘉靖三十八年，盡嘉靖四十年。第四十三冊起嘉靖四十一年，盡嘉靖四十五年。第四十四冊起隆慶元年，盡隆慶三年。第四十五冊起隆慶四年，盡隆慶六年五月。第四十六冊起隆慶六年五月，盡萬曆三年。第四十七冊起萬曆四年，盡萬曆七年(萬曆六年七月至九月缺)。第四十八冊起萬曆八年，盡萬曆十一年七月。第四十九冊起萬曆十一年八月，盡萬曆十四年。第五十冊起萬曆十五年，盡萬曆十八年。第五十一冊起萬曆十九年，盡萬曆二十一年。第五十二冊起萬曆二十二年，盡萬曆二十五年。第五十三冊起萬曆二十六年，盡萬曆二十九年。第五十四冊起萬曆三十年，盡萬曆三十五年。第五十五冊起萬曆三十六年，盡萬曆四十一年。第五十六冊起萬曆四十二年，盡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原無七月二字)。第五十七冊起泰昌元年八月(原無八月二字)，盡天啓三年六月。第五十八冊起天啓三年七月，盡天啓五年。第五十九冊起天啓六年，盡天啓七年八月(原作七月)。第六十冊起天啓七年八月(原無八月二字)，盡崇禎元年。第六十一冊起崇禎二年，盡崇禎三年。第六十二冊起崇禎四年，盡崇禎六年五月(原作五年六年)。第六十三冊起崇禎七年，盡崇禎八年。第六十四冊起崇禎九年，盡

崇禎十年。第六十五冊起崇禎十一年，盡崇禎十三年。第六十六冊起崇禎十四年，盡崇禎十五年。第六十七冊起崇禎十六年，盡崇禎十七年二月（原書不注起盡，今補）。第六十八冊起崇禎十七年三月，盡崇禎十七年四月，（原書不註起盡），缺者計有洪武元年至二十三年，永樂二年五月至永樂七年，萬曆六年七月至九月，崇禎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及弘光一朝。

是書每冊首葉均有樂亭史氏藏書印七字陽文方印，及竹素園丁四字陰文方印。蓋曾藏於樂亭史夢蘭也。夢蘭字香崖，號硯農，清道光二十年舉人，選山東朝城知縣，以母老不赴，築別業於碣石山，名曰止園，以奉母著述爲樂，年八十六卒。史氏家故富饒，藏書數萬卷，此書中凡有關永平之處，均粘有紅籤，蓋史氏曾擇錄其有關於鄉梓諸端者也。本書鈔寫時代，似非一時寫成，如第二冊建文二年八月鐵鉉出征北師，第三冊建文四年十月殺兵部尙書鐵鉉，鉉字皆不避諱。六十八冊崇禎十七年三月丁未車駕主事金鉉之鉉字不諱，但主事楊玄錫玄字則缺末筆，武林諸生鄭鉉之鉉字缺末筆。又崇禎十七年三月己酉太僕寺丞申佳胤，胤字作穎。尙是康熙雍正年寫本也。書中多空白或剝補，夷字有作裔者，虜字有改作鹵者，間亦有改而未盡之處，如第四十三冊嘉靖四十二年十月胡兵大掠順義三河，第六十三冊崇禎七年七月庚戌雲州貢士陳有增陷胡脫歸，胡

字均未剝去也。

書之鈔寫既非一時，又非出諸一手，故鈔寫間有訛誤，茲略舉其歲月之訛者，如第三冊，永樂元年五月丁丑朔，又五月辛卯朔；按五月辛卯爲五月十五日，此朔字衍。第六冊永樂十八年五月戊辰朔，而無六月事；按六月戊戌朔，五月中之辛丑以後紀事，均六月事。第十九冊天順四年六月丙午朔，又有六月乙亥朔，按六月乙亥朔之六字，乃七字之誤。第二十五冊弘治二年九月丙辰朔，而無十月事；按十月乙酉朔，九月中之己丑以後紀事，均十月事。第二十八冊弘治十四年五月戊申後有四月修大向外邊之記載，第三十四冊嘉靖二年七月癸酉後一行爲「興化府志」四字，此均不知何故而衍者。第三十七冊嘉靖十三年閏三月戊戌朔，按三月之三字爲二字之誤。第四十冊嘉靖三十二年六月丙子朔，而無七月事；按七月乙巳朔，六月中之戊申以後紀事，均七月事。第四十三冊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乙巳，又有一月戊午，閏二月甲戌，按二月戊午之一月乃衍文。第四十六冊萬曆二年四月乙巳朔，而無五月，按五月甲戌朔，四月中壬午以後之紀事，均五月事。第四十八冊萬曆九年四月甲午朔，又有四月癸丑朔；按癸丑爲二十日，四月癸丑朔之四月及朔字，均衍文也。又書之裝訂，有前後倒置者，茲不一一備舉矣。

書中間有批語，不知出自誰人之手。批語之中，有論事者，有

糾正事實者，如第十八冊「天順元年正月丁亥殺于謙」，後引王世貞于慎行等之論斷，於王世貞之論斷有眉批云：「說似得情勢，而比擬亦不倫，漢高廢嫡立庶，牽於私昵，人臣義所當爭，景帝則父有天下，傳諸子於義甚正。」又於于慎行論「而少保以社稷爲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於奉迎」旁批云：「不確。」於屠隆之論斷有眉批云：「不知何從得此等迂論。」又於最後有眉批云「情事只是如此，諸說謬妄可哂」，第十九冊「天順六年三月甲辰，召馮宗趙勝白圭還京，命王竑李果暫留防守」，下有批云「實錄云，梁珌奏分兵防守事宜，宗圭點閣放回官馬，與此互異，無召還留鎖語」。

第三十一冊「正德七年七月己卯，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改署院」，有眉批云：「掌都察院不得謂之署院。」第三十四冊「正德十六年九月戊辰，起戶部尚書孫交，巡撫鳳陽，都御史陶琰」，有眉批云：「五月甲子已起故官，此辭疏不允，不必複出」。第三十五冊「嘉靖六年三月己亥，戶兵工部尚書秦金王時中趙瑛俱罷」，有眉批云：「時中得旨，供職如故。」第五十七冊「天啓二年三月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有眉批云：「二月戊寅。」第五十八冊「天啓五年四月甲申，周應秋爲刑部尚書，協理部事」，有眉批云：「無。」又「七月薛三省爲禮部尚書」，有眉批云「九月事。」第五十九冊「天啓六年十月癸卯，左都御史房壯麗予告

」，有眉批云：「無。」第六十冊「天啓七年十月庚戌，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趙南星卒」，有眉批云：「趙南星罷官在二十一年正月，沈一貫入閣在二十二年六月，兩人毫不相涉。」又「十月庚申，故大學士朱國禎予祭葬，諡文肅」，有眉批云：「此一條錯，崇禎五年方卒。」又「崇禎元年正月乙亥，工部尚書薛貞免」，眉批云：「薛貞前刑尚，工尚乃薛鳳也。」第六十二冊崇禎五年五月庚申有眉批云：「此下有脫簡。」第六十四冊「崇禎九年七月庚戌，金師薄西山」，有批云：「此事再察虛實。」據以上所舉諸條，多係糾正史事，且第十九冊所批有引實錄之語，是批者會以之與實錄相校正也。

批註之外，尙有增刪改訂之處。如第二十六冊弘治六年十二月上增有「丙戌，禮部尚書伊岳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祀天地，前期三日，享太廟，值大祀齋戒，宜免行飲福受胙禮，從之。」第三十五冊「嘉靖六年八月乙丑，王受盧蘇破思恩，執知府吳朝英，千戶魏瓊等」，王受之上增「改南京刑部尚書李承勛爲吏部尚書。」第三十九冊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增「翟鑾卒。」第五十八冊「天啓五年七月丁卯，吏部尚書崔景榮罷命」，丁卯二字用硃筆改作乙丑；又「八月戊戌，王紹徽爲左都御史」，戊戌二字，用硃筆改作丁酉。於第六十冊中改訂尤多，如：「思宗紹天釋道剛明恪恭接文齋

武敦仁茂孝烈皇帝，光宗皇帝第五子，母才人劉氏，萬曆庚戌十二月乙未日生，天啓□年九月封信王，沈朗英敏，令望蔚著，中外知其□□忠賢竊政時，善自戢晦，七年二月，冊妃周氏。「乙未日生下增硃筆「撫育于□」四字，七月二日下增硃筆「出就外邸成婚」六字。又「天啓七年八月甲午朔乙卯，熹宗皇帝□□即日入臨，至乾清門，西向坐，王時自危，袖□□以入，不食大官饌也。羣臣亦無一人至。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端，攜劍過，即取視其劍，留几上，許以賞，聞巡微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饌，安從取乎？侍者云：當取之光祿寺，傳旨取給，歡聲如雷。（下略）」

「熹宗皇帝□□」下增「魏忠賢遺腹奄王朝輔涂文輔迎上入宮」十六字。「不食大官饌也」句，乙去「大官饌也」四字，而改爲「宮中物」三字。「王獨坐久之」句，久之二字用硃筆乙去，「許以賞」句，許字下增「給」字；「聞巡微聲勞苦之」句，「聞」字與「微聲勞苦之」，均用硃筆乙去，改爲「憫巡邏者」；「問左右欲給以酒饌安從取乎」句，「問左右」三字，「給」字，「饌安從取乎」用硃筆乙去，改爲欲「輜以酒食」。「傳旨取給」句，「取給」二字用硃筆乙去，改爲「遍輜之。」又「己未順即位詔於天下，以明年爲崇禎元年」，元年下增有「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威寧崇貞，御筆改貞爲禎，點用之」。又「上問司禮太監

□□乾立枷之事，對曰，專處巨惡，上曰亦慘甚」，「亦慘甚」三字，用硃筆乙去，改爲「雖如此說，亦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衆叩頭呼萬歲。」「九月丁亥，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曹代何陸萬齡誣詞狹遁，宜罪命下獄」，「詞狹遁」三字用硃筆乙去，改爲「誣」字。「十一月戊辰撤各鎮內臣諭曰，（略）朕今於各鎮守內臣概徹，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俱聽經督，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各內官速馳驛回京。」「約束吏士」下增「無事修備，有事却敵」八字；「馳驛回京」下增「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精忠盡，以副朕懷。」「十一月甲戌，勅部院曰，（略）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游魂，猶鬱銅籍，譽髦未伸，豈所以成朕維新之治，今應褒贈即與褒贈，應廢恤即與廢恤，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下略）」「猶鬱銅籍，譽髦未伸」句，「籍譽髦未伸」五字，用硃筆乙去，「豈所以成朕維新之治」下，增「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今」字乙去，「應廢恤即與廢恤」句下，增「其削奪牽連者」，「應起用即與起用」句下增「其身故担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其所增刪之處，有用硃筆者，有用墨筆者，似非出一人之手，惟均無從考證耳。

談氏自撰義例有云：「走百里之外，遍考羣籍」，知此書廣徵博引，以求其真，書中紀事因體例所關，於徵引之書，未曾注明；而於論斷之中，多徵引前人之說，如陳懿典，王世貞袁表何喬遠朱國禎嚴從簡馮時可郭正域劉鳳郭子章等，都數百家。其引書則有羣忠事略，彰德府志興化府志交事紀聞等。且談氏不僅遍考羣籍也，對於當時人，亦多所諮詢。如第六十八冊「崇禎十七年三月乙酉，牛金星注選，驅各官騎入會極門，入選者則候門下，否則出東華西華門……出西華門者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皆勳戚也。……襄城伯李國楨遇害」，後有談遷云：「國楨時，留都坊刻數種有言，襄城伯李國楨見賊，願觸死堦前，爭三大事，葬先帝護山陵全太子二王，賊悉從之。後以問北來諸人，絕無聞也。余遊燕，值其門客，言襄城事甚詳，其舅金華□氏，歎其不能死，彼猶覬歸命之賞，甘心事仇，南中不察，爲流聞所誤，或劉孔昭輩浮薄相煽邪？」又「四月丁丑，吳三桂大破賊於關內」，後有談遷云：「賊將祥符李肖宇，據左懋泰宅，從東行所部萬三千餘人敗回，僅庖人一，家丁二，肖宇面述敗狀，高署丞弘商在坐聞之云……弘商以語余，深器其人。」是談氏於身當其事者諮詢之證也。

「遍考羣籍，歸本於實錄」，此談氏自述其國權義例之語也。然談氏對於實錄之記載，亦多所糾正。黃宗羲撰墓表引談氏云，楊

文貞賢人也，而於革除多失實，徇愛憎以上下其手，實錄如此，安有定哉？」茲於此書中，略舉數例，以證其說。第一冊「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上御東角門，諭羣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因大哭」。談遷曰：「上御門時，稱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燕王類朕，朕欲立之，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將置秦晉二王何地？上不及答，因大哭。國史雖如此，然永樂初所裁定，未確也。上言動曲中，安有越秦晉二王私樹燕邸？此趙主父之覆轍，謂高皇帝出諸口乎？在文皇未免借其說以欺靖難諸人，又曲筆張大之，似非所以安高皇帝也」。又「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丙子朔，乙酉，上崩於西宮，……遺命皇太孫嗣皇帝位」。談遷曰：「（上略）實錄於末命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矯詔却還之淮安，疾劇，上問第四子來未？此永樂時飾說也。先是叔燕王備邊，蓋無一日忘者，寧溺愛□嫌於諸王哉？淺之乎窺高帝矣」。第三冊「建文四年九月壬辰，工部尙書嚴震直卒」，談遷曰：「嚴震直後死，諸家謂南使回滇，值文太師，悲憤膏至，第龍潛纒三月，安能遽及於滇，且露其迹也？致從亡隨筆，時太師政在襄陽廖平家，則震直死別有繇耳，國史云，寡學無識，善附權要，上頗薄之。史未足盡信，大抵以樸賢勤敏稱，視張統死又有間矣」。第九冊「宣德三年三月癸未朔，廢皇后胡氏，李貴妃孫氏爲皇后」，談遷曰：「吾于冊儲，而甚疑當日

之事也。二月十一日乙未，皇長子生，壬寅廷臣上青宮之章，安有子生八日，亟亟焉推奉之，如不及者哉？亡何，而胡太后廢矣，則冊太子者，所以爲孫貴妃地，母以子貴之說所由進也。胡后失權久，其廢不在三月癸未，而在樹太子以爲名，諸臣順旨，望風結舌，（中略）楊文敏首進調說，重玷主德，楊文貞彌縫其失，亦規亦隨；脫五人執義以爭，如出一口，則帝終遲疑，輟然不改其色矣；而以五人之無有堅救也，文貞能存趙邸，未能存胡后，抑齒角之難全耶？乃實錄載胡后再請就閒，貴妃再辭坤極，謂皆其誠心，大非人情，彼史氏飾美，不爲識者所笑乎？」第十五冊「隆慶四年九月甲申，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談遷曰：「實錄那吉來降在十月癸卯，予考稗官史彙，具得月日，則癸卯爲朝廷報聞之日，非始入塞也，餘亦多所更定云。」據以上所舉各條，或以情理度之，或以載籍

攷之，而證實錄之有曲筆，有飾辭，此則所謂「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也。（黃宗羲撰墓表語）

錢朝瑋撰談孺木先生傳略云：「歲丁酉，余同先生應平陽沈公聘，遂偕往，迨抵署，先生惟日索書讀之，晨夕校讎，編以年，序以日，手不停書者，曰國權。（中略）嘗謂余曰，志此者三十年矣，月且一時之非，千古不可苟也。嘗旅食京師，得觀口館秘本，及旁參諸家論，訪故老，今始就緒，好古不作，亦猶仲尼竊比老彭。雖然，我輩論世知人，有未足者，嗣是余更欲羅一代帝王將相，仿龍門體作史記，傳贊，恐不儘歲月間事，君能襄事否，余謝不敏。言未幾，忽於季冬八日遺疾，越三日遽踐兩楹之奠於汾陽署，嗚呼哀哉！」據此可知談氏有意爲明代全史，此不過明史之長編耳，惜談氏不久逝世，其志未能竟成也。

書評

近纂嵩明縣志讀後

萬斯年

嵩明方志。就現有存書者言，當以清康熙間汪照所修者爲最早，道光間雖重修成稿，但未付印，光緒中葉再修，爲書八卷。今茲所記，乃創始於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四年付印行世者也。

二十年秋，雲南設通志館，纂省志，徵材料於各縣，嵩明乃設縣志局，舉邑紳戴秉經李文漢等主其事。嗣以人事變遷，改設委員會，聘邑紳楊思誠爲主纂兼常務委員，嗣並設審定繪圖等委員，從事徵集編纂，至二十二年九月初稿纂成，復經審訂，三十二年由嵩明縣長楊冠羣撥款付印，距纂成時，且十年矣。

此志爲書三十八卷，爲志類二十四，曰圖，曰大事記，曰天文，曰輿地，曰職官，曰民政，曰司法，曰財政，曰教育，曰交通，曰農政，曰工業，曰商務，曰物產，曰民族，曰方言，曰禮俗，曰宗教，曰藝文，曰金石，曰藝術，曰人物，曰詩文徵，曰雜誌。各志又分以子目，凡清光緒十三年以後民國二十五年以前事之重要者

續爲纂述，滙多人之力，經數載之功，其有前志若干未具之目，則依事類以創之，前志若干誤略之處，則據知見以訂之，雖不無疵病，但在目下新志體例未能得善本以資觀摩之際，此志綱目所訂，就大體言之，似尙不惡，初不願就方志體例於此多所論列也。

瀏覽所及，略述所見於後：

吾國統計表列之法，應用最早，此實爲紀述事實明快方法之一，在禹貢中，已用之也。此志於事實記述，多用表列，似可稱爲此志特點。如記述建置沿革用表，歷代職官用表，列女貞孝用表，河流行表，歷代人口用表，修築城礮用費用表，各區戶口比較用表，不一而足，而多注意於數字表列，實足改正吾國若干人士不注意數字之觀念。惟表中若用亞拉伯數字且橫排，其表列之各項項目皆以自左而右與其數字作同一順向爲是，如「公路嵩明段概覽表」即是，而「各區戶口比較表」則誤。（且戶口表中百位數前作圓點，若

「數點然，亦不安。」

志中有有目無書者，如目錄載有：卷十五，第十三，商務，其分目計凡市集，金融，食鹽，典當，轉運，商店（附商業調查表，公司），商會，歷年各種物價表（主要物價），歷年貨物輸出輸入表（過境商品表），度量衡（附表）諸目，使誠如此目撰述，當爲此志生色不少。然書中所述，則僅市集部份而已，似屬憾事。且與地志中有「嵩明縣區鄉鎮分割表」，表有戶口一項，此項原以另爲表入民政戶口爲佳，今既列入輿地表中，當可參看。但表中漏印「第一區」字樣，致不便參考，而目錄中原有「本志參考書目」，亦未見之，此皆本志漏略之大者。

元史地理志云「嵩明州，（中略）治沙札臥城，烏蠻車氏所業，白蠻名爲高明，昔漢人居之。後烏白蠻強盛，漢人徙去，盟誓於此，因號嵩盟。（中略）漢人嘗立長州，築金城阿葛二城。蒙氏興，改長州爲嵩盟部，段氏因之，元憲宗六年立嵩明萬戶，至元十二年復改長州，十五年升嵩明府，二十二年降爲州。（下略）」據此，則此志歷代建置沿革表所記，如唐代「蒙氏據置長州郡」，五代「長州郡蒙氏據」，宋「段氏改立嵩盟郡」，以及元代「至元十三年改嵩盟爲長州」均與元史有出入，應加以考訂者也。（又卷六輿地古蹟中亦無烏蠻車氏築沙札臥城之記述）。

近纂嵩明縣志讀後

志中有關於人類學民俗學研究資料之類目，如氏族，方言，禮俗，宗教等，均列爲專志，并分以子目，頗具卓見，但惜所述不詳，尤其對於所謂「夷族」者，記述過略。

此外，願略述讀後感。

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雲南爲古中國之屬土，中世雖沒於所謂「蠻」，然其間所謂「蠻」者，實建設此土，如上舉元史謂烏蠻車氏在今嵩明築沙札臥城，即事例之一，其間之史實，與其人之事蹟，俱有不可湮沒者，嵩明唐宋間爲蒙段所據，則其間蒙段實保有茲土而開發之。今讀此志，其若干村名如曰普沙，曰倚半，曰乃卜，曰本納克，曰積足矣，曰箐猛種，曰普矣，曰矣則，曰矣納龍，曰矣鐸等等，似皆昔日少數民族命名之漢字記音，當爲昔日（甚至今日）吾人若干不開明者所謂「蠻」「夷」所居或經營之地。其人或無文字以記其史蹟，今則尙可於地名或村名上見之，或有蔑視少數民族者曰，此類蠻夷之名，南蠻馱舌，非聖人之言，實不可解，不如更用漢名，以從教化也，余當應之：子言實誤，少數民族自有其語言文化，彼等初爲該地命名時，在其語言中大抵當有意義，今歲遠年湮，語言流變，人民遷徙，是以若干或至大多數乃失意，今倘能仍之，以存其歷史上之意義，自屬最善，必欲更之，則請至少仍以原名註明其下，如元史地理志於威楚開南等路下記有「

夷名俄祿」者然，（「夷」字可改爲少數民族之名稱）。一以存其史蹟，一以謀研究之便，不必悉抹殺淨盡也。（嵩明之仍多數保留原名，甚是。如祿勸亦然）。

二、如依元史所記，嵩明原爲漢人所居，其後徙去，則今嵩明之漢人回族，多數當爲蒙段以後遷居其地者。據此志所記，除小倚半村之張姓，修志當時約八十餘戶，其先人傳聞自漢即已入滇，蒙段時未去，足以補元史闕文外，如上登村之李姓其先明隨沐英來滇，修志當時已約四十餘戶，縣城木作村董氏，其先亦明初來滇，當時已六十餘戶，鳳邑村楊氏，亦來自明初，當時亦六十餘戶，此皆宗支之較大者，亦足徵明初開發雲南功業之偉，及其子孫繁殖之衆也。今者雲南，尤其邊疆地帶，仍屬地曠人稀，今之當道及人民何以廣續明代之偉業？

三、二十九年秋余有楊林之遊，乃得展闡止菴先生之墓，訪歷楊林舊城，踏閱咸同中楊林兵事故壘，今日回憶，城中村郭蕭條，廬舍丘墟，舊街一條，淒涼滿目，蓋咸同中屢經兵燹，瘡痍未復也。城外之東南城，尚有白旗攻城時之穴道在焉。今讀此志，嵩明城爲紅白旗軍之爭奪據點來回有四次之多，楊林邵甸，四戰之地，更不待言，而其間有焚掠達二十八日者，足見戰鬥之烈，損失之重。咸同滇亂，歷十八年，其事件之擴大也，似由當時官吏處置失當，

政治腐敗，及漢回兩方莠民（尤其漢方）之故意挑撥兩族感情，有以致之，咸同以前之雲南元氣，久經兵燹，至今未復，今讀此志，深有感焉，志中對於白旗軍，或曰西逆，或曰賊黨，一本清廷立場，其在今日，似應改稱。

四、抗戰以還，雲南爲大後方，出人出力，出物出錢，或遭敵寇之攻據，或受敵機之空襲，供獻至大，功績至偉，各縣將來修志，實應對於本縣出征服役人員，供賦捐輸物款，可歌可泣之事蹟，再接再勵之精神，以至敵我攻戰之情形，敵人行施之暴行，種種諸端，凡與抗戰有關者，振筆大書，詳爲記述，以垂不朽。此志大事記記有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蔡謬統軍北伐宿於楊林，先後供應派款約現金二萬餘元等事（按軍事供應之事，志多不載，載亦每無數字，此爲此志之周詳處），又於人物志中有「嵩明歷代士官忠義表」及「中華民國殉難官兵表」之編製，此豈將來方志中記述抗戰史蹟部居之端緒耶？余當另文論之。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草於昆明

新書介紹

經典常談

朱自清著。三十五年五月重慶文光書店出版。六加一七三頁。基本定價九元。

一國國民，對其本國文化，自有了解之必要。吾國固有文化，若就載在典籍者而言，則羣經、諸子、與幾種史書及詩文集可爲代表。二十年來，梁啓超胡適諸氏會先後擬訂一般國民宜讀本國名著之書目。教育當局及一部分人士亦曾提倡讀經運動，但每因讀經目標超越於固有文化之了解，好高務遠，未見成功。一般人士因舊籍文字上之艱難，望經典而却步。供舊學門徑之概論綱要一類作品，又大都臆列篇名，敷衍舊說，不能引起讀者興趣。朱君此書，旨在幫助一般人士明瞭代表固有文化之若干種典籍，進而了解固有文化。全書文字凡十三篇，略依傳統之經史子集觀念爲次第，分別論列說文、易、書、詩、禮、春秋、四書、戰國策、史漢、諸子、辭賦、詩、文。其論說文至史漢各篇，不獨說明各經籍內容之大概，並討論各經籍成書之原委，與其所處時代環境。論諸子、辭賦、詩、

文各篇，則因舊籍繁多，不能備舉，只能就學派、名家作品、及時代風氣，加以說明，不流於呆滯。此其長處一也。此書雖無若何創見或精細考據，但能儘量採擇近人新說，時在篇末注明參考出處，而不蹈襲尊經衛道之成見。此其長處二也。此書僅爲幫助一般人士了解固有文化而作，不拘牽於通經致用或功利之觀念。此其長處三也。行文暢達，深入淺出，無故爲奇奧，自矜玄秘之通病。此其長處四也。中等以上學生及一般欲了解本國固有文化之人士，倘若不得門徑階梯，可於此書求之。（毓）

因明大疏蠡測

陳大齊著。三十四年八月鉛印本。八加三七七頁。

印度之有因明學，猶西洋之有邏輯學，二者相似而不盡相同。陳君昔年於北京大學講授邏輯，於邏輯學頗有心得。後復研習因明。大小論唐代諸疏，遺佚幾盡，存者亦多殘缺，而慈恩法師獨在，爲後世所推尊，名爲大疏。陳君因發憤探討，用功有年，筆其所得，積稿十二萬言，命名曰因明大疏蠡測。陳君謂「因明邏輯」二本

同理，趨向有別，進展隨異。邏輯詳密，因明弗如。亦有道理，邏輯未說，如有無體，如自他共。因明發揚光大之可期者，與夫足補邏輯所不逮者，其或在斯。故於此二，尤致意焉。」以邏輯之根底研討因明，相互發明，殆為是編特色。釋氏典籍，文字術語自具一格，初學每不能卒讀其書。陳君乍涉大疏，亦有此感。竊謂學者若能列舉論疏術語，各以簡明通俗之語言詮釋之，以便初學入門，則於發揚光大因明之學，儻亦有助乎？（愚）

六 同 別 錄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該所集刊外編第三種。三十四年一月至三十五年一月該所出版。石印綫裝，上中下三冊。定價上冊六百元，中冊三千元，下冊三千元。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曩年出版者，第一種為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第二種為史料與史學。戰時該所僻居四川南溪縣李莊鎮，因交通之困難與印刷材料及技術上之限制，其出版物多種用石印出版。此錄後兩冊印刷出版之期雖在抗戰勝利以後，惟仍在復員還都以前，印刷不免粗惡。編者於上冊告白上希望將來再版，豈意勝利逾年，猶在混亂之中乎？

六同者，蕭梁郡名，郡治約當今之李莊鎮或鎮之鄰近。此錄借

用古地名為標識，別無意義。又因印刷技術之故，與集刊別行，故名別錄。但就別錄性質而言，則與集刊固無殊異。

上冊載論文九篇。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周法高「廣韻重紐的研究」兩文，皆探討重紐問題，對瑞典高本漢之研究多所是正。周法高「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說平仄」兩文，用佛教譯經中之資料解答中國音韻學上之重要問題，前文對高本漢及法國馬伯樂之說亦多補充。張政烺「奭字說」引據甲骨及金文資料考定說文奭字，當讀如仇，義為仇匹之仇。張政烺「說文燕召公史篇名醜解」一文據金文有「召公壽」之語，推測說解者讀壽如醜，遂有召公名醜之誤。石璋如「小屯後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小屯的文化層」、「河南安陽後岡的殷墓」三文，皆述十數年前史語所發掘安陽殷墟之收穫。小屯後五次發掘之發現，重要者為殷代建築之基礎與水溝形制。關於小屯文化層及殷商文化特徵，著者列有史語所發掘殷墟先後十五次之簡表，於工作情形及重要發現，有概括說明。後岡殷墓，經四次之發掘，著者於建造規制，作一說明，並由此推測安陽不但為殷都所在，並有殷陵所在之可能。

中冊載論文十一篇。李濟「研究中國古玉問題的新資料」，著者選擇殷墟出土玉器六十一件及山東日照黑陶期遺物一件為實驗標本，驗得其比重多數在二·九〇與三·一〇之間，最高者三·一八

，硬度在六與七之間，無一够硬玉資格，因而證明殷商時代玉器原料以軟玉爲主。著者又提出古玉產地問題。高去尋「評漢以前的古鏡之研究並論淮式之時代問題」，評論日本梅原末治所著書，並推論壽州一帶出土銅鏡之銘文文飾與其製作時代。董作賓「殷曆譜後記」，訂補原譜及提供參證之材料共八事。屈萬里「不自踰解」、「甲骨文从比二字辨」兩文，辨析習見於甲骨之此兩文句。屈萬里「謚法濫觴於殷代論」，論殷王以日干爲號，係後人所追命，殷王自有本名，殷人已有避諱之俗，故以祖若父之生日代其名，積世既久，同日干者多，乃以大、小、后、爲別，末葉又以行事特徵名之，遂爲謚法濫觴。勞幹「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於兩漢宰相制度之演變與相權之遷移，論述頗詳。邊欽立「漢詩別錄」一文爲校輯漢詩之別篇，文分三章：一辨僞，如疑蘇李詩爲東漢李遠送別許靖許劭兄弟之作，論班婕妤詩爲曹魏時人作，論柏梁臺詩不僞，大體存原詩之舊；二考源，論五言七言皆起源於漢武時；三明體，論樂府具有謳謠之活潑性，及樂府之聲辭。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述各朝錢幣沿革，使用，其與經濟生活及財政之關係、及錢幣問題與政府對策。傅樂煥「廣平淀續考」，考定遼史中之藕絲淀爲契丹語寬大平地之謂，譯語曰廣平淀，中會川指潢土二河會流處之平原，長寧淀指長寧縣之平原。王崇武「劉綎征東考」，

據朝鮮實錄及明史記載之異同，考明神宗時朝鮮征倭一段史實。

下冊載論文八篇。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論此五種親屬稱謂之演變，並推論將來趨勢，以爲親屬稱謂制與家族組織有密切關係。勞幹「象那那和夜郎的關係」，論秦之象那以現在越南之順化爲中心，漢之象那境界當在現在湖南西部與貴州廣西兩省交界處，牂柯郡境內之夜郎國當在今雲南貴州之間。勞幹「居延漢簡考證」，補正著者前書考證之部約二十事。張政娘「王逸集牙籤考證」，據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所著錄之象牙書籤，考後漢書文苑王逸傳作漢詩一百二十三篇係漢書或漢記之誤；逸參與史事，久無知者，此牙籤裨益目錄學之考證，關係甚大。周法高「梵文 t, d 的對音」討論梵文此兩舌音從晉宋以來之漢譯譯音。董同龢「等韻門法通釋」，解釋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釋真空直指玉鑰匙門法、續通志七音略諸書所載之分門術語。芮逸夫「苗語釋視」，根據實地調查川南叙永縣屬永寧河苗族語言之結果，表列其親屬稱謂，文中及附表所記苗語悉用國際音標。馬學良「保文作齋經譯註一」，並列保文原文，國際音標記音，及漢譯文。是經爲保族禮俗中主要文獻之一種，保族通其讀解者僅限少數巫師，馬君爲之譯出，復於篇首述作齋禮俗之大要云。（毓）

史料與史學

翦伯贊著。三十五年四月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一加
一一八頁。無定價。

此書為著者編集其平日討論中國史料與史學之論文三篇而成。「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一文，為翦君所擬寫討論史料論文三篇之一（其餘兩篇一為討論考古學上的史料，一為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此文大意擴充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而謂一切文字記錄莫非史料。翦君對過去所謂正史抨擊甚力，如謂五德循環說充滿廿四史（頁七）。以現代眼光衡之，五德說自是迷信，翦君豈不知當時人信仰，確是如此？況五行說不過見於各史本紀及一部分志書，並不充塞史書全部乎？翦君論司馬遷史學時，於司馬氏之信五行說，原諒其受時代影響（頁七三）；則論正史時，又何事苛責乎？翦君謂唐代所謂三史為史記漢書三國志（頁五），當為史、漢、東觀漢記之誤。趙爾巽領修之清史稿，翦君誤為「趙汝遜主撰之清史」，史稿今在，豈並其書不會寓目乎？

「論司馬遷的歷史學」一文，大意謂司馬氏開創紀傳體，且能活用此體，為其歷史方法之二大長處。並論及司馬氏的歷史批判與歷史觀。「論劉知幾的歷史學」一文，從史通一書中條舉劉氏思想

、歷史觀、與劉氏對史與體裁、派別、方法、文獻之論評。司馬氏著史以見其史學，劉氏著論以見其史學。翦君謂中國史學史上以此兩人最有成就，備致推崇。翦君既推崇紀傳體不祧之祖司馬遷矣，而於班固以下之作者及各正史，則頗詬病之，殆以創始者難而模倣者不足貴歟？推崇之結果，至謂司馬遷以五個神話人物（五帝）為史前社會某一階段之特徵（頁五四——五五），恐史公未遽有此意也。翦君既謂史料之在於正史以外者較在正史中者何止千百倍（見本書首篇），又謂中國歷史資料大半保存於紀傳體著作中（頁七四），前後云云，似又自相矛盾矣。（毓）

中國史綱第二卷

翦伯贊著。三十五年七月重慶大呼出版公司出版。八加一
二加七二九頁。無定價。

翦君所著中國史綱第一卷於三十三年四月出版於重慶，本刊新五卷第四期曾為文介紹。此第二卷範圍為秦漢史。翦君以秦漢為中期封建社會，秦代為其序幕，兩漢為其確立開展時期。是卷第一篇秦代凡四章，第二篇兩漢凡七章，兩篇組織大致相同，各章首述朝代建立淵源及其歷史形勢，次述社會經濟的構造及其轉向，次述政權的性質、組織、發展、及其滅亡，最後述各時代的意識形態及其

變化。

翦君此卷頗能注意秦漢歷史之經濟因素，於農工生產事業，不避煩瑣，詳細論述，於中國疆土拓展之經濟動力——國際貿易——亦予以相當篇幅，為特色之一。此卷雖講述秦漢時代之中國史，但於同時代之世界情勢，能抽出簡短地位，扼要敘說，使讀者能得一種比較，更使人養成一歷史整個性之概念，為特色之二。第一卷極少「人物」之論述，此卷則對歷史上之人物頗予重視，似有意矯正第一卷之作風，為特色之三。此卷於書冊以外之材料，如金石文字，引用頗多，而於晚近數十年來考古學上之發現，如武梁祠孝堂山兩城山南陽諸石刻，吐魯番壁畫，居延簡牘，樂浪漆器，以及當代學人之研究成績，皆能充分利用，為特色之四。其它如論西漢雖有奴隸的存在，但不能謂之奴隸制社會；如駁梁啟超氏佛教先輸入南方說，而提出佛教首先輸入至塔里木盆地然後由西北入中國之說，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述秦漢意識形態兩章，尤見通融。

翦君謂秦之統一天下，得力於國際商人地主之力（頁五七），自足備一說。但謂始皇能運用國際商人地主之力完成統一，乃因其英俊（頁五八），則未免過分重視個人因素。又謂歌頌始皇功德之刻石為商人地主所為（頁四六），恐亦不盡然，不如謂之官僚希承意旨所為，此輩諂媚者未必盡是商人地主出身也。至指獻頌之僕射

周青臣為商人出身（頁七三），不知何據。此卷所附插圖，大致可靠。惟間有一二，如圖二八之西漢銅銀諸幣，似從金石索一類貪多務博之書上摹來，則未可依據矣。

此卷與第一卷相較，筆者認為此卷較着實，較前卷有進步，且文筆亦較前卷流暢許多，尤為抗戰結束後一年中後方出版界佳構之一。（毓）

元朝秘史十五卷

沈曾植注。三十四年夏北平古學院刻敬躋堂叢書本。綉裝二冊。

元之先世起於朔漠，太祖太宗兩朝，雖武功彪炳，而文事猶甚疎陋。秘史一書，原本蒙文。譯文久晦，至道光二十一年始從永樂大典輯出。其辭不雅馴，惟記載太祖太宗兩朝及以前事蹟，足補正史所未備。順德李氏文田為秘史作注，詳於地理而略於史事。嘉興沈氏曾植亦專精元史及西北輿地之學，為秘史補注，繁博不及李書，而精審過之。郭君則溧為北平古學院蒐刊名著，於友人許假得沈氏手稿，過錄付刻。任校勘者張氏爾田，亦元史名家。

秘史首卷標題有蒙語譯音兩行，一曰「忙豁侖紐察」，一曰「脫察安」。自來學者，未得其解。沈氏據對音之法，疑「忙豁侖」

爲元，「紐察」爲秘，而「脫察安」與許有壬快烈鎮海碑之「脫必察顏」音近，爲史。王國維氏定「脫察安」爲「脫卜察顏」之對音，沈氏乃於二十年前已早發之。秘史稱元之先世出於狼鹿相配，後世之蒙古源流一書則諱此說。沈氏注謂種族各有其原始傳說，雖屬附會，後世不須隱諱。此亦足見沈氏之通識。

歷史人物

郭沫若著。人物叢書第一種。三十五年八月重慶人物雜誌社出版。一加一九四頁。無定價。

是書係集合郭君平日所寫歷史人物傳記九篇而成，分上下兩部，上部六文短篇，下部三文中篇。短篇寫各人物生平之片段，中篇寫各人之一生。寫片段者，選擇各人一生最重要之遭際，或其臨死前情況，而皆側重各人心理上之剖析。寫賈誼，擇取其奏對堯星一事，並懸想其臨終自問之心理。寫司馬遷，擇取其發憤著書一事，並懸想其對受刑之憤怒，且以任少卿代表流俗名利中人，在其與司馬遷一段問答中，反映出當時官場情態。寫項羽，取其烏江自刎一段，與漁父口述舊事，形容個人主義英雄之倔強心理，暗示項王失敗之原因。寫秦始皇，取其沙丘暴崩前心中之悔恨，描繪大獨裁者之變態心理。但於始皇平日身心之健康問題與致死狀況，則完全爲

假設。寫孔子，取厄於陳蔡一事，據呂覽故事而敷陳孔子與門人心理。寫孟子，取其出妻故事如以鋪張，以見孟子心理中「道」「欲」之矛盾，與孟夫人對孟子影響之力量。下部三篇：「論曹植」一文，重新估定曹植在文學史上之地位。過去學者或推許植之文才，或標置植之忠君愛國，類皆有所偏囿，或由於附會。郭君就植當時政局論植之處境與見地，就當時文學趨勢論植之造詣，以爲植恃才傲倨，識見平庸，文學見解，亦遠遜乃兄。郭君以劉勰文心雕龍評曹氏兄弟之語最爲公允。「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一文述萬氏之生平，其音樂理論之發明，及其發明被排斥被剝奪之事。萬氏以一代音樂學家潦倒而終，其生平僅見隋書及北史藝術傳云。「夏完淳」一文敘述明末文學家及殉國烈士之身世，親戚，交遊，與文學成就。郭君別有「南冠草」劇本，將夏氏戲劇化，本文述及作劇經過。

綜觀是書所寫九人物，其一爲政論家文學家（賈誼），其一爲史學家（司馬遷），其二爲獨裁者（項羽及始皇，始皇在另一方面看亦是失敗者），其二爲聖賢（孔子及孟子），其一爲文學家兼貴族（曹植），其一爲音樂家（萬寶常），其一爲文學家兼民族烈士（夏完淳）。此九人之事迹，大半可歌可泣，而九人在心理上之遭遇則同爲不快之逆境。郭君以生動之筆墨爲之發洩，使千百載後之

讀者，如接古人，可爲作傳記者備一範格也。

是書第三六與第八六兩頁排版互易（均標頁三六），第四〇頁第二三兩行複出，校對亦甚草率。（毓）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凌揚安編著。國立北平圖書館西南文獻叢刊第三種。三十五年八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平裝一冊。定價六元。

貴州人文較中原及東南各省爲後起，故文獻數量亦遜於它省。

抗戰軍興，黔中爲後方工業重鎮，且爲西南交通樞紐，始爲國人所積極注意。國立北平圖書館幾年遷地昆明，銳意西南文獻之蒐集，並訪求西南人士有關地方之著述，爲之刊布，先後問世者有方樹梅君之滇南碑傳集及凌揚安君之鄭子尹年譜。凌君黔中宿學，於鄉梓故實搜輯最勤，近年傲京口耆舊傳以至時人所編清代學者像傳之例，輯爲清代貴州名賢像傳。茲先刊行其第一集，凡四卷，卷十二人，共得四十八人。

是編體例，各卷各人先圖其像，後繫以傳。各傳行文用史書例，直稱姓名。傳後另以低行小字附錄傳主之墓志傳記序跋文字，或遺事佚聞，以資參證。附錄一依原文。詳見卷首凡例。

凌君表章鄉先達，其意可佩。惟是編亦不無微疵。卷一吳中蕃

，爲明末人，明亡不仕。其人既不臣二姓，似不應列爲清代名賢。

卷二張瑒，一生詩酒自適，事蹟太略，卷四趙以炯，昆季出身科甲，以炯復大魁天下，除此以外，幾別無可稱，何妨暫闕？卷四華聯輝楊調元兩像，前者圖其背影，後者僅其側面，皆有等於無。它如卷三黎庶昌傳，藍本於黎汝謙所撰家傳，而凌君於傳中「平生喜爲古文辭，及從曾文正公遊，大啓塗轍，嗜好益深，如飢渴之於飲食」一句，改曾文正公爲國藩公，此則刪改猶未盡善，未合體例處也。（毓）

辛稼軒評傳

徐嘉瑞著。文藝叢書。三十五年十月貴陽文通書局出版。

一加四四頁。筑版白報紙本定價二元五角。

辛棄疾，宋史有傳。辛氏爲南宋初年民族志士，其少年行事多可令人歌泣；其詞慷慨激昂，開南宋豪放一派之風，與北宋之蘇軾，並稱蘇辛。辛氏生平，有梁啓超所撰年譜；其詞亦有人爲之箋注。近人討論辛氏生平與其作品之文字，更習見不鮮。徐君作此評傳小冊，憑藉既厚，宜有可觀。筆者循讀之後，不但不見有何新意，即前人研究心得，徐君似亦忽略之；對研究辛氏最要之資料——辛氏本人之詞集，徐君似亦無深刻之認識也。

徐君此小冊子，共十五節，文字長短自十數頁至三五頁不等。

徐君分「辛稼軒的時代背景」為三個時代，一為宋民族翻身時代亦即辛氏血氣旺盛時代，二為空談時代，三為空談結果時代。談歷史或談歷史人物，動輒劃分時代，自是近人之風氣，不獨徐君為然。

特徐君所指時代，不知是指南宋歷史抑指辛氏個人。若指南宋歷史，則紹興十年至三十二年正為南宋民族屈辱之時期，何得謂之翻身？若指辛氏個人（徐君文意，似指辛氏個人），則空談與空談結果云云，又似指南宋歷史而言。此徐君冊子之一病也。宋金兩國對立

二三十年後，雖彼此皆生養休息，而兩國之地理經濟政治力量，發展有殊，金據兩河淮北形勢之地，宋保偏安東南之局；金坐享歲幣之利，宋有搜括轉輸之勞；金合女真契丹諸族之武力，宋有北面稱姪稱臣之辱。凡此種種，皆可為海陵南侵之環境，未必由於海陵荒淫無道，大欲在杭州山水及劉妃已也。特海陵敗於內變，史家歸惡，故甚其辭；若謂海陵為柳耆卿詞句所惑，此殆南宋好事文人附會之談。徐君遽以海陵個人慾望為金人南侵之原因，未免太率真矣。

此徐君冊子之二病也。徐君既責南宋君民及其時代為無恥，復謂人民絕不無恥（頁六），一頁數行之內，矛盾如此。此徐君冊子之三病也。著作之體，與鈔錄不同，徐君此冊第四節直鈔夢梁錄武林舊事各一段，末附一句，罵四聲無恥一聲荒淫以了事，著作之易，無

過於此。此徐君冊子之四病也。它如紹興僅三十二年而徐君有三十三（頁一），引宋史胡寅傳建炎三年之事以為孝宗時事（頁二二），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宋史紀事本末而忽略其記事之年月（頁三、八），皆為此冊子之小疵。茲為指出，徐君得毋責筆者吹求乎？

（毓）

會國藩及其幕府人物

李鼎芳編著。三十五年十一月貴陽文通書局出版。一加九五頁。筑版白報紙本定價五元。

清咸同間太平天國崛起西南，席捲半壁，驅除異族，定都金陵。當時清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大局岌岌，幾於覆亡。湘鄉曾氏以在籍侍郎，出而治軍，屢仆屢起，卒建非常之功。論者雖歸功於曾氏之德之才，然曾氏之功實非出其一人之力。曾氏具知人之明，有容人之量，能用人之長，故一時才雋，羣集其幕，人思自效，以抵於成。李君是書，旨在表見曾氏幕府諸人之立身出處與進退行事，其羽翼曾氏之迹，以及相互關係與影響。參考記傳志書及詩文集約六十種，撮取諸人之行事，為書六章，首尾又有引論餘論。其第二章表列會幕幕友約九十人。第四章述諸人行事，為鑒別人才，籌畫策略，治理樞餉，統率軍伍，辦理文書章奏，商榷藝文諸端。第

五章述曾氏之影響，爲人格上之感化，學術之引導，新事業之創辦，外交見解之確定，軍制軍紀之創立，及薦舉之盛行。第六章述曾氏受幕賓之影響，有納言、服人、尙實、及涵養諸端。

是書雖無甚創見，惟對知人論世及治事從政者，尙有介紹與其一讀之價值。（愚）

遐菴彙稿第二輯

葉恭綽著。三十五年十月遐菴彙稿年譜編印會編印出版。

一六加四八〇頁。非賣品。

葉遐菴先生年譜

遐菴彙稿年譜編印會編。三十五年十月該會出版。六加三

八三頁，附照片，鉛印線裝。非賣品。

番禺葉玉甫先生恭綽，幼學，斐然有成，壯歲從政，調入郵傳部，受知於尙書陳璧，一年五遷，倚畀甚專，同僚側目。陳爲御史謝遠涵所劾，葉亦去職。徐世昌繼陳任，葉仍回部。民國元二年以後，主持鐵路路政，繼長交通，三任總長，於鐵路、郵政、實業各項，壁畫甚多。五十以後，致力文化事業，宣導提倡，不遺餘力。三十年冬，客居香港，淪陷敵手，屢爲敵僞劫持，威脅利誘，屹立弗動。節義凜然，有足稱者。三十五年十月，葉氏周甲晉六生辰

，門生故吏，謀爲氏壽，爰集資刊印彙稿及年譜，用志景仰且垂不朽焉。

遐菴爲葉氏自號。彙稿第一輯刊印於民十九年冬。是輯體例，悉同首輯。上編公牘，錄呈文、通令、提案、規程等，凡文字四十餘篇，起民三迄二十六年，於交通、實業、關係最鉅。至民十刊行四庫全書提案，則有關文化事業。中編詩文，錄古今體詩六百六十首，詞四十闕，文一百二十餘首。葉氏所作詞，已別編爲遐菴詞印行，此錄續作之詞。文多爲友朋著述之序跋。下編演講，錄講稿約四十首，多關鐵道建設之議論。葉氏著述未成者尙多，如筆記題跋等，擬另行編印。戰後存稿，復多散佚，亦待輯補云。

年譜爲門人所編。譜中於葉氏政績敘述甚詳，公牘文字撮錄不少，於過於冗長者，則注明見彙稿某編某頁。間有事實詳於友朋之譜錄者，並爲注出（如頁一四五注原電載梁燕孫年譜）。葉氏與民國初元以來之鐵路事業，關係最深，故年譜篇幅，半數有關路政。其次如民九調查東三省實業，及壁畫川廣雲貴諸省水力，皆極詳盡。又如民九提議纂輯藏經及刊印四庫全書，皆有關文化。其它如民元北京兵變，年譜謂項城並未先知，與一般傳說異；民五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稱爲歐戰）中，葉氏論華工政策之利；民八赴歐考察，論教育普及與司法獨立爲歐美隆盛之原；民十二任大本營財政部

長，衡中山先生命北上與段張接洽合作，年譜記載與各方要人往還之函札，頗有政治上之微妙關係。凡此種種，皆為是譜中之珍貴資料。惟袁氏帝制之役，是譜語焉弗詳，不無缺憾耳。（衣）

菰中隨筆（合刊）

（清）顧炎武撰。三十四年夏北平古學院刻敬躋堂叢書本。線裝二冊。

菰中隨筆者，顧氏於遊歷時，記其讀書及見聞所得也。所涉鉅者歷代典制，細者詩文藻翰，其雜博不亞於日知錄，特條理不及耳。隨筆一本不分卷，有曲阜孔氏玉虹樓刊本。一本分三卷，卷二又分上中下三卷，傳鈔本，與玉虹樓刊本完全不同，當出顧氏子衍生及門人所摭拾。四庫提要著錄者即三卷本。此合刊本，則據清道光間長白鄂山所重刻玉虹樓本，與傳鈔之三卷本，悉依原狀刻出。三卷本復經郭則澐傅嶽棠周肇祥等勘校，傅周各有校記，附於卷末，於三卷本舛誤，多所是正。合刊本卷首又附王澐等贈顧氏啓，及顧衍生所錄亭林著書目錄，卷末附顧氏所撰詩律蒙告一卷，與黃丕烈孔憲庚孔憲彝諸家菰中隨筆識語。

中國政治思想史 第二冊

蕭公權著。部定大學用書。三十五年十月國立編譯館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四加四八三頁。定價十元。

蕭君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本刊新六卷第三四台期曾為介紹。此第二冊編章與前冊相銜接，起第二編第八章，終第四編第二十四章。全書旨意，著者已於第一冊緒論中述之，此冊不復及。著者謂秦至晚清為專制天下，又以秦至宋為專制政治思想之因襲時期，明至太平天國為由專制政治思想轉變為近代國家政治思想之上期，而清光緒戊戌以後迄辛亥革命則為轉變之下期，近代國家之思想至此乃萌芽滋生。此冊各編章論述大致以人為綱領，秦漢魏晉有李斯、賈誼、董仲舒、桓譚、仲長統、王充、王弼、葛洪，唐宋有韓愈、柳宗元、林慎思、元結、羅隱、譚峭、李觀、王安石、司馬光、蘇氏父子、邵雍、二程、朱、陸、陳亮、葉適，明清有劉基、方孝孺、張居正、呂坤、王守仁、李贄、黃宗羲、唐甄、顧炎武、王夫之、呂留良、會靜、晚清至近人有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馮桂芬、張之洞、何啓、胡禮垣、嚴復、鄒容、章炳麟。而於秦漢之墨、法、黃老、呂覽、淮南諸家思想，魏晉以還之釋道爭論，兩宋之黨爭與理學，太平天國之政治理想，戊戌維新之背景，亦附帶討論。

著者謂秦之政治為專制而非法治，秦之覆亡乃專制之失敗，非

法治之不可行。又謂秦至近代，二千年來未嘗有法治政體。將專制法治判爲兩事，截然不同，其見甚卓。論漢代政治，著者謂其儒法兼用，儒法合流，殆即前人所謂漢家王霸雜用，不純任儒術也。惟蕭君謂始皇兼用法儒，與漢武不同者，則始皇任法爲主，而漢武尊孔，用管商以佐治（頁二〇）。此則罕經人道及。兩漢儒家思想，內容變遷，據蕭君意見，可分三期：西漢初年黃老盛行，爲第一期；武帝至王莽，儒家獨尊，然異於先秦之儒，此第二期；東漢崇信圖讖，而一部分儒者則已對之發生反感，此第三期。所論亦頗公允。論仲長統致疑專制政體與儒家治術，其悲觀態度爲一時特出。論呂氏春秋爲反秦之書，其政治思想乃針對南韓而發。皆具獨到之見。唐宋諸政論家，則皆不脫儒道窠臼。元代於思想史上，毫無地位。明初方孝孺之思想，著者謂爲專制政治之反動，所論方氏之四特色，層次明晰。它如論陽明之學有搖撼傳統思想權威之傾向；論梨洲之政治哲學要在闡明君臣之義且反對專制；論康長素思想之自相矛盾，其心曲以保皇爲第一義而愛護孔教國魂爲第二義，皆極精審。本書徵引博洽，立論平允，在思想史著作中，可稱佳構之一。

(衣)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篇

新書介紹

張家駒撰。卅二年廣州著者自刊鉛印本。四加一四二頁。

在中國文化歷史中，有一重要問題，即文化重心之向南移動，此問題，近代學者時有論及，且常有論文發表於各種雜誌，如桑原隲藏之「晉室之南渡與南方之開發及從歷史上觀察中國之南北文化」（前篇載大正三年藝文雜誌，師大月刊第十四期有譯文，後篇載大正十四年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論叢，文哲季刊第一二期有譯文）張振之氏之「中國文化之向南發展」賀昌羣氏之「漢末大亂中原人民之流徙與文化之傳播」李旭氏之「魏晉南北朝時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全漢昇氏之「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等，此種論文，頗有見解獨到之處，惜文多簡略，且對南方文化發展之全史，多未作整個考察。

本書作者張氏昔曾攻讀燕京大學，此乃其畢業論文，撰作時間，不下七八年。作者以中國文化南北轉遷，關係在於宋代，故傾注全力將宋以前的南方發展歷史，作一全般的考察，本書即其數年來研究所得之結果。

作者以爲中國文化的南北轉遷，概括而言，約可分爲三個時代：（一）北方文化極盛的時代；（二）南北文化統一時代；（三）南方文化極盛時代。東晉以前，社會中心全部在北方。晉以後，形

勢轉變，南方文化逐漸發達，是故東晉係一劃時代，即第一期的結束，第二期的開始，東晉以後到南宋，南方文物漸趨繁盛，南北文化逐漸平衡，此又一劃分時代，直至宋朝被金族壓迫南渡，第二期遂告終結，南宋以後，南方文化發達已至極點，迄元明清等時代，已將全部文化移至南方。

本書全部經已寫成，現先將上篇付印。其內容如次：第一章緒論，詳論地理環境支配歷史，文化中心之嬗遞，歷史上之南北觀。

末述本書引用之參考資料。第二章上古秦漢中國社會。述上古根據地黃河，周代南北社會，人材之比較；秦漢南方與北方，工商業與都市，人物之淵藪，人口之轉徙，郡縣官吏開闢地方；秦漢時代之四川，魏、吳蜀三個政治中心。末附結論。第三章晉室東渡與南方之開發。詳論三國局面之延長，異族內侵破壞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人物之渡江，渡江後農工業之比較，建業及其他都市，開發嶺南。北方都會仍甚發達，佛教之南傳，南北人士互有長短，學術文藝之發展，末為結論。第四章隋唐五代東南之富盛。論助長東南開發之兩大因素：運河之開闢與安史之亂，東南農工商業之發展，社會生活之奢侈，開發嶺南，地方官吏開發南方，南方人物之富盛，學術文藝之發達，四川亦為唐代經濟中心，五代北方農村崩潰，江南諸國之社會文化，西蜀之文物，結語。

本書印至第四章止，第五章宋室南渡前夕之南方社會，第六章宋之南渡及其影響，第七章南渡後之經濟開發，第八章南渡後之財賦與社會，第九章兩宋學術文化中心，第十章金元治下北方之殘破，尙未付印。全書論述詳明，徵引繁博，堪稱佳構。（何）

疍民的研究

陳序經著。文史叢書。三十五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加二一二頁。定價三元六角。

吾國少數民族，除在西南西北邊省外，其在內地與沿海諸省，大抵已融化於漢族，迄今尙留有痕迹爲人所習知者，當推浙之畬民及閩粵桂之疍民。陳君是書取材，於舊籍有關疍民之文獻，搜羅甚備，對現在之疍民資料，多得於廣州一帶之實地調查。陳君引用警政當局之調查統計，因其不甚可靠，故極端審慎，說見疍民人口章。

全書十章：（一）起源，（二）地理上的分佈，（三）人口，（四）疍民與政府，（五）職業，（六）教育，（七）家庭與婚姻，（八）宗教與迷信，（九）生活，（十）歌謠。起源一章最詳。

疍民起源，爲說約三十餘種，或從其體格或其所用艇船形狀說明，或從疍字字義解釋，或以爲來自某種動物，或釋其來之地方，

來之時代，或其原始之族。陳君研究結果，認於體格，艇船形式，
羣字字義及原始動物諸說皆難置信。從地理上看，羣民最初分布於
四川三峽間，晉時廣州南岸六十里內已有不少羣民。從時代上看，

漢時已有。陸居者較早，水居羣民，唐以後始有之。羣與苗蠻並稱
，其來源之古，一時勢力之大，可以想見。現代羣民分布區域不出
粵桂閩三省，而廣東最多。在廣東者，又以珠江區域各縣為較遍佈

。其人口尚無正確統計，據陳君研究，廣州市羣民當在十五萬左右
。羣民與政治關係，雖經清世宗雍正七年前上諭與齊民一體編列甲
戶，但因經濟之艱苦與教育之落後，故尚無政治地位可言。職業昔
時以採珠捕魚為主，今在廣州者，又多業載貨及迎送旅客。羣民經
濟生活艱苦，且居處較流動，故教育甚不發達，昔時受人岐視，不
得讀書應考，即在今日，受小學以上教育者為數猶少。家族觀念，
在通都大邑者，染有漢人宗祠族譜之風氣。婚姻尚存買賣性，婚俗
大致與漢人同。宗教與迷信亦略同漢人，占卜巫覡尚未祛除。生活
狀況如住，食，衣，娛樂，合會組織，衛生，喪俗各方面，皆見簡
陋。歌謠大都男女情歌，是書錄有多例。

是書第一表（頁六二）所列船戶類別有兩「鄉艇」，後者當係
「鄉渡」之訛，參考第二表（頁六四）可知。一二兩表，實可併為
一。羣民歌謠「賊三十六古人」，取名於梅花牌名稱（頁二〇七）

新書介紹

。今浙江舊台屬地方有一種賭博之組織，曰「花會」，其「花會神」
凡三十四名，多與此三十六古人同名。此三十六古人與花會之關係
，可為社會學之一有趣問題也。（毓）

新疆的民族與禮俗

陳志良著。風土叢書。三十五年九月重慶文通書局出版。

一〇加八五頁。渝版白報紙本。定價二元六角。

陳君此書初稿作於二十三年十月，會刊於「開發西北月刊」，
名「新疆各族之研究」。三十二年十二月，整理舊稿，增加新資料
，改定今名。陳君並未親到實地考察，僅從書本上採取資料，撰成
此書。書分九章：（一）總論，（二）各民族的分佈情形，（三）
新疆古民族的消長及宗教的興替，（四）回教與回族，（五）維吾
兒，（六）漢回，（七）哈薩克，（八）布魯特，（九）蒙古人，
末有結語。

新疆民族，近人多分為十四族，或大別為五六族。陳君此書第
二章既以每節分述一族，得十族，又以末節述十四族概況。究從何
種分法，自失抉擇。所謂十族中，有老朶夷、食魚民族、及有尾民
族，其根據為舊日行旅者之遊記，多模糊影響之談。不如逕將各節
刪削，敘述近人十四族之說為愈。第三章第四五兩節，陳君幾全抄

德國勒庫克書，而於首尾加案數語，草草交代，令人讀之如讀等因奉此之公文。書中所列新疆人口統計表（頁四），通古斯族人數包括東北諸省，蒙古族人數包括東北西北諸省，範圍不清，又何貴乎有此表？其它名實違誤之處，如民國五年之有「北平內政部」（頁四），每一族中又可分許多種云云（頁六），皆應糾正。首章開端便云「新疆古屬雍州之地，通稱西域。牠的古代歷史，很是渺茫而難以稽考」（頁一），首章次節云「新疆是我國最大的行省之一」，凡此種種，俱有語病，讀者亦由此可窺陳君對新疆之認識。全書中差強人意之處，爲陳君謂中國回教人除宗教信仰之外，還有民族構成的特徵存在，見第四章。

無抉擇力，抄錄他人成說，鮮能成有系統之著述。陳君此書，便是一例。（字）

秦族僮族粵族考

徐松石著。歷史叢書。三十五年六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八加二三〇頁，插圖地圖八頁。定價六元。

秦族今日主要居地爲邊羅，其來源則有多種異說。是書著者徐君預定數題：（一）古代秦族發祥何地？（二）古代秦族遷徙路線如何？（三）今日暹人與中國西南僮族關係如何？（四）俾族出處

。（五）「暹」「秦」諸字含義。徐君自謂所用研究方法頗多，除書本之考證，傳說之採集，語言風俗之比較外，最大根據爲地名之研究，即根據特殊地名之分布以考證古代部族之歷史。徐君謂秦族之秦字一稱，即我國西南之土佬僮老或土人一稱之轉，僮牯得名與牯柯，牯柯又得名於蒼梧，蒼梧乃本名。又謂蒼梧之國，堯舜時已有，其後由江淮向西南遷徙，轉爲牯柯、僮牯、及秦族。徐君全書二十六章，考證西南邊徼各部族之源流與各族間之關係，其說頗有新奇者。其第二十五章全書提要，撮舉要點凡七十條。頭緒紛繁中有此提綱挈領之一章，爲著述體例之善者。

徐君自序中所稱之研究方法四項，今按書中所用最少者爲書本之考證，而最喜用者則爲地名之研究。以今地名及今日讀音考證古史，某字即某字之音轉，一轉再轉，無怪乎左右逢源矣。伏羲女媧並爲傳說之人物，徐君書中確定其古代居處所在，其苗裔遷徙所經，某族出於上古某族，於傳說之上古人物，深信不疑，亦可見徐君古史見地之一斑。西南部族，其字昔多從犬旁，近年功令改從人旁。是書於從人旁之字，多改從彳，不知何故。（壹）

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

陳夢家編纂。三十五年五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上海商

務印書館發行。上冊三加九六加一五加七頁，下冊珂羅版

印圖一五〇幅，線裝。定價兩冊合售六十元。

近百年來我國古器物流去海外者，爲數至夥。調查刊印流傳，寧非國人之責？銅器一項，時人容庚君著有「海外吉金圖錄」一書，已發其端。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君昔嘗從事訪求，積稿待刊。旋承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委託，繼續徵集。近請陳君夢家，將銅器部分之照片，編爲圖錄，分集刊行。

第一集上下兩冊，上冊目錄及說明，下冊圖版及引得。上冊首冠陳君所撰「中國銅器概述」一文。古代中國銅器，自商迄漢，陳君釐爲五期。就地域分布言，陳君區爲東西南北中五系。就分類言，前人大都分爲禮器樂器，或祭器（禮樂）用器，或祭器明器用器。陳君以爲未安，而依銅器本身之用途，分爲十類：食器（烹飪，盛食，調挹），飲器（溫酒、盛酒、調挹），承器，盥器，樂器，兵器，車馬器，度量衡器，農工器，服御器。別附雜器一類，共十類。前五類所屬器物形制名稱，陳君皆於此文中說明其梗概。器物文飾銘辭，向爲研究藝術及考史者所注意，而銘辭尤爲本國學人所重，陳君亦試作分期分類之說明。目錄及說明著錄器名、收藏者、器之高度、形制、與器之製作時期。附錄中西文參考用書，並英文提要以便外國讀者。

新書介紹

下冊圖版，用珂羅版精印。冊首有藏家中西名對照及藏品引得，用便尋檢。是集蒐集計十四家：英國四家，德國五家，荷蘭一家，瑞典一家，美國三家。爲器一百五十事。

西人收藏吾國古銅器，大都注重其形制文飾，於銘辭文字則不甚了了。故複印圖版中，僅有器形，而無銘辭。又西人於拓墨之術素所不諳，故不但銘辭拓本闕如，即器物之文飾，有爲攝影術所不及者，亦未能以椎拓方法濟之。是憾事已。（毓）

瓷器與浙江

陳萬里著。三十五年十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七加一三八頁。定價六元。

浙江造瓷，見於記載者，在晉曰縹，在唐曰越，曰秘色，曰婺州，在宋曰哥，曰龍泉，而龍泉尤負盛名。陳君萬里研幾浙瓷十數年，曾八遊龍泉，七訪紹興，親勘古窯遺址，檢拾碎片。又取攜瓷土，作化驗資料。其興趣較鑑賞家收藏家，又不可同日而語。所著越器圖錄一書已爲考古瓷者所稱道。茲編係輯錄十年來所撰有關浙瓷之文字而成。三十年十一月會印成於金華。金華淪陷，悉成灰燼。今重爲排比，略有增損。書分二部分，第一部分爲文十四篇，大抵爲陳君所著書之序文及論瓷書籍之書評，而內容又以討論越器者

居多數。第二部分爲文八篇，爲親至古窖址調查之日記，則側重龍泉古窖。

研究古器物，僅憑遺物及書籍上之材料，不親歷其產地或出土地作調查或發掘工作，終有隔閡。陳君此書之價值，即在其能親歷浙省產瓷遺址，作調查採集功夫，而不自矜秘，公諸同好。其興趣之濃厚，毅力之充沛，鑽研之有恆，真令讀者感佩不已。其研討之心得，卷首羅常培君序文言之已詳。此書唯一之缺憾即缺乏插圖與地圖。甚望陳君它日有更精湛之專書問世補此缺憾也。（愚）

中國版畫史圖錄

鄭振鐸編輯。二十九年起分輯出版，已出五輯，每輯四冊，珂羅版及木刻彩色套版精印，線裝錦函。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經售。

鄭君振鐸十數年前曾撰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其圖版大都采自刻本舊籍之插圖，頗受讀者所歡迎。又曾與魯迅合輯北平箋譜，以木刻彩色套版印刷，爲一時藝林盛事。案吾國版畫，起源當與雕版印書同時。迄今西洋現代印刷技術輸入，書籍中之插圖，木刻者雖成絕響，惟鄉間流行之竈神年畫，猶有木刻者存在。版畫之價值，不僅可藉以考見藝術之消長，從一部分寫實之作品上，兼可觀察當日

生活狀態與風土人情，故可謂社會史之絕好資料。

鄭君此圖錄，蓋經籌畫多年，分輯出版，現已出版五輯，共二十冊。茲略述各冊內容如次：

第一冊唐宋元版畫集，選印畫幅與書籍三十九種，得畫百又二幅。早期木刻大都爲單張佛畫，刻藝已臻精熟。宋代諸刻，多爲經籍插圖，梅花喜神譜則爲文人作品。宋代佛經，不及唐刻之精。元刻多爲醫藥書，圖皆粗劣，較精者當推三國志平話。

第二冊明初版畫集，選印洪武至正德一百五十餘年間所鐫插圖書籍二十六種，得畫七十三幅。此百餘年之版畫，僅永樂間所刊佛經插圖相當工細，與正德刊本欣賞編兩圖爲寫實之作外，其餘大抵呆滯粗劣，無甚可觀。

第三冊嘉隆版畫集，選印嘉靖隆慶兩朝所刊書籍二十四種，得畫一百幅。此期版畫雖漸有生動之致，然尙未脫宋元氣味，刻工亦粗拙。東魯王氏農書各幅較爲可觀。

第四冊金陵所鐫版畫集，選印萬曆至崇禎間金陵所刊書籍二十四種，得畫九十八幅。此二十四種書中，其二十一爲傳奇小說類。大抵萬曆初期作品，粗拙如嘉隆時物，中葉以後，漸趨精緻，人物面部表情，亦不若早刻之呆版。琵琶記義烈記諸圖，與冊中其它作品，工拙相去，奚啻霄壤。義烈記又趨繁縟矣。

第五、六兩冊黃氏諸家版畫集，上冊選印書籍九種，得畫六十幅，下冊二十種，得畫八十一幅又三卷，皆新安虬村黃氏一家諸名手所鑄，書籍復大都為詞曲傳奇，時代在萬曆以後。金陵名手有唐氏富春堂，陳氏繼志齋，作品雖為量不少，但其藝術似不逮新安諸黃。此兩冊中，黃一彬所鑄起鳳館本王李合評北西廂及黃應組所鑄人鏡陽秋各幅，作風大類第四冊之環翠堂義烈記。黃應光所鑄昆侖奴雜劇、校注古本西廂記，及黃一彬所鑄青樓韻語各幅，作畫意境較為清新，雕刻手藝亦漸純熟。黃應組所鑄坐隱圖卷，雕藝可謂已臻化境。黃應光所鑄李卓吾評本西廂記、小瀛洲圖卷、元曲選、及黃一彬所鑄西廂五劇，圖既饒文人畫意，雕筆又得心應手，不爽原繪精神，令人把玩不忍遽釋。

第七冊明刊畫譜墨譜選集，選印書籍十七種，得畫八十七幅。諸譜早者刻於宣德，晚者啓禎間。夷門廣牘本畫叢諸幅所繪人物極為高雅。香雪林集傲梅花喜神譜而視前者為繁複。程氏墨苑有西洋宗教畫及西字，為中西文化交流之絕好資料。方氏墨譜及方瑞生墨海各圖繪刻皆精妙，後者有婆羅門一幀，繪西式建築，新穎可喜。第八冊汪劉鄭鮑諸家所鑄版畫集，選印萬曆中葉至崇禎末所刊書十三種，得畫九十二幅。各書大都為傳奇說部，水滸金瓶兩書插畫，尤推鉅製，惟精美稍遜吳騷琵琶中各幅。

新書介紹

第九至十二冊十竹齋箋譜四卷，用木刻彩色套版印刷。除所據原本間有缺葉外，輯者並未加以刪汰。十竹齋主人胡正言，字曰從，上元人，工繪事，所刊畫譜與此箋譜並負盛名於時。此譜原本成於崇禎甲申，反映明代士大夫清玩之最高成就。譜取彝器、花石、人物、故事等，刻為小圖，小者方寸，大者不過三四寸許，共得三四十類，為圖二百四五十事。命曰箋譜，其意蓋供點綴書箋紙角者。雕刻既精，設色尤美。其沒色凸紋刊印，更具匠心。卷二入林一類，卷四香雪韻叟兩類，畫刻皆超絕。

第十三冊陳老蓮博古葉子水滸葉子，就陳氏兩種作品全部影印，未加選汰。陳氏名洪綬，字章侯，號老蓮，諸賢人，生明末，亡國後削髮為僧。其悲憤之情，見於詩文圖畫。其畫有奇氣，人物尤古樸。所作九歌圖見圖錄第六冊。此兩種葉子，計水滸四十幅，博古四十八幅。水滸僅畫說部中人物，每幅一人，並有贊語。刻工黃肇初姓名僅一見。博古葉子雖以古來極貧極富之人物為題，但取其人之故事為圖，每幅中所圖大都不止一人，復有器物花木之類為襯景。其繪事之精雅尤過水滸，而刻工黃子立刀筆又能纖毫不苟，不啻墨本，真奇觀也。子立，新安人。肇初殆亦新安諸黃之一。

第十四冊明清之際版畫集下，選印書籍二十二種，得畫九十一幅。東西天目山志各幀為山水佳構，農政全書為繪刻實物之作。張

漆之定本西廂記各圖爲陳老蓮手筆，人物古樸，刻工亦佳。李告辰本西廂及古今秦雅插圖作團扇式，頗別致。二刻拍案驚奇各圖人物，神采栩栩欲活。著尺木雲從所繪離騷圖雖爲名作，但視老蓮則有遜色矣。此冊題明清之際版畫集下，不知應否有上冊，果有，又不知應列爲圖錄第幾冊也。

第十六冊太平山水圖畫。明代刻書之具插圖者，十之八九爲傳奇說部，故人物故事畫最多；其次則兵書及古器物圖譜；地方志乘插圖及山水畫爲數較少，亦較後起。此冊原本爲清順治戊子所刊，爲圖四十三幅，繪堂塗蕪湖繁昌三縣境內山水名勝，繪者明遺民蕭雲從，刻者劉榮、湯尙、湯義等。雲從之繪此冊，蓋應邑宰張萬選之屬，供其作臥遊之具，故目錄題萬選編注。每幅畫法皆倣宋元明山水名家筆法，繫以唐宋名家詩，版畫造詣，至此已臻極峯。圖錄景印全冊，未加刪削，又用蝶裝粘合，古香撲人，洵可寶愛。

第十七冊康乾版畫集，選印康熙至乾隆所刊書四十一種，得畫一百十八幅。清代文物，多襲明舊。康乾諸朝物力豐盈，惟版畫藝術，生意已盡，視明季頗有遜色。萬壽盛典各圖，其長處不在藝術而在寫實。禮器圖式職貢圖則爲實用圖象，自以真確爲主。其以人物爲主之百美新詠與紅樓夢插圖，持較萬曆時人之西廂琵琶譜圖，不禁令人興退化之感。消長之故，耐人深思。

第十八冊嘉道以來版畫集，選印書籍四十二種，得畫七十三幅。讀畫齋題畫詩及讀畫齋編輯諸幅皆清雋之品。二南訓女解寫刻均劣，其駕車之馬，畫作偶蹄，尤不可解。泛槎圖用山水筆法，尙有佳致。番漢通書繪汽輪火車，海寧塘工圖繪抽水機，則爲寫實致用之書。江南鐵淚圖刻藝雖粗，惟人物表情酷肖。列仙酒牌及水滸全圖繪刻皆佳，但不及老蓮諸作。簡明畫法及盼雲軒畫傳兩書濃淡套版極佳。茜齋小品任渭長花鳥各幅殊爲別致。印香圖譜爲圖案畫之作，別開生面。

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冊，詩餘畫譜兩卷。原本爲萬曆間作品，有黃冕仲跋。編者宛陵汪氏，自草堂詩餘中選唐宋人詞一百首，倩名家繪畫書詞。雖多勉強併湊之迹，而佳品尙不罕見。刻工不署姓名，刻藝視黃氏所鐫各種傳奇插圖爲遜。景印本缺三葉。鄭君圖錄各冊大體以時代先後相次，惟此以下諸冊爲明代作品，列在清後，未審其故。

第二十三冊萬曆版畫集上，選印書籍十三種，得畫六十四幅。惟西廂、丹桂、琵琶、牡丹亭、南柯夢諸幅較爲可觀，百詠圖譜諸幅雖極富麗，然堆砌太甚，刻藝亦拙。

鄭君輯印圖錄之外，又景印顧氏歷代名公畫譜四冊，以格於體例，故別爲單行本，爲圖錄外集之一。顧氏名炳，字黯然，號懷泉

，錢塘人，善畫花鳥。選摹古畫，縮爲尺幅，倩人寫畫家小傳及評語，合而刻之。原本鑄於萬曆癸卯，傳本甚希。鄭君所得尙是明時裝池，審爲初印，故複製以廣流傳，顧氏所摹凡晉宋梁陳各一家，唐十一家，五代三家，宋三十三家，元十五家，明四十二家，每家一幀。摹鑄皆極精美，觀此足徵萬曆朝版畫藝術之盛，堪稱空前絕後矣。（毓）

中英法綜合辭典

盧謹編。三十四年鉛印本，無出版者名。二二加七〇二頁。無定價。

此辭典用羅馬字拼合中文，而以英法兩種文字爲解釋。此種拼音法，係一九三〇年梁亨利閱世人兩人所發明。中文讀音以國語即北平讀音爲準。選錄中文約五千字，皆通常習用者。

以羅馬字寫中文讀音，拼音方法已不一而足。盧君謂是書所用方法爲最完善，且最易檢查。案其特點，最顯著者爲辨別四聲，凡平聲字字尾爲e，上聲字字尾爲h，去聲字字尾爲s，入聲字字尾爲p、t、k、x。姑不論國語有無入聲，此種拼音法，勢須辨別某羅馬字母應讀出，某字母不應讀出，此其最不便處，且爲書寫時之累贅也。羅馬字母之子音字母及母音字母，在此種拼音法中，與

它種拼音法及英法等現代語之拼音法，皆違異太甚，無論外國人乍觀此，或已習西文之國人初見此，均苦無法上口。若未習西文之國人，初次即習此拼音法，使再看其他西語拼音字，必又讀出相差極遠之聲音。試一翻此辭典，幾令人疑爲拼音之越南文也。

至於此辭典本身之缺點，茲略舉數事：（一）讀法有未解說明白者，如a a a之區別，竟未說明。子音讀法，序文中所說甚略，辭典內各字母起首時所說亦欠清楚，且一字母異讀甚多，不便記憶。（二）辭語有不必要者；且有時竟列句子，認爲辭語。不必要之辭語，如：不乾淨、二家嫂、二斤、二兩、脫生爲馬、突然來的、三素三葷、這一向、虛度四十年、駱李氏、駱氏祠堂、柿子樹、——舉不勝舉。既有乾淨一辭，則不乾淨大可刪削，既有斤兩各字，則二斤二兩各辭大可刪削。倘一一列入，恐七千頁之書亦不能容納。句子如：輩輩都是大夫、他的書生得很、戴上帽子吧、太陽落咯、天不早咯、天黑咯、是誰的錯兒，……亦舉不勝舉，可謂蛇足。（三）辭意原不完全而英法文釋義超出原意者，如多蒙、承蒙，皆譯成感謝之意。（四）辭語不必多加字而多加者，如打躬、打扮，意本明顯，此則作打一躬、打扮打扮。（五）辭語錯誤者，如暹羅會名泰國，此作泰義。（六）辭語不必分開而分開者，如北平俗語「死心眼兒」，此作「死心，……眼兒。」（七）譯義欠正確者，如

佳話，當譯為被人稱讚之故事，而此譯為美好的言語；九泉，當譯為亡故，而此譯為九股泉水；貴人，通常解作有地位的人物，而此譯為 concubine，似作妃嬪解；拉胡琴兒，此將中國人所謂胡琴譯成西洋之提琴 (violin)；流連，當解作留戀，而此直譯為去來；年壽，當解作壽數，而此譯為年齡或老年；嚴父，係通指人父，而此解為稱人之父，意為令尊；熱河，現為行省名，而此譯為宮殿名，法文譯語又註東蒙古字樣，可厭！三思，通常解作慎重考慮，而此解作三種心力！奉教人，應解作信仰宗教者，而此解作基督教徒；豪強，應解作強梁不逞，而此解作勇敢英武。其例亦不勝枚舉。

(八) 辭語原字錯誤，拼音亦誤，而譯義不誤者，如恩愛，此作思愛。

(九) 讀音有問題者，如貪探皆拼作 *gan*，而卷末附姓氏拼音表則朱諧，譚談，程陳，豐鄴，印應，辛莘則拼音各異，恐師曠復生，亦無如之何矣。

總之，此辭典提供於語音學者作為研究資料，自無不可，若作為通俗應用之工具，恐便利未必，而麻煩反增矣。(誠)

上海市年鑑(民國三十五年)

上海市通志館年鑑委員會編。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約四五〇頁。定價七元。

上海市年鑑，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會連續出版三編。淪陷期間，出版停頓。戰後恢復。三十五年編，記錄期限以三十四年九月上海收復至是年終為起迄。尠偽統治時中之材料，為數甚夥。其與舊年鑑稍異者，則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撤廢，租界收回，舊時年鑑中之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兩篇，已歸刪汰。餘多仍舊時體例。統計表格資料來源，亦予注明。

篇目二十：(一)特載(記上海收復、復員、及接收工作之經過)，(二)土地、人口，(三)天時、氣象，(四)黨務，(五)行政，(六)司法，(七)外交，(八)軍事(包括駐滬盟軍)，(九)財政，(十)金融，(十一)教育，(十二)交通，(十三)工業，(十四)勞工，(十五)商業，(十六)農林漁牧，(十七)學藝(出版業，文物之接收與調查，學藝界動態)，(十八)宗教，(十九)社會事業(衛生、社會文化、救濟)，(二十)時事日誌。

廣東省糧食產銷狀況統計報告書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編印。民國卅五年六月。

美總統杜魯門先生關懷我國災情，月前特派私人代表哈里遜氏來華視察災區及調查糧食狀況。哈里遜氏抵粵後，即召開廣東糧食

座談會，對本年粵省糧食之展望，收穫預算及須待救濟之數量與解決粵省糧荒之詳細辦法，討論甚詳。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爲使社會人士明瞭粵省糧食狀況起見，乃編成此書，以供各有關機關參攷。其內容有廣東省卅五年早造糧食產銷缺糧狀況估計表，廣東省糧食產銷盈虧統計表，廣東省糧食生產比較表、廣東省外米進口統計表、廣東省輸入肥田料統計表、粵省糧食生產與地力之消耗表，廣東省各區各縣土壤分類及含養份統計表、卅一年度廣東各縣病蟲害損失統計表，此外尚有廣東各地雨量表、廣東各主要糧食市場價與基價表、糧食燃料零售價格表、廣州市批發零售物價指數表、廣州市公務員生活費指數表、廣州市貨幣價格表，廣東交通運輸概況表等。各表材料來源，均詳加注明，頗便參攷，（多）

東北的資源

詹自佑著。東方經濟研究所主編東北經濟叢書之一。三十五年九月上海東方書店出版。九加二三四頁。無定價。

東北的工業

鄭學稼著。東方經濟研究所主編東北經濟叢書之二。三十五年九月上海東方書店出版。六加二〇八頁。無定價。

新書介紹

光緒甲午以後，東北即已成國際競爭之地帶。九一八以後，日本獨佔東北，集中力量從事建設，一切產業，皆有長足進步。日本敗降後，東北光復，國人注意力又多着重東北之工礦。東方經濟研究所所編東北經濟叢書，分資源、工業、礦業、農業、貿易、交通、財政七編，旨在促起國人瞭解與重視，俾於解決東北問題有所幫助。現已出版資源及工業兩種。

資源一書凡六章，首緒論，次農產資源，礦產資源，林產資源，水產與畜產資源，末結論。工業一書凡十章，首緒論，次偽滿產開發計劃及其結果，鋼鐵與滿業，電力與煤氣，金屬工業，機械器具工業，化學工業，紡織工業，窯業，糧食工業與烟草業。兩書取材皆根據日人各種調查報告。故書中大部份爲表格。

兩書缺點，爲未能將年餘以來我國接收東北之情形及數字列入。所有表格中之地域區分，仍用偽滿制度。又資源一書，與叢書中工礦農各種，雖詳略不同，究有重床架屋之感。（愚）

中國海外移民史

陳里特編著。歷史叢書。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六加一〇二頁。定價二元。

是書著者陳君謂吾國移民海外，當始於唐；唐以前國人之履足

國外者，僅具行旅性質而無移殖意義。其可稱移民者，則始於唐而極盛於明及清初，清初以後，受國際情勢丕變之影響而中衰。是書闡述移民海外之概況與得失。書分移殖、政策、史訓三篇。移殖篇分吾國移民事業爲胚胎、萌芽、長成、及中衰四時期。以唐以前爲胚胎期；唐以來佛教昌盛，東南航海與海南印度諸國及大食頻繁，爲萌芽期；元代版圖擴展，有用兵海外之事，明初鄭和七下西洋，中葉以後沿海人民因犯罪逃亡海外者更衆，爲向外移民之長成期；明末歐洲勢力東漸，滿族入主中原，此後南洋菲島諸地吾國移民橫遭歐人多次屠戮，爲中衰期。政策篇首述海外移民之勞績，如移民所至之地之開發以及移民對祖國之貢獻。次述移民政策之三個時期：唐代至清鴉片戰爭爲上國自尊時期，鴉片戰爭至民國初爲崇拜外人時期，民國六年僑工局之設立以後爲自立自強初期。惜最後一期爲時尚暫，復因國內政局動盪，國際地位降落，不但移民政策無足稱道，即保護僑民之責任亦未見盡職也。史訓篇分三章：慘案章撮述移民史中之數次大慘案，如菲島、巴達維亞諸役。豬仔章述華工之出口爲移民史錯誤之一，僅一八五〇至五六，七年之中，華工出口者約四千人，中途死於船上者將一千人。此特見於記載者，其無可稽考者不與焉。至華工抵達目的地後，所受虐待，又慘絕人寰矣。取締章述各國取締華僑及限制移民之實例，與待遇華僑之苛刻。

吾國移民所至之處，如荷印、越、暹、菲、美、加、墨、古巴、中南美各國、澳、南非，莫不歧視華僑，多方排擠。歐洲各國雖無特殊苛例，惟意、蘇、德、法，亦嘗驅逐中國移民云。（壹）

三十二國風土記

胡仲持著。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八加二八一頁。定價二元九角。

吾人日常所注意之世界各國，除本國外，往往限於七八強國，而於數十較小國家，所見所知較少。胡君是書用意在於介紹數十小國之實際生活，取材大半根據一九二五至三八年之「美國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al Magazine)。此刊物所載文字，多係美國地理學會會員旅行世界各地實地調查考察之結果，切實可靠。是書所包括之三十二國，在美洲者凡九國：墨西哥、古巴、海地、多明尼加、危地馬拉、薩爾瓦多、秘魯、玻立維亞、巴拉圭。在歐洲者凡十九國：比、荷、丹、捷、奧、瑞士、匈、羅、南、希、阿、挪、波、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西、盧、安陀拉。在非洲者一國：阿比西尼亞。在亞洲者三國：伊拉克、阿富汗、泰國。此三十二國，亞洲無中、日、印度，歐洲無英、法、德、蘇，非部無埃及、南非，美洲無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智利，海洋洲全缺。

歐洲之立、愛、拉三國已於二次大戰中加入蘇聯。是三十二國只可稱爲三十國矣。本書旨在介紹諸小國人民生活之一鱗一爪，不在求備，雖所輯甚略，惟當作遊記看，尙值一讀也。（愚）

初訪美國

費孝通著。生活叢書。三十五年六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二加一八二頁。無定價。

旅美見聞錄

張其昀著。三十五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加九六頁。定價一元八角。

兩書著者皆於三十二年受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講學，負有溝通中美文化之使命。兩君又皆初次遊美。兩書文字，又皆爲隨筆之短篇，記述遊美見聞及所得印象，且於東西文化，時或提出比較。兩書各文，又大半曾發表於國內報章刊物。以中美兩國關係之切，願國人於美國論述，反不多觀。是兩書有宜一讀之必要矣。

費書爲文十七篇。費君爲社會學家，其對美國社會之觀察，每能鉅細不遺，又每於細處引申至理，言人所不能言。論西洋精神之三大流，曰科學、民主、與基督精神。論美國之富並非天上掉下，

乃美國人從勞苦中得來。論美國只有政治上之自由，而經濟上則爲資本家所控制。是眞能瞭解西方文化與美國者，異於一般徒視美國一切爲至高無上者矣。費君討論中西異點，如論中國男女間愛情不能儘量流露之故，論中國人無宗教，只求自己之福利而缺乏犧牲精神，論中國人之愛憎只限於個人的而無概念的，皆具眞知灼見，耐人深思。又如論TVA制之性質並非國營獨占事業，而爲無數私人企業的諮詢、提倡、協助、與聯絡之機關，頗足爲國人談建設者之借鏡。又如論介紹文化不是宣傳，而是分析。宣傳所引起者爲感情，爲愛或憎，分析所引起者是理解，超出愛憎而入於欣賞。從事文化工作者宜明瞭此旨。費君感於國人對美國認識瞭解之缺乏，但並不自滿，甚願藉此書而引起更多之問題與更多之批評。費君對人類毀滅自己的知識長進太速，甚感恐懼，謂要避免人類整個毀滅的可能性，只有努力發展可能促進人類合作的知識。若溝通文化可消弭國際誤會，則此工作不宜再緩。費君憂時憫人之懷，溢於言表，讀竟掩卷，猶有餘音也。

張書爲文十二篇。張君爲史地學者，故各文多記述美國過去與當代人物，推崇備至。張君於戰時美國之民生，作忠實之報導，而於戰時美國大學教育，尤致注意。張君認爲美國物質之富，軍備之強，其故在注重教育，故著此明效。各文贊美美國，亦以自勉。張

君每於大處着眼，不若費君之分析精微焉。（毓）

浪跡十年

陳達著。三十五年六月重慶商務印書館及三十五年十月上海該館出版。九加四七〇頁。滬版定價七元四角。

著者陳君，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是書敘述著者個人十年來見聞。觀感、工作、與思想，以隨筆出之。著者自稱因學社會學之故，凡所注意之人與事，即人與人、人與事、事與事之關係，往往含有社會學意味。著者之觀察與思想，有時不知不覺間入於社會學之領域。著者於自序中論及觀察並記錄日常生活中瑣碎事實之重要性，期望讀者由讀本書後得到實證社會學的初步訓練。

全書九章。材料始於二十三年八月，止於三十四年四月。第一章「粵東閩南與廣西」，記二十三年汕頭及泉漳諸地之遊與諸地之風土人情。陳君謂舊俗對海外華人混稱華僑，其實包括性質不同及人生觀不同之兩類人，即遷民與僑民：由國內遷出者謂之遷民；生長海外者謂之僑民，其父或上代大致為遷民，母或上代常係當地土人女子。我國領事以遷民為管束範圍；僑民則被殖民地政府認為統治國籍民，僑民大都不識華文。研究僑務問題者，不可不知此。第二章「東印度羣島」，記爪哇及西婆羅洲等地之遊。第三章「馬來

亞」，記星加坡、馬六甲、檳榔嶼諸埠。第四章「暹羅與中南半島」，記曼谷、安哥、堤岸、西貢諸埠。以上三章，除記述風物外，尤注意於遷僑生活情形，遷僑人物，以及其社會事業與教育事業。第五章「蘇聯」，係二十四年夏至二十五年夏陳君休假遊歐時之見聞錄，分莫斯科社會一瞥、工人生活與工廠、及集體農場三節，記事極生動有致。第六章「盧溝橋事變」，記七七以後著者離平，流徙長沙，以迄卜居昆明之經歷。第七章「戰時的雲南」，述昆明蒙自兩地日常生活，及西南聯大與社會學系在戰時後方之調查研究工作。第八章「呈貢的見聞」，為著者記錄其家居生活，與當地節令風俗，兼記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狀況。第九章「抗戰建國」，討論戶籍調查與戶籍行政，並論社會政策。著者於戶籍行政人員之訓練，提供有甚可貴之意見。著者於其個人生活，如友朋酬應、釣魚、種菜、烹飪，雖極瑣屑，亦散見於各章節中，使讀者如親接戰時教授學者其人，彌足珍也。（宇）

自由之路

潘光旦著。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六加四〇〇頁。定價六元五角。

著者潘君，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抗戰八年中，隨校播遷西南。

茲集爲潘君自就其歷年所作有關思想、文化、青年、教育、政治各方面之零星文字，選輯而成。略依性質，部爲五篇：（一）自由導論，（二）思想各論，（三）告語青年，（四）教育芻議，（五）民主理論的導演，共四十三稿，又以次要文字四稿爲附錄。

潘君於社會事理，喜以人文科學研究者之眼光，加以分析。其議論批評皆和平而不偏激，積極而不消極，有建設性而不徒以譏刺爲能。潘君於教育功能，特別重視，各篇中所涉及之問題，亦以教育爲最多。惟對宣傳，則指出其弊害，認爲宣傳並非教育。甚有見地。潘君對德意與蘇聯之兩種集體主義皆不贊同，而提倡人性之自由發展，且認爲自由並非散漫無組織之亂動。潘君具此等基本見解以分析且議論事理，故書中各文不作隨聲附和影響模糊之論調，亦無曲學阿世與鄉愿頭巾之氣息。潘君雖嘗從事政黨活動，此書望名亦似專論政治之作，而實際並非宣傳性之作品，而爲大有學術價值之論文集。（宇）

顧齋戰時詩草附北行日記

孫璞撰。卅四年十月。廣州著者自刊鉛印本。線裝五二葉

孫璞，字仲瑛，號顧齋，中山人。夙以詩名，壯歲嘗囊筆入滇

，從蔡松坡、李印泉、李協和諸公遊，民國後數客革命軍幕，又先後主南華報、民國日報、滇南公報。抗戰勝利後，將其脫險香港後所作詩篇而爲戰時詩草，書後附北行日記，記著者於香港淪陷後，脫險潛入廣州間關北行而至曲江之事，所記諸事，均爲抗戰中見聞，事皆親歷，言無杜撰，亦抗戰史料之一種也。（源）

昆廠勞工

史國衡著。三十五年二月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加二二頁。定價三元九角。

戰前新式工廠大多集中沿海都市及其附近，抗戰以來，一部分內遷，在內地新設以應戰時需要者亦復不少。此種情形，在社會生活上引起若干值得研究之問題。史君是書係就調查昆明近郊某國營工廠中勞工情形，加以分析解釋而撰成之報告。該廠創立於戰時，包括三個分廠，全廠約有正式工人五百人，史君所得個案紀錄約當全體工人三分之一。調查工作爲時在二十九年秋季，費時兩個半月。工作期間，著者寄宿廠內，與工人過共同生活，參與工人種種活動。又常與管理方面接觸，以求得解釋印證。是書主要論點，在說明內地新工業與舊有農業爲兩套不同之生產系統，各有其經濟基礎，各有其組織與機構，各有其社會文化背景。因之兩系統內所養成

與其所需要之工作者，其出身、訓練、生活態度、工作動機，以及對社會人生觀念，亦大不相同。新舊接觸，因而發生種種矛盾抵觸之現象。是書因從社會文化背景中對種種現象作一分析與展望。

是書分十二章，導言以下，第二章論工人來源。此昆明工廠工人，技工幾完全來自沿海各省與湘鄂工業地帶，幫工小工則為滇川諸省人。此種情形由於傳統而來，因而地域與身份發生似乎必然之關係。第三章論技工的內移，分析外來技工之移動、其志趣、與其教育及家庭情形。由史君之報告，足以見青年技工在教育上，較之中年以上者已有進步。第四章論內地勞力的蛻化，分析幫工小工之原有職業及入廠動機。史君研究結果，發見逃避兵役者百分數最高，足見吾國戰時役政之腐敗。第五章論工人之態度與效率，足供研究工人心理與工業管理者之參考。第六章論工資，第七章論工人生活，第八章論工人的保養，皆舉出若干個案以說明昆廠工人之物質與精神生活。第九章論廠風，可注意之點，為國營工廠不能脫離傳統習慣，而有官場習氣，職員工人，成勞心勞力兩對立之階級。工人對工廠看法，一若人民之對國家機關。第十章論勞工的安定性，討論工人流動與其不能安心於工業之原因。第十一章論勞工的擴充與權替，對戰後內地工廠勞力之能否維持與將來勞力之訓練補充，作一展望。第十二章工人的管教，論管理人才之重要。書末附錄田

汝康君內地女工一文，係二十九年田君研究昆明某紗廠中六百餘女工之結果，雖係一初步工作報告，但其方法及提出之問題，頗值社會學研究者之注意。費孝通君書後，於史君書頗多補充發揮。

綜觀史君全書，其長處（一）在於研究方法之週密；（二）在於注意及工業經濟生活以外之因素，如吾國傳統之社會階層（勞心與勞力），而不單以經濟生活解釋勞工現象為滿足。（毓）

扶箕迷信底研究

許地山著。三十五年二月重慶商務印書館及三十五年十月上海該館出版。二加一〇九頁。滬版定價一元八角。

扶箕為中國社會上流行迷信之一，過去文人雅士，以箕筆每能作詩詞書畫，故好之者頗眾，不獨問吉凶禍福已也。扶箕因被人普遍迷信，故其影響有時不僅限於個人或一家庭之前途，竟有及於國家者，如葉名琛之迷信乩語貽誤國事是。研究此種迷信之原起，狀態、及其在心靈學上之解釋，實一饒有趣味之題目。

已故香港大學教授許地山君此書，凡三章，首尾另有引論結論。引論略謂占卜方法，通常約有十一類：占夢、預告、身占、靈試、降僮、關亡、屍占、禽占、星占、地占、及術數。扶箕則為術數之一。第一章「扶箕底起源」，據現存書冊上之資料，考知扶箕始

見於梁陶弘景真誥與周氏冥通記。所謂箕神，有愕綠華及紫姑神，降至趙宋，頻見於文人筆記，知流行已廣。第二章「箕仙及其降筆」，就歷代筆記之有關扶箕記載，類別爲箕仙自道身世（約十數人），預告事情（試題、功名、生死、國事），與人酬唱（遣興、唱和、猜謎、對對、論文），與人談道及教訓，示人醫藥及技藝五大端。許君於各例後，間附解釋之語，摧毀此種迷信，不甚費力。

第三章「扶箕底心靈學上的解釋」，謂迷信扶箕與信仰幽靈極有關係，幽靈的存在大半由於推理錯誤或觀察欠密，故箕亦往往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許君對箕動，解釋爲「心靈能力」所致。至扶箕者之惡作劇，亦有多例。結論謂扶箕不過爲心靈作用的一種表現，並無神秘。著者又謂在本書所舉百餘例中，吾人可以窺見中國民族之道德行爲與社會心理，亦即士人官吏心理之暴露。

商務印書館已於三十年出版本書，今版權頁不注初版年月，似欠忠實，筆者因此書過去不甚爲人注意，特補予介紹，並表出初版之年。（毓）

校讎目錄學纂要

蔣伯潛編著。國學叢書叢書。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正中書局出版。二加二〇四頁。定價三元五角。

新書介紹

本書著者謂校讎學有狹義廣義之分：就狹義言，校讎爲校勘書籍之文字篇卷，而編次一書之篇目或一類或各類之書目，則爲目錄之事；就廣義言，校讎當兼校勘與編目二事。本書旨在纂述廣義的校讎學之大要，故並舉曰校讎目錄學。

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校書編目學底歷史」，下編「校讎目錄學底內容」。別有緒論附論。緒論一說明校讎目錄學底意義，亦即解釋本書之範圍。二三兩篇略述書籍形式之演變，由刻寫而至雕印。

上編凡九章：（一、二）官書校錄，述漢武開獻書之路與置寫書之官，成哀兩代向歆父子校書之業，東漢東觀漢記石室之收藏，漢晉以來官家藏書之聚散校理，雕版印刷之興起，以迄清乾隆間之修四庫全書。（三、四）私家校錄，述漢初經師之傳授，梁任昉之藏書，阮孝緒之簿錄，北齊校書之風氣，唐末五代雕印之漸盛，宋以來藏書校書刻書之名家，以及清人輯佚辨僞之成績與現代分類編目之學。（五）史志目錄，略述各正史中藝文志經籍志之體例及清人與近人之補志。（六）專門目錄，略述經學、小學、史學、地理、哲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金石各門之目錄名著。（七、八）宗教目錄，分述佛道耶三教之書目。（九）其他特殊目錄，述叢書、禁書、善本、佚存、以及治學入門書籍之名

著。

下編九章：(一)徵求書本，舉阮元校勘十三經所據衆本爲例，說明徵求書本爲校勘事業之先決條件。(二、三)校正文字，述校勘本身工作有理錯亂，刪羨衍、補闕脫、正訛誤四項；校勘者必須有學問素養，通文字訓詁、聲韻通借、以及古字古語古文法，博采廣證，不可妄改原文。(四)釐定篇章，述分篇分章及篇章次第錯誤與校正之例。(五)撰述敘錄，述劉向七略大致分敘述校讎、介紹作者、與評述本書之三項步驟，以及後世目錄書之體製。(六)僞書底鑒別，述宋以來之辨僞工作及其方法，此爲校讎學之進一步工作。(七)蒐輯佚文，述明清以來之輯佚成績。(八、九)分類編目，述七略漢志以迄近代四部之分類法，兼及私家著錄之分類法，分別評騭其得失。

附論「目錄學與學術史」，略謂考鏡源流爲後者之任務，但分類編目者須於學術史有深切研究，方能勝任。考鏡源流至多爲分類編目之一種效果，而非校讎目錄學之本身工作。前人混兩者爲一談，非也。

本書所舉條理，簡明扼要，例證亦確實而不冷僻，堪爲初學津梁。(衣)

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

合衆圖書館編。該館藏書分目之一。三十五年十月上海該館出版。鉛印本，線裝一冊。無定價。

合衆圖書館爲二十八年海鹽張菊生先生元濟諸氏所發起籌備，籌備處成立後，張氏即以歷年收藏舊嘉興一府前哲遺著四百七十六部贈與該館，旋又捐助海鹽先哲遺徵三百五十五部及張氏先世著述與刊印評校收藏之書一百四部及石墨圖卷各一事。該館於各家專藏，例爲別編分目，復合館中自購受贈之目，彙爲總目，故屬潘君承弼爲編此目云。

菊生先生十世祖奇齡，字符九，明萬曆癸卯舉人，主虎林書院，名讀書之廬曰涉園。自後累世修葺，至今其名猶存。

是目凡四卷，卷一嘉興先哲遺著，卷二海鹽先哲遺著，卷三張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評校之書，卷四張氏舊藏書籍。分類采國學圖書館法。張氏藏書，最富嘉興一府人士之著述，詩文集尤夥。非菊生先生數十年搜訪之勤，不能臻此。是目卷端葉初先生景葵序文，謂可以嘉興藝文志視此目，非虛譽也。(愚)

新序通檢

中法漢學研究所編。該所通檢叢刊之七。三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該所出版。三九加三九頁。無定價。

劉向生西漢季世，官闕荒亂，外戚擅政，向以宗室數上書言事，復輯古來嘉言懿行可資鑑戒者爲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以上之。新序本三十卷，隋唐時猶爲完帙。宋曾鞏校書時，僅存十卷。其書保存古代軼聞遺事不少，有裨考史。中法漢學研究所爲作通檢，

其體例做燕京大學哈佛燕京社所編刊之諸種引得，特燕大諸引得檢字用度編法，而此通檢用筆畫簡繁爲序耳。通檢卷首有中法文「新序要略」一文，說明新序一書淵源，各卷各節內容，及新序版本。通檢所據爲最通行之四部叢刊本。復有凡例，各版新序卷葉推算法，及法文英文拼音檢字表，以使用者。（衣）

期刊介紹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一卷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編。三十年九月三所出版。三一六頁。定價一百元。

華西齊魯金陵皆為教會私立大學，前者原在成都，後兩校戰時由濟南南京內遷，寄址華西，三校之研究所，原各有出版物。以研究範圍相近，故有此聯合出版之彙刊，年出一卷。此第一卷於三十年夏間編竣，以成都印刷設備未精，寄滬出版，次年印成，至三十五年夏始發布。戰時與戰後出版之艱難，於此可見一斑矣。

是卷載論文十篇，書評一篇。史岩「秦代鐘鏤金人之藝術學的攷察」，據考工記舊說及漢代之雕刻推測始皇二十六年鑄造鐘鏤金人之形制，並論其在藝術史上之價值。商承祚「栴柱」一文，據四川樂山崖墓所發見之石刻與故書上所說之名物說明舊建築上之斗拱。孫次舟「嵩縣唐墓所出鐵翦銅尺及墓誌之考釋」，考近年嵩縣出土之唐貞元時洪州武寧縣令房從會墓誌及翦尺兩物。房氏為唐代名

族，從會為瑄之從子，宰相世系表失載其名，此誌可補史之闕遺。鐵翦形制與今殊，孫君以為是古代刀錢所演變。銅尺據孫君考為唐小尺，當時實用之物而非文房用品。孫君文中並論唐尺種類及用途。劉銘恕「契丹民族喪葬制度之變遷及其特點」，述契丹固有之喪葬制與其漢化之情形，早期有露葬火葬，後期除此兩種外，更有埋葬與防腐葬云。劉國鈞「建安時代之政治思想」，述當時功利主義之興起與曹操、仲長統、劉廙、荀悅、徐幹諸人之思想。顧頡剛「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列論古籍所記上古神話人物如人皇、伏羲、黃帝、禹等與四川之關係，多係後人附益，可信成分甚少；真正史實，止有蠶叢等為蜀王，巴與楚嘗相交通而已。韓儒林「讀蒙古世系譜」，取現有之各種有關蒙古世系之史料，作一比較。張蓉初「新元史氏族表蒙古部族分類質疑」，論柯書錯誤之由。Martin R. Norins: *Some Western Materials on the Parthian Rebellion of 1856-1873*，述英法人記載清咸同間雲南回變之資料。聞有「論漢藏語族中 *h* *v* 之演化」，就藏、羌、麼些、保僳等西南邊族語舉例說明此項發音之演變現象。呂叔湘「A Re-

view of E. D. Edwards: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ang Period」，評此書之舛誤。

是刊卷末附有本卷各文之英文節要，以便外國讀者。（愚）

中國學術（季刊）創刊號

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編印，三十五年八月出版，一一〇頁，重慶三聯分店總經售，定價一千二百元。

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最近成立之文化團體，其旨趣見於中國學術季刊創刊號所載該會成立宣言。是刊創刊號發表各文，大都為人文科學論文。主要論文有：郭沫若之「戰時中國歷史研究」，原為郭君在蘇聯之演講稿，文雄節譯。郭君此文討論近年來國內人士對古代社會史之見解，於呂振羽「中國歷史簡編」及翦伯贊「中國史綱」兩書，備致推許。杜守素之「評馮友蘭的新形上學」，對馮氏著作五種（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抨擊甚力，謂其崇尚玄虛，足以阻礙科學發展，標榜道統，亦復違背民主精神。蘇聯費德林之「屈原的生平及其創作之研究」（張鐵弦譯），文為費氏專著之第二章後半及第三章全章。第四章駁廖平胡適兩氏屈原無其人之假定，並論史記列傳之可靠性。第三章論屈原在歷史上之地位。翦伯贊之「論陳涉吳廣的起義」，謂陳吳起義為中國

史上之一件農民革命，其發生並非偶然，其失敗由於革命政權之變質。楊榮國「致宋室於傾覆者王安石新法乎？」一文歸咎靖康之禍於司馬光之罷毀新政，楊君論調大致沿襲陳汝錡王夫之諸氏之史評。羅根澤之「朱熹對於文學的批評」，述晦菴於文，倡文道統一說，謂明理之詩文只是說出，不是做出；說出之文只是實說，不須學習摹擬；做出之文則需學習摹擬，且須摹擬常格，排斥新格。晦菴又謂文有治世衰世亂世之別，詩亦有三變，上古至魏晉一等，晉宋至唐初一等，唐初至朱氏當時又為一等。蔡儀之「論藝術美」，探討藝術美與自然美社會美之區別，藝術美之特性；藝術美是創造的，故較為高級。論文之外，本期又有學術短評五則。梁希之「一個學術工作者的自白」，揭發國立大學教授戰時研究工作之內幕。吳晗之「論戰史的編纂」，提出編纂信實戰史之原則。（愚）

中國史學（第一期）

中國史學會編，三十五年五月重慶中華書局出版，一加一六四頁，定價一千二百元。

是刊為中國史學會會刊，不定期，撰稿人暫限於該會會員。本期載論文十二篇。

重要論文計有：朱希祖遺著「臣瓚姓氏考」——漢書臣瓚集解

，不書姓氏，梁劉孝標謂瓊姓于，陳姚察謂姓傅，魏鄺道元謂姓薛，迄無定說。近世沈家本主姓傅說，孟森主姓薛說。朱氏此文駁斥諸說，考定瓊姓裴氏，字國寶，河東聞喜人，仕晉，為中書郎，死楊駿之亂。時人以八裴比八王，瓊比王敦。瓊太康中嘗為秘書郎，佐荀勗校上穆天子傳。其撰漢書集解，事不見晉書本傳，殆楊駿以逆誅，瓊娶於楊氏，有附逆之嫌，史官不樂為之表彰歟？

吳其昌遺著「王會篇國名補疏」(中篇)——吳氏應用甲骨文及近世中外學者研究結果；為逸周書王會國名補疏，以補晉孔晁，宋王應麟，清王念孫，朱右曾、何秋濤諸氏之未備。此文上篇已刊清華學報三十週年紀念集下冊。吳氏於氏羌、及蜀人，皆據卜辭考其淵源，兼及蜀人融合之迹。

劉節「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此文撮舉詩經中詩句及名詞三十餘事，分別辨釋。辨召南騶虞為左傳之騶虞，既為射手，亦為虞人。鄘風蝓蝓，為東方氏族圖騰。大雅公劉「其軍三單」，可能為單氏三族。召旻「我居閩卒荒」之閩卒，為贅卒。大明「續女維莘」之莘，為古之舜姓。小雅斯干「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之「好」，為子姓之東方人，「猶」為狄族，巧言「秩秩大猶」，亦古猶族。大雅丞民「民之秉彝」之彝，為古代之旗物，亦即圖騰之物。商頌玄鳥，為殷人以鳥為圖騰。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之革，為族

名，即貉。劉君所辨，大都有關古代宗族及地理。

方豪「唐代景教考略」——此文首述現存之唐代景教史料，僅石刻、寫經、壁畫、及漢文典籍中之記載，以明研究此題之取材。次述景教之傳布，教會之組織，教理與譯經事業，教儀與教規。末述景教與政治及其它宗教之關係以及景教之遭禁。景教教士所至，與其國家當局發生密切關係，又喜結交名流。景教與其它宗教，亦融洽無間，如景教士會助譯釋典，景教譯經中更具有極類佛家意味之名詞。至其與摩尼教、祆教，據合稱「三夷寺」一事觀之，關係更可見矣。

此外有黎東方「金文月相新考」，陶元珍「吳越之兵器與民風」，顧頡剛「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史事之比較」，蔣天樞「魏志陳思王傳校記」，翟宗沛「徐幹研究」，傅振倫「隋代一大史學家——王劭」，藍文徵「中日戰史之遺珠——女真征倭史實」，及程憬「明清之際的新思潮」諸文。(意)

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一、二號)

中法漢學研究所編輯，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五年十月北平
該所出版，每期約二四〇頁，定價不詳。

中法漢學研究所為中法兩國人士合組之學術團體，所址設北平

民三十三年出有刊物「漢學」第一輯。此該所圖書館館刊，年出一冊，創刊於民三十四年四月。內容暫分專著、館藏善本題記、圖書介紹、雜誌論文提要、出版消息、及館訊六類。（第二號增書評一類。）專著以研討中國目錄、版本、校勘、考訂之學為主，圖書介紹及論文提要則限於有關中國學術者。

兩期專著，較重要者，第一號有景培元「說郭版本考」，第二號有傅惜華「子弟書總目」兩文。

景文臚列說郭各本，計有上海涵芬樓印明鈔本，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藏明宛委山堂刊本，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明宛委山堂刊本，清訂補重印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考訂各本之原委，作一比較，假定京都藏本為陶奭重校之一六六卷足本，編定於明萬曆中葉，而授梓於萬曆末。中法研究所藏本或係天啓大火後就倖存之版片加以改訂所印成。清順治間李際期就原版片刪汰補苴，重定為一六六卷，為通行本。康熙乾三朝，一再刪削，原來面目愈逝。四庫據通行本正續集分別著錄存目云。

傳目著錄近二百年來北平俗文學「子弟書」約五百種。子弟書者，北平民間歌曲，創始清乾隆間。所述故事，多本於明清兩代之通俗小說及元明以來雜劇傳奇，復有描畫舊京社會風土人情之作，為研究小說戲曲史與民俗史之可貴資料。惟子弟書作者，雖泰半文

士，而名氏多不傳。子弟書鈔本較多，刻本較少。民國以來，漸成絕響。收藏是項書冊者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北平圖書館為較豐，私家收藏者則當推此目編者傅君。傅君此目就書名筆畫簡繁為之序列，各書錄其撰人之有無可考，各書回數，當時售價，以及收藏或著錄之家。

書評一類，第二號載有楊莖「評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初稿」。是書為時人李玄伯所著，民三十年上海孔德研究所出版。李君用十九世紀末法國古史學家古朗士之史學方法，探討吾國古代社會，自謂發見中國古代有祀火之制，為初稿中最精要之點。楊君評文於李書所用方法、術語、及研究結論，皆有所建議，亦有推崇處。

兩期載有趙燕聲君所撰「館藏本題記」。各四五篇。此外各期有圖書介紹四五十篇，介紹近數年國內出版新書，其中勝利前淪陷區內所出版者占多數。雜誌論文題要，第一號收刊物十種，文字近五百篇；第二號收刊物十八種，文字四百篇有奇。出版消息，第一號刊有二十則。以上各欄所述，及所收刊物，十九為淪陷時期北平、南京、上海三地之出版物，瑕瑜互見，亦時有佳篇云。（意）

浙江省通志館館刊

浙江省通志館編。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創刊號出版。訂購

處浙江雲和大坪浙江省通志館。定價每期三百元。

浙江於明代即有通志之纂，清雍正時，曾爲續修，民國初年，又謀重修，而中途停頓，未觀厥成，識者憾焉。三十一年，浙省當局，有感於已往文獻之湮沒不彰，爰有史料徵集委員會之設置，時值抗戰方酣，國無寧日，故史料之蒐集，未稱豐富，迨寇亂平蕩之明年，國府還復舊都，江南穩定，又復從事整理，兩年以來，規模已具，遂有館刊之發行。其要旨：一曰採訪之甄錄，二曰幽潛之闡發，三曰掌故之整理，四曰文化之宣揚，五曰學術之紹述，六曰風雅之揚榷，七曰遺文之蒐集，八曰新舊之溝通。其內容，一論著，刊登有關浙江文獻之闡述考證，或評判之撰作，二叢載，選錄採輯之重要志料，三序記，刊登時賢有關浙江書籍之序跋或題識，四遺著，刊登未見流傳而與浙江文獻有重要關係之先哲舊稿，五藝苑，選錄古今有關浙江文獻之詩詞篇什。該刊現已出至一卷二期，其一卷一期要目有余紹宋「略評舊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見」，洪煥椿「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述略」，「浙江歷代名賢年譜綜錄」，宋慈抱「義烏朱一新傳」，「嘉興沈會植傳」等篇，其二卷二期要目，有錢南揚「浙江劇曲考」，「鎮海姚梅伯著述考」，俞寬澄「德清戴望傳」，宋慈抱、孫寶圭「李慈銘傳」等篇。而李慈銘傳，備載蒞客著述，然檢越縵堂日記補，蒞客自咸豐五年九月十五日以後，至咸

豐六年元旦以前，以落第抑鬱，未記日記，日常見聞，入窮愁錄中，以代日記，據此，蒞客所著，尙有窮愁錄一種。又據日記補書眉批「此首已選入松下集」，「此首已改換數語入松下集」者凡數見，然則蒞客所著，又有松下集一種，又查日記中蒞客嘗以江南歷代所出宰輔爲限，著有歷代宰輔錄，此亦未見，姑志之以待多士之考。又近人張江裁清代燕都梨園史料，輯越縵堂日記中有關梨園故事，及詩詞，別出爲縵越堂菊話一種，此又蒞客著作之當辨者。（石）

歷史與考古

瀋陽博物館編印。三十五年十月第一號出版。訂購處、瀋陽、瀋陽博物館。每冊定價國幣三千五百元。

輓近治史之士，競言蒐集史料，考證史料，蓋史料不豐，則無以成史，史料不正確，則無以爲信史，孔子好古敏求，因魯史以成春秋，猶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司馬遷一代良史，其撰史記，亦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多聞好學，言蒐集之勤，闕疑深思，言考證之密，且居今日以言昨日之事，即不得謂之爲今，何況亘古以來，多歷年所，一言歷史，即與考古有關，該刊之命名，由是故也。本期重要論文：（一）金毓黻著「湯著季漢書解題」，陳承祚以蜀漢遺臣，哀魏吳之不能自保，轉徙入洛，稱臣於晉，晉承魏統，所撰

三國志，以魏爲正統，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者，故蕭常郝經謝陸陶章湯伐湯之書，皆一反陳壽之舊，而尊蜀漢爲正統，然正閏之爭，本不足深辯，溫公通鑑，持論最公，惟湯氏之書，最爲後出，特詳於表志，不特可補陳志之缺，且較蕭郝諸家爲精，顧無日本流傳，殊爲藝林憾事，惟冀好古之士，刊而佈焉。(二)裴文中撰「中國之彩陶文化」，就中國黃河流域，邊區流域所發見之彩陶，考訂其年代，論述其與中國文化之關係。(三)閻文儒撰「安西榆林窟調查報告」，榆林窟有洞若干，據閻君調查報告，自六朝晚期以來，代有開鑿，而以宋爲最多，洞中大抵皆佛家塑像及畫像，像有純爲印度式者，爲研究佛教藝術之重要材料。(石)

圖書展望(季刊)復刊第一期

浙江省立圖書館編印。三十五年十月該館出版。三四頁。定價六百元。

圖書展望創刊於二十四年十月，旨在提供有關圖書之知識，以便讀者選擇參考。內容大抵分爲五項：(一)新書提要，(二)參考資料或目錄，(三)讀書問題討論，(四)國內外學者介紹及時事分析，(五)館藏新書書目。抗戰軍興，是刊停頓。戰後浙館復員回杭，恢復出版。此期有學術雜文兩篇，時代知識一篇，各科學三篇，參考資料一篇，新書介紹一篇，新書提要十二則，新書簡目一篇，文化通訊三十一則。各篇中以許振東之「續編浙江問題圖書擬目」最有參考價值。文化通訊各則雖屬簡短，亦費搜羅之勤也。(愚)

學術消息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出版工作近訊

中山文化教育館爲國內唯一研究及發揚黨義之學術機關，抗戰期間，自京遷設重慶北碚，多年來雖在經費極端艱窘下，各部門工作仍照常進行。抗戰勝利後，中央政府所屬各機關大都復員就緒，而該館原在京中山門外所建房舍爲敵軍所燬，新定滬上館址（戰前德國小學校址）刻猶爲美軍借駐，復員尙有待。惟研究部各組會主管人員大都來京，並假立法院秘書長室辦公，俾便向京滬書店接洽印刷事宜。該館研究部分設民族、民權、民生三組，並附設叢書季刊二委員會，茲將民族組最近研究出版工作略誌如下：

（一）黃文山担任之「文化學體系」。黃氏爲該組組長，此稿爲黃氏十數年來精心之作，取材廣博，立論謹嚴，中間復經多次增訂補充，允稱社會科學上一部鉅構。全稿約五六十萬言，擬分上下二冊出版，原稿刻尙在粵修訂中。

（二）戴裔煊「民族學史」。本書所根據資料大多係三十年間黃文山氏在美考察竣事攜返國內者，內容極爲充實，聞關於國外部

份已全部完成，共約三十餘萬字，近已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刊印，至本國部份亦大體完稿，刻正攜粵修訂中，不久亦可付印。

（三）戴裔煊著「僚族研究」。本文以民族學觀點，對史乘所載之僚族源流宗支，探究甚詳，取材豐富，尤多新義，全稿共七萬餘字，擬先在該館民族學研究集刊六期發表，再印單行本云。

（四）古道濟編「近代中國民族學選目」。本書目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戰前部份，於民族學研究集刊二期發表後，曾出單行本行世；中編自抗戰開始至三十年杪太平洋戰事發生時止，列入民族學研究集刊四期；下編自三十一年初至抗戰勝利時止，亦已列上刊六期（正在洽印中）。近聞古君復將上中下三編重加增補（其中抗戰前部份增訂尤多）及編排，於近期內趕抄數份，分請國內民族學家訂正後，即行付印，以應各方需要。

（五）潘光旦著「明清兩代嘉興旺族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人物鼎盛。作者用優生學眼光，搜求史籍中關於該地望族之記載，求爲古語所稱「將門有種」下一確證，按優生學理論，當代民族學者多表懷疑，本書論斷或亦多可議之處。惟作者在書中所表現之

好學深思精神，則良足稱道。此稿雖成於戰前，但因戰時後方印刷困難，延至最近始交商務印行。

(六) 馬長壽擔任「中國民族思想史」，衛惠林擔任「中國社會史」及徐益棠擔任「中國民族史」三書，前二書已完成大半，後二者方在搜集資料及擬訂綱目中。

(七) 該組主編之民族學研究集刊，自上年抗戰勝利黃組長赴粵後，業由中央大學教授衛惠林先生接辦。現第五期業已在渝出版，京滬一帶流傳不廣，訪求不易，正洽請中華書局在滬再版，主要篇目有：

芮逸夫 再論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佈

凌純聲 苗族的地理分佈

馬長壽 康藏民族之分類體質種屬及其社會組織

丁 驥 新疆住民與維吾爾人

馬松齡 涼山羅夷的族譜

岑仲勉 隋書之吐蕃(附國)

梁劍鞘 中國古代巫師的種類

何聯奎 蔡子民先生對於民族學之貢獻(中)

徐益棠 中國民族學之發展

又第六期亦經齊稿，即可付印，重要論文如下：

芮逸夫 中國親屬稱謂制的演變及其與家庭組織的相關性

李式金 拉卜楞之民風

岑家梧 水書與水家文化

岑家梧 四川蠻洞發掘記

戴裔煊 僚族研究

岑仲勉 闡揚突厥族的上古文化

岑仲勉 夏時與狄族

古道濟 戰時中國民族學選目(續篇)

此外該館季刊委員會主編中山文化季刊二卷二期亦於上年杪在

渝出版，要目如下：

杜守素 墨家認識論的研究

紀玄冰 平面邏輯的發展觀

吳 澤 殷墟青銅器研究

尙健菴 釋宙

翁達藻 中國上古的鬼神觀念

浙江省通志館概況

浙江通志創修於明嘉靖四十年，再修於清康熙二十二年，三修於雍正末年。迄同治間，浙江官書局總辦瑞安孫琴西先生衣言營建

議巡撫馬新貽謀續修之而未果。直至民國初年，始有設官纂修之舉，但未幾因故中輟，僅輯志料若干冊，尙有待於整理。故自乾隆元年以來，二百餘年之地方文獻，仍湮沒而未彰。浙省當局有鑒及此，先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籌設浙江省史料徵集委員會，聘余紹宋爲主任委員，褚輔成等爲委員，共同從事兩浙文獻之搜集與整理。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史料會辦理結束，通志館乃告成立，仍聘余氏主其事，接收史料會資料，着手新志之編纂。三十四年秋，勝利復員，該館乃隨省府自雲和遷至杭州，一面充實設備，一面延攬人才，擬訂今年工作計劃，積極進行。茲就該館設立以來，館務推進概況，約略記述於下，以告海內人士之關心浙江文獻者。

該館組織，館長以次，設副館長及總纂各一人，編纂分纂各若干人。編纂部份之外，設有采輯課及總務課，采輯課負責志料之采訪，保管及整理。至於館外協働工作者，有特聘編纂及特聘采訪，擔任特種編纂及采訪事務。又於全省各縣市普遍設采訪員，分任各縣採訪工作。

民國三十三年間，浙江深受戰事影響，各地交通阻梗，訪求志料，困難殊多，爰於是年七月間設浙東辦事處於臨海，專負寧紹台三舊府屬志料之采輯與整理工作。復於昌化設浙西辦事處，專事杭嘉湖三舊府屬志料之徵集與整理。至於金衢嚴溫處五舊府屬志料，

仍由雲和總館逕向各縣採訪。是時浙江省立圖書館大部分有關修志之參攷用書，皆移藏於青田之南田山中，該館爲各編纂人員利用圖書方便計，又設南田山臨時辦事處，所有編分纂多由雲和移駐該處，俾安工作。至三十四年秋，三辦事處乃同時歸併於總館。

該館現有圖書室與資料室各一，采輯課逐日收到之圖書與資料，經登記送閱後，分送圖書室資料室整理保存，關於圖書之徵集，會訂有詳細辦法，凡有關於浙江文獻之圖書文物，均在徵集之列，徵集項目分捐贈、寄存、錄副、訂購四種，現有藏書約在萬冊左右，惟尙感不敷應用，隨時就所需要，向省內各大圖書館及藏書家徵借。關於資料室所藏之資料，係依該館所訂之編纂大綱分類，除各縣采訪員陸續寄到之采訪稿外，並着重於剪報工作及繪製統計圖表等，並按月由主管人員編印圖書及資料目錄各一種，分送各編纂人員，以助檢索之用。

該館每年度舉行館務會議一次，檢討一年內館務進行之得失，並決定下年度應有之計劃等。第一二兩次館務會均在雲和舉行，第三次於今春二月間在杭州召開。又自本年度起，每月召集編纂會議一次，審訂已成各稿之內容，商討編纂實施之程序，擬訂各門體例及綱目諸事宜。

該館對於編纂工作，預定以三年爲全部完成之期，現在各編分

纂，依照新訂重修浙江通志編纂大綱中所有之門類，酌分爲五組從事編輯，每組推定編纂一人爲主任，以分纂一人或若干人協助之，各組之名稱及任務如下：

(一) 地理組——負責地理、疆域、田地、建置、古蹟、物產各門之撰述。

(二) 政治組——負責黨務、議會、一般行政、財政、糧政、司法、軍事各門之撰述。

(三) 社會組——負責民族、社會、教育、宗教、實業、交通各門之撰述。

(四) 人物組——負責人物、選舉、職官各門之撰述。

(五) 藝文組——負責經籍與浙江文徵之編撰。

該館爲報導並闡揚兩浙文獻，先於三十三年間在東南日報創編「文獻彙刊」，半月發行一期，深得社會人士愛護。三十四年起，擴大規模，單獨印行「浙江省通志館館刊」，年出四期，每期容納約二十萬字。本年度自第二卷開始，繼續編印，惟以公帑支絀，未能一一如期問世。

民國以來，各省之新修通志，僅見福建省經出版，而先後費時二十載，他若江西、湖北、四川、安徽等省，辦理皆已有年，而未聞成書刊行，可見修志事業，本自艱鉅。浙江此次開辦志館，時值

戰亂之後，人事物力，倍感困難；公私藏家，圖書殘闕，省縣各級機關檔案冊籍，大半散亡，在此情況之下，欲求文獻足徵，殊匪易易。矧此次意主重修，必須改訂義例，重新編纂，以期適應時代之需要，故其事之難，更倍於往昔。舉凡體裁之商榷，與夫資料之補充，想在事者，當能集思廣益，不厭求詳也。

中國工程師學會紀念刊出版簡訊

中國工程師學會爲國內工程學界所結合之研究團體，成立迄今，已滿三十年。該會爲留一永久紀念起見，編印「三十週年紀念刊」一種，就三十年來中國之工程事業，敘述檢討。內容有論文六十餘篇，區爲四編，執筆者數十人，均係國內工程學專家。第一編工程之部，有鐵路、公路、橋梁、建築、各都市市政、衛生、電機、機械、鐵路機械、造船、航空、測量、航空測量、化學、酸鹼化學、紡織、及礦冶等篇。第二編事業之部，有鐵路、公路、各流域水利、電力、電信、廣播、電機製造、機械、鐵路機務、造船、測量、測量儀器、化學、煉油、酒精、造紙、化粧品、紡織、地質、礦冶、鋼鐵、及煤礦等篇。第三編行政之部，有工程教育、工業行政、礦業、電信、鐵路、公路、水利、鐵路機務、及市政等篇。第四編技術之部，有材料試驗、商品檢驗、發明專利、技工訓練、及

工程師學會會史等篇。附錄中國工程學界先輩詹天佑、陳體誠兩氏傳記。文稿近已齊備，不久可出版問世云。

美國國務院捐款選譯美國文學名著簡訊

美國國務院爲促進中美文化關係及相互瞭解起見，近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北平兩分會提議，擬捐贈美金一萬元，作爲翻譯美國文學名著之用，由兩分會選譯。經兩分會理事會決議接受，提出擬譯書單。旋經美大使館同意，翻譯工作，已在兩分會指導下進行。

• 選譯之書有：

Eugene O'Neill: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Upton Sinclair: *A World to Win*

Jack London: *Sea Wolf*

Mark Twain: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以上五種北平分會選譯)

Anthology on American Poetry

Anthology o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

Thoreau: *Walden*

Anthology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lays

Whitman: *Leaves of Grass*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以上七種上海分會選譯)

附錄

艾田

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

金尼閣 (Frigault) 在一六一五年刊行的拉丁文本利瑪竇 (Matteo Ricci) 記事，早已說到耶穌會士定居北京數年以後，有一個開封府的猶太人，將利瑪竇認爲同教人，特往訪晤，由是西方知道古來有猶太移民移殖到遠東。

數年前 Tacchi-Venturi 神甫的刊本，將利瑪竇記事的原意大利文本刊布，(註一)在此書四六八至四七一頁，經 Tacchi-Venturi 神甫定爲一六〇五年下，重見金尼閣譯的那段記事。中間說到一部中國人的撰述，提到傳教的那些神甫，利瑪竇接述云：

註一 書題利瑪竇神甫史編，第一冊中國記事，Macerata 一九一一年刊本，首六八頁，本文六五〇頁，末一頁；第二冊中國信札，出版地同，一九一三年刊本，首六七頁，本文五七〇頁，末一頁，附圖。版本甚佳，而註解使我們能够利用耶穌會寶貴的檔卷。有些漢字不全。索引很不完備，並且錯誤甚多。

「此書到了河南省會一個猶太籍奉猶太教的一個猶太人手中，此人姓艾，在中國已考中了舉人，本年來到北京會試……瑪竇神甫導之至禮拜堂，時當聖若望 (Saint Jean Baptiste) 的瞻禮節，新在壇上懸掛一尊美麗聖母像，一邊是聖子耶穌，一邊是跪拜的聖若望……將 Platin 出版的猶太文聖經給他看……他告訴諸神甫說，開封知道猶太文的不少，他有一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在幼時即研究中國文字，所以未習猶太文。他意中表示，因他遵守中國文人的風習，被長老將他逐出教會以外，如果他能考中進士，就不難拋棄本教教法，像回教的人成進士後，便不怕他們的滿刺 (Mollah) 並且可以背教了。(註二)

註二 艾氏所言猶太教師反對本教人習中國文字，未免言過其實。Tobar 神甫譯的開封府一賜樂業教那些碑文，可以知道得過功名的人與本教尚保存密切的關係，碑上著錄的有幾個生員，兩個進士，一名高選(未詳合科，鈞案高選是貢士非進士)，一名趙映乘，是一六四六年進士。如此看來，這個姓艾的舉人在聖若望瞻禮日，質言之，在一六

○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因會試到北京得見利瑪竇。世人知道這些三年一舉行的會試，至少說一六〇七年同一六一〇年的會試，會使利瑪竇接待過不少來賓。

可是這部記事本有一件很大的難題。會試的年限很易調察。自從明朝初年以來，每次及第的姓名皆勒於北京國子監碑上，諸碑現尙存，並有輯諸碑題名爲一書，題曰題名碑錄的，容易參考。不過是在一六〇一、一六〇四、一六〇七等年有會試，一六〇五年無會試。

惟是世人可以說記事此卷中未有確定的年代，可將艾姓猶太人過訪的時期移在一六〇四年六月。不過是會試在春天，明史照例在每次會試那年的陰曆三月，記載賜及第的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一六〇四年賜及第事在陽曆四月十三日。（註三）那些落第舉子報罷之後，不久皆回本省。則艾舉人若是來京會試，好像在六月二十四日應該回籍了。記事說艾舉人過訪的那一天，曾將 *Plantin* 版猶太文聖經給他看。這部聖經就是所謂王家聖經的四種語言聖經，乃是在 *Plantin* 書店出版的，共八冊，邇來時在通州附近白河中先沉於水而後救出，水災發生時最早應在一六〇四年七月下旬：（註四）縱在此時，聖若望瞻禮節已經過去一個月了。最後有一確定理由，可以說艾某過訪必在一六〇五年；因爲利瑪竇神甫在一六〇五年七月

二十六日有一封致耶穌會會長 *Aquaviva* 神甫手書，說到艾某過訪在「過去幾天」。

註三 明史卷二一：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乙丑，賜楊守勤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註四 關於這部聖經之運來，可參看 *Teochi Venturi* 書第一冊四五三頁；第二冊二六〇頁，二八二至二八三頁。編者（一冊四五三頁）以爲覆舟事（二冊二六六頁亦載之）在一六〇四年秋天或冬天。冬天白河結冰，河水不能氾濫，當然不成問題。此外利瑪竇神甫（同書第一冊四五二頁）說此覆舟及白河水災事，與北京大雨繼以水災事同時發生，（關於大雨事，參看同書一冊四五二頁；二冊二七一頁，二八八頁）。考明史卷二一，是年「秋七月庚戌（七月二十七日）京師大雨，壞城垣」，可以互證。

我們就取這封一六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信札來解決這件難題。利瑪竇神甫說「前不幾天」聽說開封府有一個舊基督教團體之存在，接述云（同書第二冊二九〇頁以後）：

「過去幾天，我們因一個猶太籍其猶太體格而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之過訪，得知此事……此人姓艾，河南省人，居省會；其父有三子；他肆習中國文字，得到舉人的功名；他已經有六十歲了；他

本年來京求官，得授揚州一個學職。他兩個兄弟則從事於猶太文之研究。好像是已經成爲教師了，（註五）——他在聖若望瞻禮節八日內來訪……」。

註五 兩三年後這兩個教師的一個兒子，當然也姓艾，也來訪晤北京的耶穌會士。

此札作於艾某過訪以後，應該可以信任。有此證據，一切難題皆解決了。艾某一六〇五年到北京，是來求官的，不是來應本年不舉行的會試的。可是過幾年後，利瑪竇撰記事時，將每屆會試過訪的不少舉子同這個舉子混爲一事了。艾某對諸神甫說，如成進士，捨離其同教人更爲自由，此語容或有之；可是到了六十年紀，落第應有多次，在一六〇五年入京者，不是求名，乃是爲謀糊口而來。復次過訪的日期不是六月二十四日，而是一六〇五年六月二十五至三十一日，那一星期中之一天。

此文姓猶太人，不難考訂爲何人。姓艾的不多，使人當時想起的，就是其後不久艾儒略（Aleni）神甫所冠的姓。艾儒略神甫撰的漢文利瑪竇傳，（註六）說到一六〇五年的訪晤事，確言其人姓艾，而開封府那些猶太教碑文，證明艾姓是河南猶太人七姓之一。（註七）可是姓艾的並不多。諸方志對於本府或本縣的舉人常有著錄。檢開封府志，附郭兩縣只有一個姓艾的舉人，他名艾田，祥符縣

人，萬曆癸酉（一五七三）中式，官至知縣。（註八）造訪利瑪竇的定是此人，既在一五七三年中舉，到了一六〇五年，應該有六十歲了。此外根據利瑪竇信札，知道艾田得到揚州的一個學職。所謂揚州，必定指的是江蘇揚州府城，可是艾田一個小教官，揚州府志當然無著錄。

註六 據我所知，（除明史卷三二六中一段外）只有一部漢文利瑪竇神甫傳，就是艾儒略神甫的撰本。傳首有利瑪竇神甫肖像，曾經 Tacchi-Venturi 神甫（第二冊一七二頁對面）根據羅馬國民圖書館所藏此傳一部刻本（二十葉，又書面一葉）轉載於其書中。Vacca 君（同書第二冊五四八頁）說此本刻於羅馬（列其書目二十一號），然未著錄撰印年代；可又說羅馬國民圖書館藏有兩種別的傳記印本（列其書目二二同二三號），一傳十葉，別一傳二葉。他對此兩別傳未著撰人，亦未著撰年或刊年。可是 Vacca 君說他的第二十一號本，同高節（H. Cordier）中西印刷之在中國的第二十八號本相對，他的第二十二同第二十三號本，與高節君同書的第二十九號本相對。顧高節君對於第二十八號本著錄有一篇書後，而認其題年爲一六三六，我想 Tacchi-Venturi 神甫對於利瑪竇的肖像亦題此年者，或本

於此，其實諸家皆有誤解。應該將 Vacca 君的比對倒換；他的第二十一號本，應是高節君的第二十九號本，他的第二十二同第二十三號本，實是高節君的第二十八號本。可是高節君轉錄的提要，乃因襲 Courant 君漢文書籍目錄之誤。利瑪竇神甫的漢文傳記，皆屬寫本，在此目錄中編一〇一四、一〇一五、一〇一六、同九九六號。前三號包含有艾儒略所撰的利瑪竇傳。第一〇一四號本，就是福州景教堂原印本的覆印本：上題陽瑪諾 (Emmanuel Diaz Junior) 費奇規 (Ferreira) 曾德昭 (Semedo) 三神甫看詳，陽瑪諾神甫准予印行字樣。雖然在十七世紀時北京傳教會有一刻本(據 Courant 書目第七〇四六號本可以知之)，好像羅馬國民圖書館收藏的就是此福州本。關於北京的刊本，我以為不應採取 Sommervogel 神甫著錄的一六二〇年代，因為陽瑪諾費奇規曾德昭三神甫看詳，陽瑪諾神甫核准等字樣，似應適用於初印本；顧陽瑪諾神甫僅在一六二三年頃任副區長；又一方面看詳應在曾德昭神甫離華之一六三七年前。假定福州本不是最初印本，其本應在福州天主堂廢止景教堂名稱之一六四五年以前。雖然毫無反對一六三六年刊行的根據；可具迄於新的發現，這個年

代也是毫無根據的。第一〇一五號本是艾儒略之利瑪竇傳，後附吳道南諱賜利瑪竇葬地疏(道南一五八九年榜眼)。此疏原載絕微同文紀十葉至十三葉，此是抄出別行。絕微同文紀似已佚而不傳，觀其標題，涉及遠國，實言之，涉及傳教師之文必多。我在聖彼得堡公共圖書館藏天學集解(凡九卷，Dorn 書目編八二九號)卷首得見信教官吏楊廷筠在一六一五年撰的序。第九九六號本似為一六三六年的年代所自出；然此本未見著錄。Courant 君未細檢此本，所以記錄有誤。此九九六號本首有利瑪竇肖像，蓋從艾儒略之利瑪竇傳刊本摹繪者。繼為大西利西泰子傳(顯與 Vacca 君之第二十二號本相合)，後題「濟齋居士張維樞子環拜撰。」維樞(泉州人)一六二六年任陝西巡撫(一七三五年本陝西通志二二卷二三葉)；龔式相文集所錄一六二八年詔書中有其名；維樞在一六四一年前詠有稱頌傳教師的詩，見 Courant 君目錄第七〇六六號本中。聖彼德堡藏天學集解載有維樞論及艾儒略萬物真原西學凡二編之文。現在手邊若有泉州府志，或者可以考訂其人之仕履。總而言之，他所撰的利瑪竇傳，應脫稿於一六五〇年前，乃剽竊艾儒略之文；就是本人亦未諱言。此九九六號

寫本後繼以艾儒略撰利瑪竇傳凡二十葉。其後則爲「讀利先生傳後」(這就是Vaccas君第二十三號本)，尾題「福唐後學李九標薰沐百拜書。」九標與其弟九功皆奉教的名人；九功在一六二八年奉教(其撰序見Courant書目第六八七六號本)，歿於一六八一年；關於九標者，可參看Courant書目第六八八四同第七一一四號本，與夏鳴雷(Havret)西安景教碑第二冊九五頁。兄弟二人撰文時期似在十七世紀中葉三十年間。九功有子名奕芬，Courant書目第七二二七號本由其刊行。其人應與嚴當(Maitrot)主教之漢文老師Leonce同爲一人。此九九六號本末一行題「丙子冬月錄三十三葉」。Courant君一六三六年的年代，蓋從此「丙子」二字而來，由是高節中西印刷之在中國一書因襲其誤，或者又從高節君此書轉錄入Facchi-Venturi神甫書中。要知丙子不是九九六號本任何部份的撰年，乃是抄寫之年。而且還不能作考訂年代的終點，因爲也可以此說丙子是一六九六年。卷首蓋的思默二字圖章，並且不反對後一年代；蓋此圖章證明此寫本業已屬中國耶穌會士陸希言所有。希言字思默，一六三〇至一七〇四年間人。至若Courant書目(第一三二二)號著錄所謂

龐迪我(Pantoja)熊三拔(de Ursis)二神甫之「利瑪竇神甫行狀」，所注之一五八六年，應改作一六一六年，(高節中西印刷之在中國第二四四號本沿其誤)，蓋原鈔本實作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此本並非利瑪竇神甫行狀，實是聲辯沈澀誣枉之辨揭，(參看高節中西印刷第一八四號本；夏鳴雷景教碑二冊十六至十七頁。)由這個例子，我僅欲說明十七世紀基督教漢文撰述的詳細書錄尚須編纂，參考的資料並不缺乏，可是哀輯討論，需要很多的工作，同長遠的時間。

註七 參看Foch開封猶太教碑四三頁，四六頁，八三至八七頁。一七六三年碑列舉七姓，內有艾姓在一六五三年出資重建猶太教堂。一六〇五年艾田告訴利瑪竇說有「十家或十二家」之半數以上，(參看Facchi-Venturi第一冊四六九頁)。所謂家者，蓋指「族」或「姓」，各族或各姓的人並且很多。

註八 參看一七九五年開封府志二三卷四八頁。同一著錄或者並見祥符縣志，惟國民圖書館藏本殘缺，未能檢閱其文。我因爲兩個理由而作這條考證。其一在說明方法，使人得將利瑪竇記事或信札中所著錄的大多數人名如何在漢文材料中檢尋。

(註九) 其二我以為用一個實例來表示，雖然記事的文章可以校訂金尼閣的拉丁文本，不過此種記事皆在事後記錄，必須取當時的確證如信札者來檢對，方可不致於發生誤會云。

註九 Vacca 君 (Tacchi-Venturi 第二冊一四三至一四四頁)

考訂之人名有九，(教名納爵之麗汝變，就是麗太素；麗式相之伯父)；其實不難五倍其數。

近在瑞典發現之耶穌會士漢文舊刊物

伯希和撰
馮承鈞譯

近借 Arvid Hj. Uggla 君與 Palmgren 博士訪問 Uppsala 大學

圖書館，此館藏有漢文印刷品一束，引起我的注意，詢其來歷，館人僅知在某一時代由 Uppsala 之王立學會交來。

全束計有不同的撰作五種，版樣不同，每種僅有一版，質言之，用一版刻其全文，惟各種有十五分至二十分不等，承圖書館主任 Graze 君之好意，各贈一分，使我可能考證如下方：

(一) 天主聖教約言，下題耶穌會士蘇若望述，無刊刻年月處所；版寬六六公分，長二二公分半。蘇若望(註一)是 Joao Soerio 神甫，他的約言初次付印應在一六〇一年。嗣後重印多次，關於此點，可參考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傳二版五七頁，同古朗書目六八三

四至六八四四號(應將漢籍新藏編四九三二號中第七號本併入六八三九號)；然無一版樣與此相合。我擬擬此本是十七世紀中葉的杭州刻本。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傳以蘇若望神甫別撰有一漢文十誠；今觀此小型刊物後有十誠譯文，微加解說；則蘇若望是否撰有十誠專書，恐有問題。末行涉及天主實義等編；所指者當然是利瑪竇之天主實義；假如天主聖教約言原有此語，而其初刻時確在一六〇一年，此文頗有關係，蓋天主實義出版時，最早應在是年也。

註一 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傳第一版作蘇若漢，高爾節漢歐印刷四九頁從之；好像費賴之校對偶疏；因為一切來源皆作蘇若望，而入華耶穌會士傳第二版校訂人已自證明。

(二) 進呈書像，附題天主正道解略，下題耶穌會遠臣湯若望譯著；版寬四十公分，長二二公分；末題辛丑孟夏武林昭事堂刻。湯若望是 Adam Schall ；他進呈耶穌事蹟圖與諸王崇事天主蠟像於崇禎皇帝，事在一六四〇年。其像附有解略，此本僅有解略。關係像解均備之全本，可參看古朗書目六七五七號；我曾見一別本，現藏羅馬 Vittorio-Emanuele 圖書館，然無解略。今所見本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有一分(古朗書目七二七六號中第五號，惟二十二公分誤作二十一公分)，古朗君對於辛丑不敢斷為一六六一年，抑為一七二一年；觀其刻版與後一刻版之相類，似應視為一六六一年刻

本。武林是杭州之別名，昭事堂顯指杭州城內之一天主教堂。（註

11)

註二 昭事成語早見古籍，詩經有昭事上帝，書經有昭事厥辟

；此處昭事堂或者特指某教堂，然我不取此說，因為文儒

略 (Aleni) 利類思 (Buglio) 曾以昭事爲彌撒之對稱 (參

看高爾節漢歐印刷第七三號，所載書名誤事作祀)，而昭

事堂曾被用爲一切天主教堂之稱也 (參看費賴之入華耶穌

會士傳二版七七〇頁南懷仁主教傳書目)。

(三) 論釋氏之非；闕撰人名；寬六九公分，長二二公分七；

尾題辛丑仲夏武林景教堂刻。此文他處未見，亦未能考訂撰者爲何

人，疑爲一信奉天主教之華人。此小刊物刊刻較晚於前刊物一月，

亦刻於杭州。至若景教堂，不論其專爲某堂之特稱，抑爲一切教堂

之通稱，要可供給一種尙屬確實之年代，蓋景教之稱，採自西安景

教流行中國碑，曾在十七世紀中間五十年採用；則辛丑可以說確指

一六六一年，而非一七二一年，前一刊物刻年應同。此編之景教堂

與前編所題之昭事堂疑同爲一堂。

(四) 關輪迴非理之正；下題清源味德子撰；後題虎林景教堂

刊；版寬四八公分，長二二公分。此文別有一分現藏巴黎國民圖書

館 (古期書目七二七六號第四件，惟誤二二公分爲二一公分)。清

源是泉州之別稱；虎林即武林，亦杭州也；此景教堂應爲刊印前二
刊物之同一教堂。味德子爲別號，迄今尙未能考訂爲何人。

(五) 無標題，亦無刊刻年月處所，版寬二三公分六，長十六

公分。乃據基督教義言孝之文。應亦與前列諸刊物同在十七世紀中

葉刻於杭州。

右刊物五種，每種用一版雕刻，蓋爲臨時刊物，故前此臚列杭

州天主教正式刊物目錄中皆無箸錄，如古朗書目第七〇四六號或教

廷 Borgia 藏漢文四七三號皆未列舉有之；竟有兩種並見巴黎國民

圖書館收藏，可謂出人意外。甚願知悉此五種刊物如何能達瑞典，

蓋此種刻於十七世紀中葉之刊物，似無久經流行之理。可是未經發

現新的參考資料以前，恐終難索其解也。

馮承鈞翻譯著述目錄截至民國二十九年止

甲、翻譯長篇之部

史地叢考初續編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一、二、三、四、五、編

交廣印度兩道考 (伯希和)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費瑯)

- 蘇門答刺古國考(費瑯)
鄭和下西洋考(伯希和)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希勒格)
佛學研究
大孔雀經藥又名錄輿地考(烈維)
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誌勘校錄(烈維)
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烈維)
吐火羅語考(伯希和)
大莊嚴經論探源(烈維)
中國之旅行家(沙畹)
西突厥史料(沙畹)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伯希和、沙畹)
多桑蒙古史
馬可波羅行記(沙海昂)
蒙古史略(格魯賽)
蒙古與教廷(伯希和)
帖木兒帝國(布哇)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費賴之)
卜彌格傳(沙不烈)
- 占婆史(馬思伯樂)
中國西部考古記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秦代初平南越考(鄂廬梭)
乾隆西城武功圖考證(伯希和)
歷代名瓷圖譜真偽考(伯希和)
乙、翻譯短篇之部
蘇秦的小說(馬思伯樂 北平圖書館刊七卷六號)
戰國時田齊世系年代考(馬思伯樂 同八卷一號)
說郭考(伯希和 同六卷六號)
牟子考(伯希和 同六卷三號)
晚唐語錄中之白話(馬思伯樂)
紙未發明前之中國書(沙畹 圖書館學季刊五卷一號)
千字文考(伯希和 同六卷一號)
六朝與唐代的幾個藝術家(伯希和)
中亞史地譯叢(伯希和 輔仁學誌)
宋雲行紀箋註(沙畹 禹貢半月刊四卷一同六號)
原始中國語爲變化語說(高本漢 東方雜誌 二十六卷五號)
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國語考(烈維 女師大學術季刊)

宰利語字母之研究(同上)

丙、著述長篇之部

西域地名(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

景教碑考

元代白話碑

歷代求法翻經錄

成吉思汗傳

瀛涯勝覽校注

星槎勝覽校注

海錄注

西洋朝貢典錄校注(開明書局)

諸蕃志校注

中國南洋交通史

校明鈔本瀛涯勝覽

丁、著述短篇之部

大藏經錄存佚考(燕京學報第十期)

安南書錄(北平圖書館刊 六卷一號)

中國古代神話之研究(國聞週報六卷九至十四、十六、十七號)

王玄策事輯(清華學報二十一年十二月刊)

唐代華化蕃胡考(東方雜誌 十八年九月)

樓蘭鄯善問題(輔仁學誌)

遼金北邊部族考(輔仁學誌八卷一期)

元代的幾個南家台(輔仁學誌)

中國南洋之交通(東方雜誌 二十六年)

嘉慶丙寅上諭中之賀清泰(輔仁學誌八卷二期)

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二十五年西北文物展覽會特刊)

刊)

戊、哲學法學譯著

政治心理

意見及信仰

世界之紛亂

真理之生成(華通書店)

現代箴言(學衡)

法理學(法專講義)

比較憲法(中國大學講義)

行政法(法大同警高講義)

中國法制史(北大講義)

民法綱要(立法院特約翻譯)

凡未註明出版處所者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

顧子剛先生捐贈本館圖書目錄

顧子剛先生，近以個人存書之一部，爲國立北平圖書館尙未入藏者，捐贈於館中，用爲慶賀復員之紀念。計經部若干種，史部若干種，子部若干種，集部若干種，敵僞資料若干種，泰半爲海內孤本或流傳極罕之書。其中書籍，有爲先生以犧牲每日之牛奶粉所購得者（如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有爲以政府補助先生之醫藥費購得者（如華北日本軍部調查班殘檔），有爲以若干種書籍交換而得者（如大清律集解等）。其得之也，誠爲匪易，然先生不肯自行珍秘，而願公諸社會，以期廣爲流傳。先生於購得每書之後，均擬名撰題跋，以誌翰墨之緣。惟以爲病所阻，尙有未能寫就者，現僅能將簡目刊佈。又本期刊載有楊殿珣先生所撰國權跋文，及嘉定縣志二書，均係顧先生所捐贈者，讀者可參看也。 編者識

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 清于敏中撰寫 二冊一函（此書已由本館影印）有三十二年陳垣手跋

春秋存俟十二卷 明余光余颺同撰 明弘光元年文來閣刻本 六冊

一函

余光字希之，余颺字唐之，福建莆田縣人。光是諸生，颺是

崇禎十年進士，查光緒補印的乾隆莆田縣志卷二二，及小腆紀傳卷五七皆有余颺的傳，知道他會知宣城縣。弘光時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歸，杜門不出，這書是余颺在吏部時所刻，有弘光元年黃道周的序，弘光乙酉仲春門人陸世澍的跋，此外尙有乙酉春王二月錢謙益的序，似未收入他的集子。我在民國三十夏買此書時，幾乎完全是爲了這弘光的年份關係，按春秋存俟一書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皆著錄，題余颺撰，莆田縣志則說是余光撰，實則是兄弟同撰，余颺尙撰有蘆中全集，千頃堂書目不著卷數，縣志說共四十卷，本館藏有殘稿本二冊，無卷數，現行的康熙刻本則據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目錄是六卷。

清武英殿重刻二十一史 校對清樣本（缺漢書，三國志，晉書），存四二八冊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重刻正史時，尙是二十一史，明史，舊唐書，及舊五代史是後來陸續增加的。是書爲初刻校對用的樣本，尙無校證，書上有硃墨校字，並貼有改刻各字的小條，惜以前裝訂時書眉裁去不少，字候因之遺失了些，校字亦有被裁去的。新唐書卷十九，二十，二百十七至二百二十二，又宋史卷四十八至八十四，及四百六十六是鈔補的，遼史缺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國權 明談選撰 清鈔本 存六十八冊

這部國權是藍格鈔本，紙極舊，在現存的各鈔本中或許是最早的一部。有「竹素園丁」「樂亭史氏藏書」等印，是史夢蘭的舊藏。書內「胡虜」等字已挖去，後來用的是「金」「金師」等字，有一處鈔手竟誤寫為「京師」。書中有幾冊鈔得似很倉促，不敷頁換一寫手，甚至上下半頁有為二人鈔的，不知何以如此急忙。國權一著四部叢刊四編預定印出，底本是嘉業堂藏的鈔本，據說內容與本館藏的潛采堂鈔本（殘存五冊）不盡相同，與這本比起來不知如何？

按此書是我於民國二十八年買來要送圖書館的，我自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至二十八年六月的薪水原請司徒雷登先生代為保管，用來買書送給圖書館，一共買了不到十種書，國權是其中之一，此外幾種，因戰爭的關係，司徒先生與我自己的記錄都沒有了，書名開不出來，祇記得尚有明刻本飛鴻亭集，四庫底本土司底簿等，皆存在上海本館辦事處。圖書季刊新一卷三號第三五八面有本館購書的記載，內有國權等，其時因種種關係，不說是我捐贈等，現為免去誤會起見，特別說明一下。

復辟文電 剪貼本二冊 附復辟真相始末記 石印一冊合一函
金陵陳氏譜略四卷附言一卷藝文略存一卷先譽集四卷藝文補遺四卷

陳作霖陳作儀編 陳詒絨補 民國十九年稿本 十四冊

附錄

毛渠誥命 明嘉靖二十三年 一軸

哈望噴兒刺敕命 明萬曆八年 一幅 漢藏文合璧

金礦誥封 清順治元年至雍正六年 一軸

陳百勝誥命 清順治十年 一軸一函

于成龍誥命 清康熙二十年 一軸

正藍旗襲職摺譜 一宗

喜峯路……沿邊關營臺墩邊城高險平易女牆山崖軍馬器械錢糧等

項數目 明萬曆鈔本 一摺本

本圖前六開為說明，除關寨，邊牆外，對於官兵員額，器械，錢糧，馬匹，防守皆有簡略說明，此後全是圖，自青山口關榆木嶺起至灤河止，所有防禦如城牆臺墩等皆一一繪出，並加說明，駐防軍隊的編制亦有說明，是寫在米色紙條上，貼在圖上的。

（察哈爾）懷安縣志材料不分卷 民國二十三年稿本 八冊一函（

按此書已有增訂鉛印本行世）

（江蘇）常熟縣志八卷 清曾倬等纂修 清康熙五十一年茲韻堂精

刻本 八冊二函

（江蘇）嘉定縣志二十卷卷首一卷 清吳桓纂修 清嘉慶刻本 十

冊二函

（浙江）濮川所聞記六卷附續集六卷 清金淮等撰 清嘉慶刻本

七三

二冊一函

四川新都縣志存卷一至三十二 清嘉慶刻本 二冊一函

此是一奇書，所存三十二卷祇幾十頁，內數卷祇一個字：

『無』、

陝西省全圖 五十萬分之一比例 一幅 民國鉛筆繪本

支那地誌摘譯(蒙古之部) 楊守敬譯 稿本 二冊一函

大清律集解三十卷 清順治間救撰 清順治刻本 十冊

大清律集解三十卷 清康熙間救撰，清刻本 十冊

大清律例通攷四十卷 清吳壇撰，清光緒年刊本 三十冊

清光緒工部則例底稿本 存屯田司之部卷八四至九一又九三 六冊

一函 附陵寢規制等 六冊一函

清光緒工部則例是在翁同龢任內修成的，他在這幾卷內親筆

簽改三十餘條。

黑圖阿拉城陵圖 清絹地彩繪本 二軸

內庭物料斤兩價值則例 清乾隆五十一年鈔本 一摺本

圓明園物料斤兩價值則例 清乾隆鈔本 一摺本

同治九年金陵軍需報銷總局報銷冊 存勦捻軍需第二案(同治六年

至七年)第三(淮軍)第十(淮揚撫標太湖水師)第十二(隨

營辦事文職各官)第十三(隨營先鋒差遣各項武職官弁)四冊

甘肅全省各屬農業實蹟表 光緒三十二年度甘肅農工商礦總局編

鈔本 二冊(進呈本)

蒲坂楊太宰獻納稿十卷 明楊博撰 明萬曆刻本 缺卷五至六 八

冊二函

此書先買到四卷，後又買到四卷，故裝訂不同。

鄂公平蠻奏疏 清鄂爾泰撰 清雍正九年刻本 一冊(此書為清顧

湘舟舊藏)

挹江軒防浦紀略 清周士拔撰 清嘉慶刻本 四冊一函

浙江會稽縣田畝由帖 明萬曆十三年正月發給業主朱南雍 一軸

(浙江)錢塘縣柵外二圖歲字七百二十四號園地賣契 明崇禎十三

年立一張 附稅號票一張上蓋「弘光元年察訖」硃色戳記

(同上) 清康熙三年立 一張

(同上) 清康熙十三年立 一張

宛平大興二縣房地契八份 清康熙至道光八年 棧十七張

昭烏特盟為地契稅事呈理藩院文一件 附信封 清光緒十八年 二

張

寶齋藏石拓本 四冊 (大部份係造像拓片)

安民實務 明呂坤撰 明萬曆刻本 二冊一函

案呂坤的實政錄卷八、九督撫約，即是此書。這部存上卷，

書口書名部份已被挖去，想是書估要將書充作全書的關係。但此書有原書名簽，或是一單刊本。千頃堂書目著錄，入政書。

軍器圖說 明畢康撰 明崇禎刻本 二冊一函

南北洋七省各口礮臺圖說 抄本七冊一函，附圖一厚冊 係照片

增定華夷譯語 明萬曆經廠刻本 存韃靼館下續增一冊 西天館一冊

右增定華夷譯語殘本二冊，棉紙印，包背裝，韃靼館一冊尙

保有原書名簽，雖書內不題編者，亦無凡例，刊刻年月等項記載

，亦可知其爲明刻本，案明朝的華夷譯語，從編輯方面說，有洪

武中，永樂初，及明末年茅瑞徵編的三種本子，（說據日人石田

幹之助），以流傳各本子而說，則有明洪武中火源潔所編祇有漢

字的刻本（此本已有涵芬樓影印本行世），其他皆是鈔本，搜集

的當以日本東洋文庫爲最富，該庫會照相分贈各處，但有外國字

的明刻本，中外各家書目，及日人研究華夷譯語的論文中似未著

錄過，我國舊目，像讀書敏求記及延令書目內的「譯語」似皆是鈔

本，我據章鈺在讀書敏求記校證內的指示，去查酌中志的內板經

書記略（松鄰叢書甲編本），內有增定華夷譯語十一本，一千七

百八頁，一條，根據殘書的本身，我們定他就是這一本子，大概

是不會錯的。這兩本譯語的體裁略有不同，韃靼館續增一冊是字

彙性質，每半頁六行，第一第四行爲蒙文，每行兩語，第二第五

行爲漢文譯文，第三第六行爲漢文注音，蒙語是分類的，若天文

門，地理門等，西天館一冊是西天眞實名經，每半頁四行，第一

第三行爲梵文，第二第四行爲漢文，注音，並無譯文，第四十四

頁下起爲續添西天字，有梵文及漢文譯文，而無注音。陸次雲

的譯史紀餘內摘錄過這一冊的材料，我已查對龍威秘書第九集內

所收的蒙文，陸氏所據的似是鈔本，除了字體非常隨便外，注

音亦間有不同的，譬如陸氏摘錄時令門內「三月」的注音是「兀

格勒陳撒刺」，刻本是「兀力噴撒刺」，二者的音尙相近，但漢

字差很多，「六月」是「兀赤魯撒刺」刻本是「卜勿撒刺」，二者

完全不相同，其他蒙語次序亦有前後不同的，據東洋文庫說，

柯紹忒舊藏韃靼館續增的鈔本，該庫有照相，至於西天館一冊，

龍威秘書內祇有續增部份，除文體微差外，末了多六字，似是一

咒，可知明刻本現在短了一頁。以上二冊書因故一時尙未能送到

館去。

纂圖增新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外集二卷別集二卷 明藍格棉紙抄本

四冊一函

右明鈔本事林廣記外集別集四冊不知究是何書，蓋元刻本及

日本刊本事林廣記並無此二集，查外集是講住、衣、食而食佔了

一大半，別集則講儒、道、釋三教，儒教包括讀書、寫字、文房

用具、書翰等，道家則符書、修真、神仙等，比儒家頁數還多，釋家最短，祖師祇記到第三十三世唐惠能為止，道家是到明初洪武止，這書的字寫得很好，但錯字却甚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存山川典卷二五，二六，二九，三一，三五，

三六，四一，五五，五六，共九卷四冊 又存草木典卷七五至

八〇雜疏部插圖四〇頁 一冊

本館只有影印及重排印的圖書集成，這幾本是原銅活字本，

四冊是竹紙印本，內容是尼山、龜山、五台山（不全），恒山，嵩山（不全）等，插圖頗精，另一本是抽印菜蔬插圖四十頁，開花紙印，各圖皆印在上半頁，書口及下半頁皆空白，書行中稱之為「填版」，大約是刻版時的樣本。

飛影閣畫冊 士女二冊 閨閣二冊 百獸二冊

飛影閣畫冊合編一至四集 四冊 以上二種為王孝慈舊藏

清宣統二年十二月御膳單 鈔本 一捲

右御膳單為東昌紙寫本，一長捲，卷端背後有「抄過」二字，則知是草單，一個不能吃多少飯的孩子亦是「吃一看二眼觀三」的天天供着，可以表現辦官事的精神。

太上感應篇圖說 存木集一至一〇一頁 四冊

此書為康熙間王氏刻本，插圖精細，頗有明代版畫風味。

陞官圖 明刻本 一幅

朽菴集六卷 明釋宗林撰 明萬曆寫刻本 一冊一函

宗林字大章，號朽菴，俗姓宋，原籍浙江餘姚東山，生於明成化七年，十三歲即出家，他在本書所收的浮生夢幻歌內說：「游戲詞翰場，虛名落寰宇，蕩若風華飛，浮若雲萍聚，安隱與靜慈，兩山承薦取，輔教會上言，推恩藉明主。」他的一身差不多全有了。

朽菴集是一詩集，明萬曆四十二年智壽和尚所刻，字體甚為特別，共六卷，卷一為五言律詩，卷二七言律詩，卷三詠宋史七言律詩，卷四五言絕句，卷五七言絕句，卷六五言古詩，外附說破浮生夢幻集，以上卷數雖多，實共二十六頁。

查列朝詩集閨集二，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皆著錄宗林的香山夢寢集，而不及朽菴集，但智壽序內說他如何得到宗林的手寫詩集，如何刻他，還說「覽者毋以佛頂着糞為罪」則此書似是宗林自定本，列朝詩集內載宗林的詩，共十五首，內除觀魚一首外，朽菴集皆未收，是必從香山夢寢集中採的，朽菴載內有好幾首有關香山的詩，當是宗林奉召到北京時做的，但無專卷，我見聞太狹，不知香山夢寢集尙存人間否，但朽菴集似未著錄過，陳垣編的釋氏疑年錄亦未收宗林和尚。（據二位朋友代查的）

琅玕館合刻四卷 明張三就撰 明刻本 八冊二函

張三就字就道，號竹林孝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崇禎四年進士，在山東朝城、聊城、范縣、濮州等地做過五年知縣，是一好官，崇禎十年擢兵部主事，是年冬丁母憂，奔喪回家，後似未再出仕，他官做得不大，明史無傳，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亦未著錄他的集子，但乾隆修武縣志卷十五文苑傳內說張三就有琅玕館集，讎牘焚餘，政略諸書十卷行世，今查合刻內容是：卷一：詩、前後刻，對聯、詞，卷二：叙、前後刻，卷三：記，前後刻，文，前後刻，疏、前後刻，銘、前刻，卷四：雜札、前後刻，（有多篇爲目中所無，文亦大半是丁憂後寫的，刻書字體亦不一樣，當是後加的。）公務、後刻，傳、後刻，以上每一類及一類的前後的頁碼皆各自起訖，並不是一卷一個起訖。

習是堂集二卷附自序年譜 清會倬撰 清光緒二十年常熟會氏義莊
木活字本 一冊一函

保嬰齋文錄二卷 清趙坦撰 清道光刻本 二冊一函

案此書已由燕京大學重排印，此爲原刻本，內抄配三十二頁，舊爲徐乃昌藏書，有忠川李芋仙隨身書畫，耕讀山房珍藏，宜秋館藏書，積學齋徐乃昌藏書等章。

采薇僧集附詩草贈和詩草 李滋然撰 民國六年刻本 一冊一函

附 錄

海豐吳氏文存四卷 吳重熹輯 清宣統二年（序）刻本 四冊一函

按此係吳氏校對樣本，書衣上記是甲寅（民國三年）校的。清殿試策 四策（康熙三十三年吳鍾年，同治十三年趙舒翹，光緒廿四年蔣熊，光緒廿九年萬箴。）

寶晉書院課卷 一冊

咫進齋叢書第四集 存硃印初校樣本 三冊一函

右咫進齋叢書第四集樣本三冊，係歸安姚氏未刻成之書，存說文經字攷，海東金石攷，西域水道記校補殘本，投壺考原，玉湖漁唱等五種，書口下方刻「咫進齋叢書歸安姚氏架」，各頁之框尙是粗條，錯字及破字在眉上校出，其海東金石攷則滿紙墨釘，此書原藏者在第一冊副葉上題：「咫進齋四集之樣本……計裝三冊，此書刻成，彥侍方伯謝世，致未印行於世，惜哉」，但咫進齋叢書一至三集皆過十種，第四集尙不止五種，其中西域水道記校補有四卷，爲徐松所校，有錢振常識語，後來晨風閣叢書內印有此書，識語已變成跋，字句亦略有改動，錢氏則變成「不著姓氏」了，玉湖漁唱爲姚世鈞之詞集，有顧嗣立等序，似無他本行世。

女子世界 卷一至卷二六期 清光緒二十九至三十一年 一七期合

裝二冊

世界（雜誌） 清光緒丁未巴黎世界社發行 第一、二期 合裝一冊

圖書日報 一至四〇四期 清宣統元年及二年 四〇四冊四函

附抗戰期間敵偽資料

華北日本軍部調查班殘檔及零星資料 合訂本及單行本十五冊

（另有目）

昭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華北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佈告 一張又殘

存半張

按：民國廿九年冬，北平東北城寬街地方發生了暗殺敵軍官二人的案子，一時情形甚為緊張，這是為這案子發出的華文「一切」佈告，是一天晚上抄來的，一直藏在一極秘密的地方，到日本投降後二個月才得重見天日。

某氏在民國三十四年春間向北平日本大使館控告顧子剛之不具名狀

子 鉛筆寫 二張裱一軸

某氏是在偽北京圖書館時代的同事，對我不知因何抱了不共戴天之仇，先是差一點把我在偽館的飯碗打破了，可惜我非但不怕做偽事，並且向當事者說明，我與圖書館有特殊關係，不能離館的，所以他的計劃不售，就轉到日本大使館去告我為破壞華北文化的主謀人，（說我投鉅資主持將華北舊書及雜誌寄上海賣作

爛紙的生意，並且說在禁寄時盜用圖書館名義寄書，得以大利獨享），其實他把我看得神通太大一點，因為我沒有本領來主持這種事業，雖然我會於民三十三年冬將我的舊卡片等賣出以補日用，至於投鉅資獲大利更談不到，在三十四年我的腸病已到非施手術不可的程度，在夏天因籌不出款不能入醫院，直到十一月袁守和館長飛到北平後，始借館款入中央醫院施行手術，所以他說我獲大利的話使我既生氣又羨慕。他在狀子內又說我是英美系大學畢業，會為日本憲兵隊拘禁等一篇話，雖是事實，但他們自辦的事，無須他去說，又說我在收買華北刊物寄到上海去，「其目的則不悉」（我是在收買敵偽資料，會託他買留日同學會季刊，幸而他不知此中道理，他亦不知我代收代存師大圖書館的西文什誌及書一千餘斤。）這狀子由日本人交給偽教育總署去辦，他們向我調查之後，即以不了了之，到日本投降以後，偽教署就將狀子轉交給我，我現在連其他敵偽資料一同送給本館，讓大家知道敵偽時期某一角落內的一種活動。

敵偽資料 壁畫、春聯、紀念章、書報小冊等一批（尙待整理）

前面這點書及資料是我八年來陸續收的，現在送給我國立北平圖書館作為復員紀念，內除國權及二十一史外，皆是零星小種，有的是在極困難情形下得來的，如其中于文襄手札是在民國三十一年

秋實了四罐自己食用的奶粉買的，古有以莊田美婢易書，但以奶粉易書當自我始，再有的書像順治大清律及明代語封是以書換來的，日軍調查班秘檔是民國三十五年初以政府給我的醫藥補助費買的，這點殘檔內有歷史性的材料，本想借季刊發表目錄，但因性質，篇幅及日本字的關係，祇好省略去，我以一部份材料做了一篇英文報告，聞將於十一月份美國遠東季刊發表，內略述日本軍人在塘沽協定以後二年半內對我華北的陰謀，他們希望成立「華北自治政府」

，這是公開的秘密，但恐怕很少人能想到在「冀東防共委員會」的前一月有日本人已將「華北自治政府」的預算都編好了。

我本想對各書都做跋，在民國三十二、三年會動筆二次，皆為病阻，現在為節省篇幅，所寫的幾篇亦刪節了，有的竟完全刪去，希望以後能有人對於較為重要的書補做題記。

顧子剛後記 三五、九、一八

新書介紹

中華新韻	魏建功 影印 白紙 一冊 一萬元
錢玄同先生遺墨	影印白紙一冊 不久出版
廣韻聲系	沈兼士 二冊 五十萬元
金文研究	李且丘 鉛印 竹紙 一冊 一萬元
殷契撫佚	李且丘 影印 宣紙 一冊 五萬元
劉申叔遺書	劉師培 鉛印 白紙 七十四冊二十五萬元
祖揚祖石絳帖	珂羅版印 白紙 二冊 五萬元
雨窗欵枕集	影印 白紙 二冊 一萬五千元
古文聲系	孫海波 影印 白紙 四冊 六萬元
貞松老人遺稿	羅振玉 鉛印 白紙 八冊 十萬元
元朝秘史補注	沈曾植 木刻白紙 四冊 十萬元
孤中隨筆	顧亭林 四冊 十萬元
國語辭典	商務印 報紙 八厚冊 三萬元

玄覽堂叢書續集 國立中央圖書館 影印 一百二十冊
現售預約 一百六十萬元正 不久出版

畫苑秘笈	鉛印 竹紙 三冊 四萬元
辛勤盧叢刊	鄭裕孚 鉛印 八冊 五萬元
段王學五種	劉昫遂 鉛印 四冊 六萬元
草韻辨體	影印明萬曆刊本 五冊 六萬元
章氏叢書續編	成都木刻本 白紙 四冊 六萬元
唐宋以來名畫集	鄭振鐸輯 不久出版
貞松老人遺稿乙編	羅振玉 鉛印 竹紙 八冊 十萬元
馬相伯先生文集	鉛印 一冊 四萬元

來薰閣書店謹啓

上海廣西北路二八一號
電話 九一三四九
總店北平琉璃廠一八〇號

投稿簡約

- 一、本刊以闡揚學術介紹書報爲主旨，內容分論著，書評，圖書介紹，期刊介紹，學術界消息，專載等門。
- 二、投稿文體不拘文白。每篇字數以不超過萬字，字句間並力求簡約爲宜。
- 三、本刊採用通行句讀符號，但爲便利排印，力求簡易。
 - 人名地名概不作標識。書題文題酌加引號。
- 四、本刊對於譯名，力求一致。表物代名一律用「它」。
- 五、本刊對於投稿有刪改之權。
- 六、投稿經發表後，酌奉稿費。
- 七、投稿請寄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編輯部。

圖書季刊

新第七卷第三·四期合刊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編輯兼
發行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
圖書季刊編輯部

通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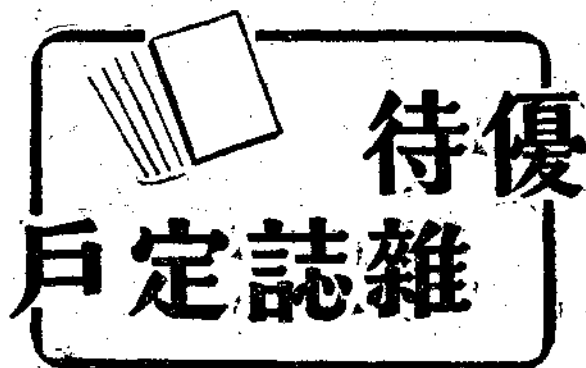
北平文津街一號
上海(十八)寶慶路十七號
南京(五)天津路四號

經售處

北平琉璃廠一八〇號
來薰閣書店
上海廣西路二八一號

本期實售國幣八千圓整

商務印書館



單獨定閱一份
八五折
聯合定閱三份
或三種各一份
八折

止底月八至起日五十月七

敝館編印之「東方雜誌」早已由滬移瀋出版，並自七月份起由半月刊改為月刊；「教育雜誌」及「文學雜誌」近亦先後復刊；前出之「兒童世界」更名爲「新兒童世界」，業已開始出版；學原社創編之「學原」復交由敝館印行；其餘復刊及創刊之雜誌尚多，即可陸續貢獻於讀者之前。查敝館近出各誌均以零售爲限，迭經讀者要求預定，情不獲已，特自本年七月十五日起，先行恢復上述五種雜誌之預定，並訂優待定戶辦法如次：

一、預定雜誌以半年爲限，期內售價如有增加，不再補收。其預定價如左：

名	稱	刊期	零售每册	半年數	半年預定價	國內半年掛號費
東方雜誌	月刊	六、〇〇〇元	六	三六、〇〇〇元	四、五〇〇元	
教育雜誌	月刊	六、〇〇〇元	六	三六、〇〇〇元	四、五〇〇元	
文學雜誌	月刊	九、〇〇〇元	六	五四、〇〇〇元	四、五〇〇元	
學原	月刊	六、〇〇〇元	六	三六、〇〇〇元	四、五〇〇元	
新兒童世界	月刊	三、〇〇〇元	六	一八、〇〇〇元	四、五〇〇元	

二、爲優待定戶起見，自七月十五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凡單獨定閱上列雜誌中之任何一種者，概照預定價八五折計算；凡聯合定閱任何三種或三種以上雜誌各一份，或聯合定閱任何一種雜誌三份或三份以上者，概照預定價八折計算。

三、預定雜誌之平郵寄費，國內免收，國外照收。航郵寄費，國內外一律照收。掛號費最好由定戶照繳，否則寄遞如有遺失，本館不負責追查之責。預定期內，郵費如有增加，除國內平郵外，應請定戶分別補足。

四、預定雜誌之起訖各期，由定戶指定。其未經指定者，由本館自最近出版一期發起。東方雜誌指定自七月份以前各期發起者，以發足六期爲限，（東方雜誌在七月份以前每月出版二期，各期售價相等）。

五、預定之雜誌概由上海直接寄交定戶。預定者向上海發行所或各地分支館接洽均可。

六、雜誌倘遇中途停刊，定戶得以餘款換換等值之其他雜誌。